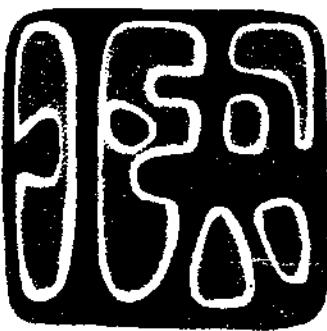


涵秋
主任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第八期



上海 蘇州銀行廣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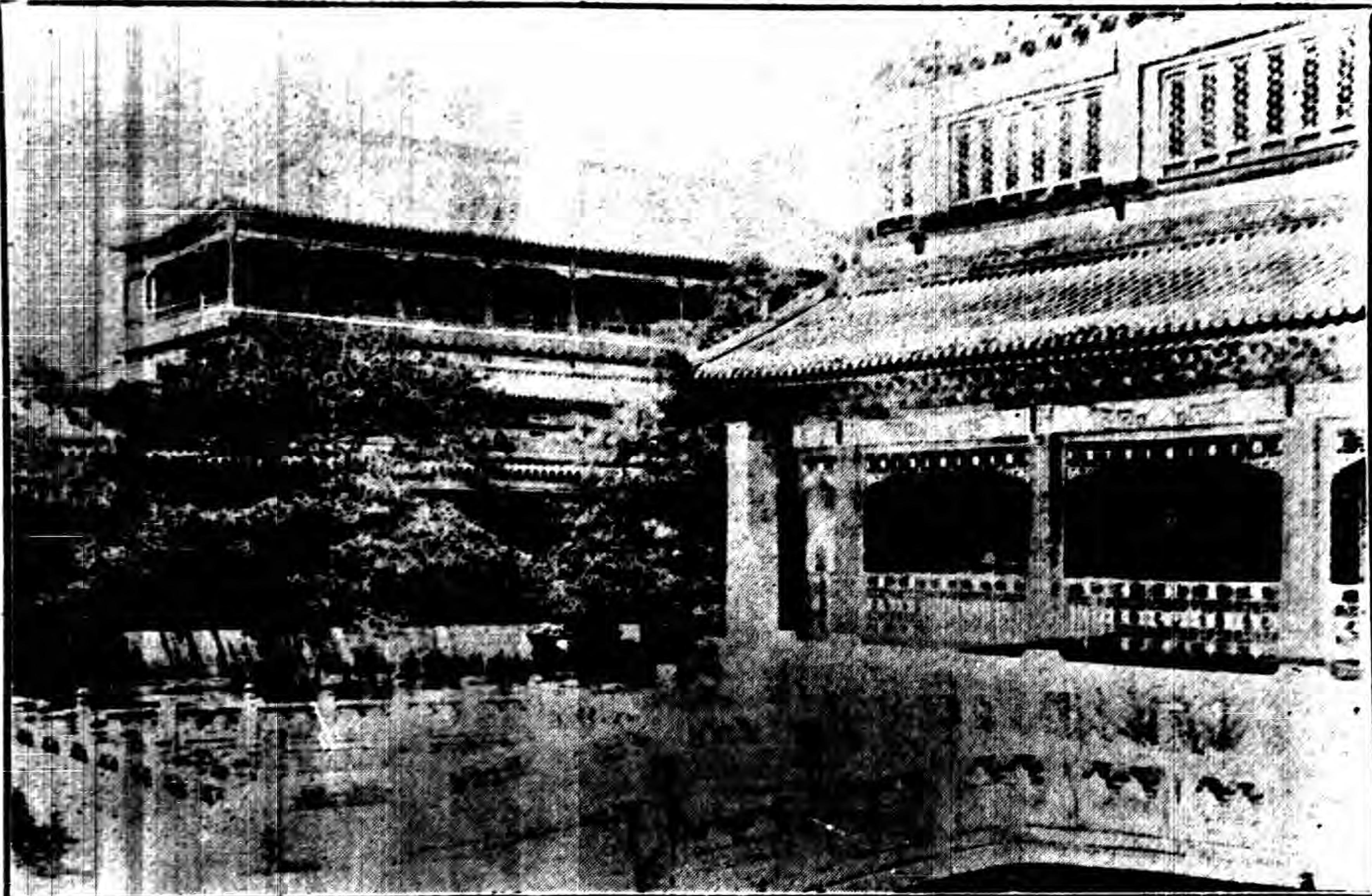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



北 京 姓 名 京 妓 (曼 君) 能 操 英 語



名角潘桂芳坤角馬鳳蘭合演儀鳳儀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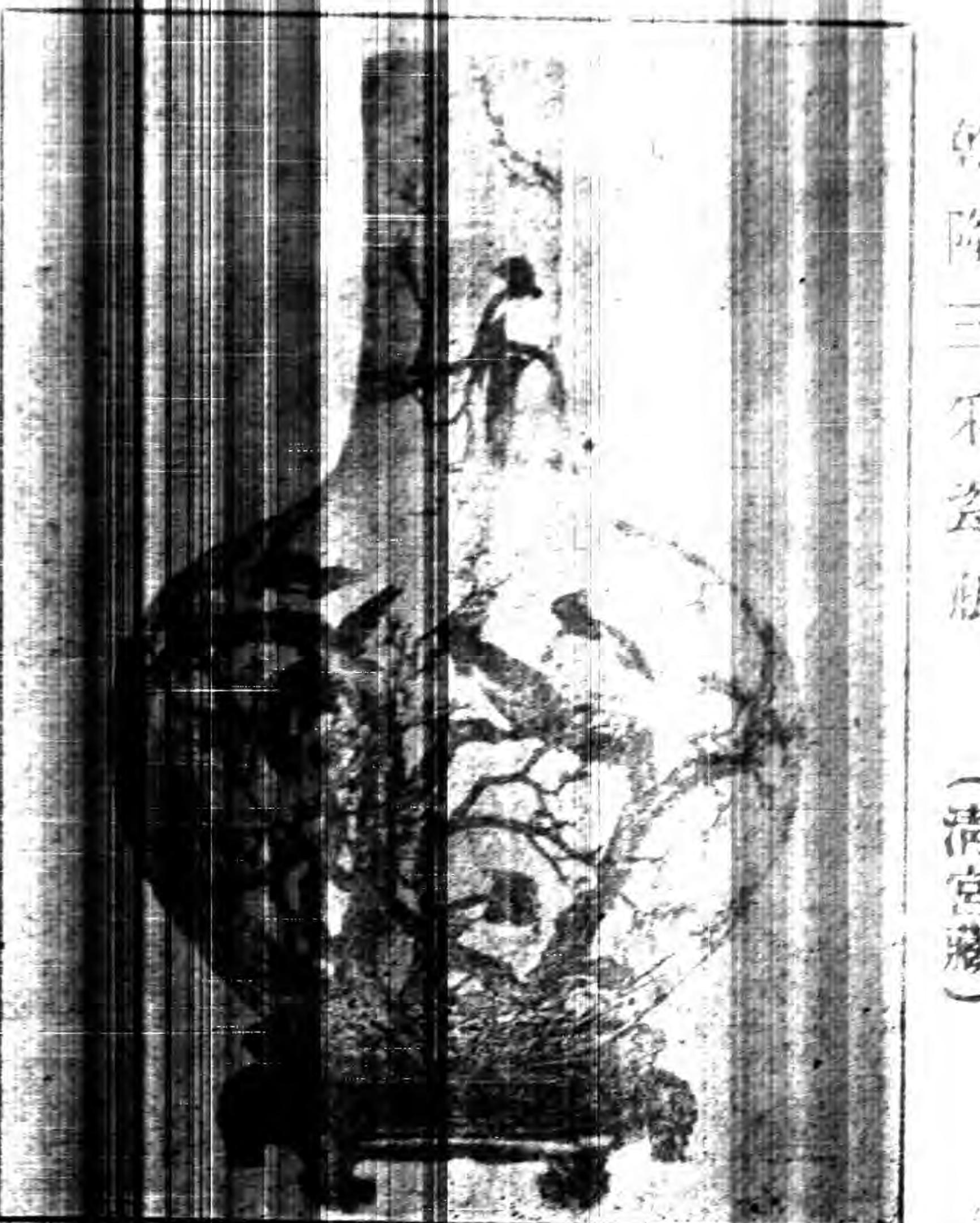


(一之物築建宮清) 閣淵文

乾隆料彩旋轉綬耳瓷尊 (清宮藏)



乾隆三采瓷瓶
(清宮藏)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第九期婦女號之標題已於上期擇要披露茲又特載雲影女士新著影戲明星A A女士小史一篇筆致柔婉描寫入神又載沈佩貞女士特撰長篇小說自由結婚一種事跡非常複雜揭明戀愛真諦全篇約計三萬餘言一次登完

婦女號中蒙著作人惠賜影片者爲許主常周博文楊雪如陶漢仙毓清壽梅亨貞T B諸女士又有青年小說家張枕綠君與其夫人周鳳雲女士及嚴芙孫君與其夫人胡婕女士合攝之影均用寫眞版精印爲本期別放異彩之舉

第十期載何海鳴之『妓債』程瞻廬之『人頭願』王蘊章之『新舊夫妻』徐半梅之『上帝之大失敗』沈禹鐘之『瀛海逃情記』各具特殊風趣讀者定能滿意

本刊徵集『新婚號』短篇小說已有多種均含極甜蜜之意味耐人玩索擬於第十三期刊行本刊又擬特刊『偵探號』『滑稽號』『離婚號』『女子解放號』正在分別徵文如蒙惠賜名著無任歡迎

目 次

1

□ 小說 快活 第八號

●短篇小說●

摩東方福爾 探案	一隻鞋子	程小青
上海新 探案	三十五元	章怡巖
三張怪信片 (英國著名女伶慘死奇案)		張慶霖
一位富翁的報酬		馬二先生
心血之痕		張敏笙
一枝桃		王蘊章

嫁前之日記.....陸律西

愛河障石.....張枕綠

自由女.....許指嚴

賢妻良友.....吳訥之

匣內之物.....徐半梅

假帳.....范烟橋

幻術大家.....嚴美孫

●長篇小說●

社會小說 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李涵秋

哀情小說 燕雁離魂記.....徐枕亞

活 快

秋涵李都江任主輯編
石雲張山錫輯編事理
者述撰約特

次爲少多畫筆字首以

王蘊章	王井水	天涯過客	江紅蕉
沈禹鐘	何海鳴	吳訥之	吳公雄
俞印民	海上說人	馬二先生	徐枕亞
徐半梅	笑佛女士	孫季康	孫掃緣
范烟橋	唐忍庵	張枕綠	張碧梧
張舍我	張敏笙	張慶霖	章怡巖
陸聽鶲	淑英女士	許指嚴	許塵父
程瞻廬	程小青	惲鐵樵	楊塵因
葉小鳳	趙眠雲	鄭正秋	鄭逸梅
嚴獨鶴	嚴美孫	嚴謗聲	龔餐秋



摩斯探案

一隻鞋子

程小青

列位讀者下走紀霍述桑的探案已不下十四五種一般讀者時常寫信來問我此外還有沒有別的案件可以公諸同好我對於這樣的問題真覺得左右爲難不容易答覆他們原來若論霍桑所經歷的案件何止一二百種並且件件都紀在我的記事冊裏可是發表的任務我却沒有全權的每紀一案必定先要得到了霍

一隻鞋子

二

露。淆亂人家的觀聽。例如當上海交易所風潮洶湧的時候。會有許多失踪案件來請求霍桑。那些案件的内幕無非是捲款潛逃或爲著投機虧累的緣故。出於自盡有些投海有些自縊。

本篇所紀的一案發生在去年十月初旬那天。市陸家浜某號屋內發生了一件疑難的兇案。他已在那屋中勘驗了一回。沒有頭緒所以請我們去察驗一下。幫幫他的忙。霍桑一聽便立刻應承邀我同去。原來一則「疑難」二字早已觸動了他的好奇心。二則王桂生和我們有許可的權給我。這不過是一例。還有各種別的。

或服毒。我們曾在往來甬滬的船上和某游戲。場後面的空場上破獲這樣的案子。不少關於這類的案件。霍桑雖非常心痛。但當時只暗中警告當局的人。却不許我披露出來。就恐防擾亂全市的金融。直到風潮既過。沒有關礙纔把許可的權給我。這不過是一例。還有各種別的。

些交情。他此番既然誠意求助，也理當去走一遭。我們到得那裏，王桂生等候已久，彼此招呼了幾句，便先把發案的情由告訴我們。他說這家姓徐，主人徐志高是武林銀行的經理，死者就是他的夫人。那天七點半鐘的時候，有一個徐家的僕人，喚做顧阿狗，到南署報告，說他家的主母不知被那一個人殺死，署中便打電話到廳裏。王桂生得信，就趕到南署，同了署長許墨儒來踏勘。誰知勘了一回，越弄越覺得迷惑起來，所以纔來請教我們。霍桑聽了便問道：

許署長現在那裏可是已回署了麼？王桂生道：「他此刻又到樓上去了。我們不如先上去瞧瞧。」再作計較。霍桑點點頭，那王桂生便在前引導，這一所原是徐志高的產業，並列兩宅，一宅自居一宅，租給姓劉的人家，每宅兩進，第一進沿街都有陽臺，那樓梯却在第二進內。我們到得樓上，見靠街的前一進，是一個臥房，房中一切鋪陳都是西式的紅木器具，十分華麗。那署長見我們進房，略招呼了一聲，便又把玩他手中拿著的一雙鞋子，似乎竭力在那裏研究。霍

桑也不說話。一直走到臥床面前，便見床上躺著一個女屍。那女子的面龐雖然慘白可怖，而眉目的位置却端整有致，可見生前是一個絕色的女子。身上穿灰色綵衣，袴領間却露著深紫色的凝血，似乎就是致命之處。問王桂生道：「這不是刀傷致死的麼？」王桂生道：「正是我們已仔細驗過，實因用利刀斷了喉管，纔致死命。」霍桑道：「可曾得到兇刀？」王桂生道：「沒有，但屍旁有一隻單獨的男子鞋子，最是奇怪。」霍桑道：「是許署長手中的那隻鞋子？」王桂生點點頭。

便回身要向署長去取霍桑搖頭道：「且慢些，這屍體的狀態你們可會移動過麼？」王桂生道：「沒有，不過我們來時，床上的帳子是下著的。霍桑道：「照情形看來，床上被褥未動，死者也沒有卸衣，似乎殺死的時候並不在床，却是死後搬移上床的。」王桂生忙應道：「先生的見解正合鄙見。」霍桑道：「可曾得到兇刀？」王桂生道：「沒有，但瞧地板上的血迹，反比床上的多，也是一個明證。」霍桑又仔細向死婦頸間瞧了一回，又道：「這是一件被殺案罷。」王桂生道：「不錯，刀傷而不見兇刀，已足爲被殺的鐵證。」霍桑不答，但道：「就

傷勢而論刀鋒從右肩面前似乎一人伏在他
的背後乘他不備就下這毒手接著又問道可
曾遺失甚麼王桂生道箱鎖一一完好似乎沒
有損失霍桑道那麼那鞋子你們在那裏尋得
的王桂生指著道就在這近床的地板上這時
霍桑已回過身來笑嘻嘻的向許署長道你在
那鞋子上面有甚麼發見麼可否借給我瞧瞧
許墨傭便把鞋子授給霍桑道呀這鞋子很有
關係破案的線索或者就在這一點呢霍桑並
不回答但將那鞋子反覆的察驗又嗅了

幾嗅我見那鞋子是右足的有七八分新鞋面
是淡雪色青的鐵機花緞做的顏色既顯式樣
又深口入時但鞋的右半面帶些黑色的泥迹
霍桑忽向我笑道這鞋子若教西國人見了一
定要說他是女子的我不禁連連點頭因爲
我對於男子們穿了這樣花色的鞋子實在有
些代他們肉麻真和霍桑有同一的意見霍桑
相了一回問道許先生你究竟可曾在這東西
上發見甚麼許署長道據我瞧來這鞋子的主
人一定是一個很漂亮的少年可不是麼霍桑

應道。是的是的。可是你那「漂亮」兩個字用得。太罪過了。還不是直截截說一個「墮落」的。少年罷。王桂生插口道。我的見解似乎那少年的身材比你我要短小一些。許墨傭忙道。你不是根據這鞋子的大小說的麼。不錯不錯。我也有同樣的見解。霍桑道。二位的眼力都很高強。但這鞋子的來原如何和兇案有甚麼關係。你們可有沒有見解。許墨傭答道。啊。這兩個問題。原是全案中的關鍵。我們正待討論呢。霍桑道。你們可曾問過這鞋子是不是就是主人。

徐志高的王桂生道。不是。我已問過。顧阿狗和一個小婢蘋香。據說主人年紀已經四十多歲。從來不會見他穿過這樣的鞋子。霍桑點點頭。又指壁上掛著的一張肖照道。這諒必就是他。他們夫婦倆的肖照哩。那男子足有四十五六歲。光景當然不會穿這樣女性式的鞋子。但女的年紀似乎還不到三十。孝姿很佳。相差豈不太遠。些麼。許墨傭道。我已問過。死者原是他的續弦。霍桑道。那纔對了。但這裏可有甚麼問話的。人王桂生道。這裏共有主僕五人。但主人徐志。

高一向駐在杭州。此刻還沒有得到信息。此外徐志高有一個姑母和死者同居。但在前天初三晚上已往他的次內姪徐志常那裏去。方纔已打發人去報信。還沒有回來。霍桑道：「那徐志常想必是志高的胞兄弟了。他住在那裏？」王桂生道：「住在虹口靖安里九號。這是顧阿狗說的。」霍桑道：「那麼除了這三個主人以外。其餘兩個。諒必就是你方纔說的顧阿狗和小婢蘋香二人了。」王桂生道：「正是。顧阿狗是守門和打雜差的。那婢子還只有十三歲。不過做些零星小事。」

霍桑道：「那麼當發案的時候。這兩個人應該知情。你可曾問過他們這件兇案。在昨天晚上甚麼時候發生的？」王桂生道：「我們早問過了。可是說也希奇。他們倆都說不知。霍桑驚異道：「甚麼？他們怎麼樣說？」王桂生道：「據顧阿狗說。昨晚他們住在他自己家裏。直到今天清早回來。忽見前門虛掩進來。喊叫又沒人答應。後來他到了樓上。又見後樓的房門鎖著。鎖鑰留在外面。他把門開了。纔放蘋香出來。他呼喚主母。不應走進房來。就發見床上的屍骸。於是便匆匆往南署。」

報告霍桑。詫異道：這真奇了。現在那顧阿狗。不是在樓下麼？請你去喚他上來，讓我問他幾句。王桂生應著，便回身下樓。不一回，顧阿狗已走上樓來。那人年紀約有四十左右，面色略黑。此刻却帶些驚惶之態。霍桑先教他把情由說明。所說的却和王桂生複述的一樣。說完後，霍桑發問道：你既在這裏當守門的事務，怎麼晚上竟住在你自己家裏？顧阿狗道：小人家裏有妻子和老母，但也不是天天住在自己家裏。不過每月一次，這是主人允給的例假。霍桑道：

呀，這也巧了！昨天晚上可不是就是你每月例假的假期麼？顧阿狗見問，不由的疑遲了一下。霍桑便催著道：我問你，你的例假的假期不是在每月月初四麼？顧阿狗道：不是假期，本在十六日，昨晚回去，原是出於主母的吩咐，並非我的意思。霍桑道：當真麼？你主母怎麼樣說？顧阿狗道：他說，本月中旬要出門去，我必須謹守門戶，所以叫我提先回家，補足了本月的例假。那裏知道，不先不後，就在昨天晚上，竟出了這樣的橫禍。霍桑道：你主母當真這樣說麼？須知這一

件兇案非常複雜。你若有一句虛話別要想死。
無對證我却有法子能夠證實的。顧阿狗慌忙
道先生我的話句句實在斷不敢撒一個字謊。
霍桑道那就好。我再問你。你主母叫你提前
回家的話甚麼時候對你說的。願阿狗道昨天
傍晚時分霍桑道你在甚麼時候從這裏動身。
顧阿狗道喫過了晚飯約六點半鐘左右霍桑
道六點半左右已經喫過了晚飯麼是不是天
天這樣早的。顧阿狗道平時約六點半鐘纔開
飯。昨天因為姑太太往二少爺那裏去了。少奶奶

自己煮飯就失了一定的時刻。霍桑道你去的
時候你的主母怎樣屋內可有別的人在顧阿
狗道少奶安好無恙屋內除了蘋香也沒有第
三個人。霍桑道昨天日間可有甚麼人來過顧
阿狗道沒有霍桑道那麼平時可有甚麼人往
來譬如親戚朋友等輩。顧阿狗道這也絕少因
爲少奶奶的母家在甯波相隔很遠若說朋友更
然也不上他的門了。霍桑道那麼平時可有交
往的信札。因據我瞧來你家主母似乎不是不

識字的顧阿狗道正是若說信札前天早上還有一封信來是我接進來請少奶奶打印章的霍桑道呀這信從那裏寄來你應當知道顧阿狗道這却不知小人是不識字的霍桑似乎失望又道那麼平素來往的信你也不知道從那裏來那裏去了顧阿狗道正是我都不知道霍桑忽回頭向許王二人道請二位在那靠陽臺的書桌上檢查一下可有甚麼信函接著又低聲問顧阿狗道我問你一句要緊的話你須老實說纔好就是你主人每隔幾時回來一次你

主母平日行經到底規矩不規矩顧阿狗向霍桑瞧了一瞧答道主人回家每月不過一兩次若說少奶奶原是很規矩的因為他既不時常出外又沒有甚麼男子上門不過……霍桑催著道快老實說爲甚麼吞吞吐吐顧阿狗道有時候雖有幾個不規矩的少年在外面說笑胡鬧但少奶奶不理會他們說到這裏忽見許墨傭拿著兩封信走過來道這兩封信鎖在書桌的抽屜裏面被我們破壞了鎖鍵纔發見的可是都是尋常的家信一些沒有可疑的話霍桑

接過來一瞧一封是甯波寄來是死者父親的手筆一封是他丈夫從杭州寄的又瞧兩封信的日期一封已隔兩月一封也在三星期以前霍桑道此外還有別的信麼許墨儕道沒有了我們已四處檢過霍桑道那麼那前天來的一封信又往那裏去了說時他運用他銳利的目光向四面觀察我也隨著瞧視忽見左壁的角裏有一小片紙灰因指著向霍桑道你瞧這是甚麼東西霍桑一見急急走到那裏俯身下去細瞧忽驚喜道包朗你的眼力真不錯這是

片紙角的灰還有些沒有燒去明明是信封的厚紙我道難道前天的那一封信他已燒去了麼霍桑道照勢而論很覺近似說完又回問顧阿狗道這一隻鞋子不是你主人的麼顧阿狗道是不是霍桑道那麼你從前可曾見過顧阿狗道沒有直到今天清早進房的時候纔見這鞋子留在地板上面霍桑低頭想了一想忽然道這裏鄰近可有甚麼人家幹過喜事顧阿狗道草鞋灣裏前天有一家人家結婚霍桑聽了便揮一揮手道你姑且下去喚蘋香上來問話

一隻鞋子

二

顧阿狗便應命而退。

霍桑乘這時機向王桂生道桂兄這一件案子看來好似平淡其實却真容不易理解試思那燒燬的信咧僕人回家咧和這一隻單獨的鞋子咧種種疑迹都教人揣摸不著現在且問問那婢子再定進止說著蘋香已走進房來霍桑便問他昨夜可曾聽見甚麼聲響據婢女說從昨晚七點鐘睡後直到天明睡得很熟沒有聽得聲響霍桑道那麼你今天早上甚麼時候起身的蘋香道起得很早但不料房門關著一時

不能出來我叫了幾聲也沒有人答應後來聽得前門有人扣門接著便聽得阿狗的聲音等到他上樓來纔把我開放出來霍桑道阿狗昨晚不在這裏你可會知道蘋香道起先沒有知道他開我出來之後纔告訴我的霍桑道你從房中走出後又幹甚麼蘋香道我便同阿狗來尋少奶奶進房後就發見少奶奶被人殺死於是阿狗立刻出去報告我也嚇得不敢再留在樓上霍桑停了一停又問他們臥房的所在蘋香道阿狗住在樓下我和姑太太睡在後樓霍桑

道假使這裏有甚麼聲響。後房可聽得見麼。蘋香道聽得見的霍桑隨又把鞋子問他也說從來沒有見過。又問他主母規矩不規矩所答的和顧阿狗相同。霍桑至此便不再問。先打發小婢下去。纔向王桂生道這一件案子據現在的觀察似乎那兇手是一個熟識的人。但瞧死者的手續因爲從這燒信和將婢女關鎖兩點看來死者實有些自招兒手的嫌疑。又向我道包朗請你也費些力。在這鄰近地方刺探一下。究竟這婦人的貞操如何。我點頭應了。許墨傭插嘴道我已向貼隔壁的劉姓問過一下。據說時常有浮滑少年在這門口駐足停留。霍桑點點頭。許墨傭道還有那隻鞋子也應得查究他的來歷。如果明白那麼案中的真相自然也可以設法把顧阿狗所說的話和他昨天晚上的應設法把顧阿狗所說的話和他昨天晚上的

少不得要尋獲他的主人。現在我就要出去調查一下若有端倪定當報告二位我們再談罷說完便回身下樓出去。

霍桑既去我和許王二人便彼此分頭進行約定事畢後仍在徐家會集王桂生問明了顧阿狗的住址又囑守門的警士暗暗監伺他的行動便自去探訪我也邀同許墨儒向鄰近去偵問途中許墨儒和我討論案情的究竟他的意見以爲這一定是一件姦殺案問我的見解怎樣我遲疑道我此刻還不敢下甚麼斷語你這

個問題必待我們問明了死者的貞操如何纔可解決許墨儒道這也未必須知我們現在出去不過爲著旁證起見至於姦案的確據那一隻鞋子便可以證明了我道鞋子固是可疑但說他就是姦殺的鐵證却也難定許墨儒道莫說別的但思一個少婦的房中發見這樣一隻漂亮的男鞋這男子既不是他的丈夫或親戚那麼還有甚麼別的關係呢我經他這樣一問倒覺得沒有回答少停我說道話雖如此也許有人爲著甚麼別的緣故將他殺死却故意留

下一隻鞋子教別人疑爲姦殺以便掩蓋他的真相也未可知許墨儒道照你所說那麼那別的緣故是甚麼呢談財麼仇殺麼你可有充分的理由我聽他的口氣似乎成見很深不由的有些動怒原來有一種人往往固執著自己的主見對於他人的言論無論合否絕對不肯容納這種非科學的態度我最不佩服因也冷冷的答道我的理想固然沒有根據就是你的姦殺的說數也未必就算真確但思那鞋子雖然可疑然怎麼樣會留在死者的屋中也須有個

來因許墨儒道或者兇人在行兇以後慌忙逃走不意便留下此鞋我道據霍桑觀察兇人殺婦之後又將婦屍搬到床上這就可見他從容不迫並且室中又沒有爭鬭的迹象又何致像你所說的慌忙許墨儒道這不能一成不變的須知起先他即使從容但當時也許有甚麼聲響忽然發生那麼他的從容也可以立刻變成慌忙的我道即使如你所說你起先既說那鞋子是姦夫的現在又說那留鞋的人就是兇手那麼那姦夫究竟爲著甚麼要殺死他的姘婦

呢。許墨傭忽冷笑道：「這個問題不但我此刻不能回覆，就是尊友霍桑先生在這調查沒有完備的時候，恐怕也未必有把握罷。」我聽了這句，知道再說下去沒有意味，談話就此停止。我們在附近探問了一回，都說不知底細，沒有頭緒。因重新回到貼鄰劉姓家去問詢，可是所說和許墨傭說的彷彿也不能說出一個實在。但據劉家的一個傭嫗說，昨晚十二點鐘左右，聽得門前有呼喝的聲音，接著又聽得徐家的陽臺上似乎有人開窗，此外便無所知。

我們訪問既畢，回到徐家，王桂生也早回來。據說顧阿狗昨夜的踪跡已經證明，他和他家裏的鄰居打了半夜麻雀，直到二點鐘敲過纔睡。王桂生又問顧阿狗自己完全相合。因此他所說被遣歸家的話似乎是可信的。我們也把劉家傭嫗的話說了一遍。王桂生道：「這樣看來，死者既預先遣開了僕人，半夜裏又有這種聲音，顯見彼此有甚麼成約。但這事既兩相願意，又沒有爭鬭的情形，勢不致於如殺那麼為甚麼？」行兇呢？那時死者的姑母已同了他的次女。

姪徐志常聞信趕來。那徐志常上得樓來，略略向他嫂子的屍體瞧了一瞧，又向許墨儂談了幾句，便說往電局中去打電給他哥哥。我們便和那老姑母談話。據姑母說，死者平日安居不出，不致有甚外遇。但前天他往虹口却也是死。者，慫恿他去的不料。因這一走，竟會出這樣的飛災。談了一回，他忽似記憶了甚麼，驚問道：「那一隻上面的小箱子麼？」你見仍舊鎖著麼？老姑母道：「鎖著是沒用的，還得取下來瞧瞧。」須

知這裏面的首飾約值一萬多圓呢！」王桂生聽了，急忙把小箱取下。姑母又在鏡檯的抽屜裏尋得了鑰匙，將小箱打開，不由的失聲呼喊：「原來箱中的珠鑽等物都已不見，只剩些不值價的洋金飾品。」許墨儂一見，連點頭道：「經了這樣的一個發見案情，便有根據了。」王桂生這時也覺暗暗稱是。談話間，忽見一個警士走上樓來。手裏拿著一封信，說道：「這信是一個三區裏的弟兄送來，說明交給二位長官的。」許墨儂接過，見上面寫著許墨儂、王桂生二人的姓名，便隨

手拆開念道。

鞋的主人是誰雖尙不能指明但下列諸人裏面也許有一個就是請桂兄仔細調查一下如有可疑可即把他拿下此後如有接給的事可通電話至愛文義路敵寓餘不白應調查的人開列在後面

張金寶陸家浜東廿六號 嚴松林小南門口雜貨店內 秦雨生海潮寺左首一百零六號 孫義山民立學校後街石庫

門內

弟霍桑謹上卽日

我們接得霍桑的信後知道他已先回寓所我想這裏的檢查已可告一段落我無用再留於是就辭別了二人僱車回寓我到的時候霍桑正在辦公室內拉他的提琴我暗想他這時忽然弄起琴來難道案事已得手了麼或是案情幻複無從著手他又借琴來解悶麼我正想從琴音中窺測他的心事不料我一跨進門他便突然停止仰面叫我道包朗你的公事已了結麼我應道正是可是死者的貞操問題究竟探不出實在說時我把隣墉所說昨夜聽得呼嘯

聲的話複述一遍。霍桑忽大喜道：「那麼我的理想又得了一個左證了。我乘機問道：『你的理想怎樣？』霍桑道：『不是別的，就是對於那鞋子。』有了左證了，我道：『你不是說那鞋子的主人就是那開列的四個人裏面的一個麼？但你用甚麼方法探知的？』霍桑道：『我在草鞋灣裏前天幹喜事的周姓家裏察訪，而知的。我道：『你怎樣訪法？』霍桑道：『這事容易得很。我尋得了一個傭人，但問那天賀客裏面有幾個住在近段的漂亮少年。於是他就指出那四個人來。我道：『這固然

不難，我所不解的就是：你怎麼會到周家去探問？』霍桑道：『這是顧阿狗指引我的。我道：『不錯，我也聽見的。但是：你怎麼會問到喜事人家呢？』霍桑道：『這一點你還沒有明白麼？就是那鞋子。』我道：『鞋子上有甚麼迹象？』霍桑道：『你不見那鞋的右面有點黑泥痕迹麼？這似乎顯得那人舉足不穩，曾經踏入陰溝裏面的。並且那鞋上帶著酒氣，似乎潑染過酒的。那就可知那人所以舉足不穩，就爲了酒醉的緣故。然近處沒有酒樓，我因想到有甚麼喜慶請酒的人家。』

因此便把這個問題問顧阿狗了。我道：那麼你現在叫王桂生去探問這件事情。你想他可以成功。霍桑道：這人還謹細。如果我沒有料錯，他一定可以問出那個人來。我道：果能如此，這件案子便可算結束了。霍桑道：那鞋子的來歷，自然可以算結束了。我道：這話怎麼講？你不是說只是鞋子的結束，不是凶案的結束麼？霍桑忽搖手道：你且別問。容我先問你一句。我叫王桂生去證實顧阿狗的說話和踪跡，他可會問明白麼？我應道：他已經把阿狗的踪跡證實，並

且據他家裏的人說，他昨晚歸家實在沒有預期。霍桑點頭道：我也料他不會說謊。我又道：不，但如此就是那老姑母的往虹口去據說也是出於死者授意的。霍桑不由的拍手道：對了！對了！這也不出我的料。想我暗想怎麼句句都在他思想之中。不知他憑著甚麼根據？霍桑忽向我笑道：包朗怎麼竟懷疑起來？但瞧死著接信之後，將信燒燬，顯見那信中必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密約？他因著要實踐他的密約，所以便把屋中的人一個一個調遣開來，因此之故便可。

知。不但顧阿狗是死者所遺，就是那姑母所以忽然離開也决不是偶然的事了。我也笑道：那麼還有一事恐怕你想不到了。霍桑急忙道：甚麼事？你難道有甚麼新發見麼？我應道：正是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見。霍桑道：當真麼？快些說罷！我道：就是死者所有的珠鑽首飾都已失去。價值約有一萬多呢！霍桑道：怎麼樣失去的？起先王桂生怎麼沒有知道？我道：這也怪不得他。原來那首飾箱裏的東西雖然失去外面的鎖，却仍舊鎖著，自然不容易教人知道了。霍桑聽了，

到這裏忽的立起身來，兩手搓著，顯出很驚奇的神態。接著又自言自語道：這樣看來，我的理想竟已八九分近於事實。這案子不難辦了。說時忽又急急取起當日的報紙，略略瞧了一瞧，便向我道：包朗，我現在就要出去，以便早些預備照片的事。免得臨事偏促。你喫過飯後，可留在寓中，倘有回電請代我收下，再見罷。說完便一溜煙的跑了出去。

我聽了他這一番兀突的說話，一時真摸不著頭緒，要待問他，他已急似星火的走了出去。因

思。這件兇案我雖然已費了半日工夫。然而兇手是誰爲甚麼竟便行兇？我却仍在鼓中一些沒有光明霍桑於此似乎比較的有些把握。可是他有一種怪脾氣，當案事沒有全部得手的時候，他終不肯吐露一句。這雖是他的審慎之處，不願蹈誇誕武斷的惡習。然而旁觀的人見他這樣却未免有些搔不著癢處的苦。這時已交停午，我便命施桂叫蘇媽備飯，正進膳間，忽聞電話機的鈴聲震動，我便放下飯碗去接。原來是王桂生打來的。他要和霍桑談話，我答道：

霍君剛纔走出，但沒有說明往何處去。你若有話，說我可以代你轉達的。王桂生道：我不爲別的，就爲報告那鞋子的主人已經捕到了。我大喜道：呀！那人是誰？怎麼樣被你訪到的？王桂生道：那人果真就是四個人裏面的一個，喚做孫義山。我一見他，他足上穿著簇新的湖色正字綵鞋子，便知有幾分意思，隨卽設法把他誘出，刺探他的口風。一面又打發人到他家裏去驅取那隻存留的鞋子。果然不出所料，被我們查到了。我道：這真極好。現在那人怎麼樣？可有甚麼？

麼。口供。王桂生道。那人起先不肯直說。等到見了。那一隻鞋子無可狡賴。便承認。前天晚上在周家飲酒。不覺有些醉意。朋友們防他傾跌。特地扶他坐上車子。他車過徐家門前的時候。不知怎的竟把他右足上的鞋子脫下。拋上了徐家的陽臺。據他自己說。此舉實由於酒醉所致。毫無意識。我道。他可承認和死者有甚麼糾葛。王桂生道。他不承認這層。他只說爲著羨慕死者容貌。偶然要想偏面的「胡調」。至於昨天晚上呼嘯的事。他也承認是。他那時從周

家賀喜回去。望見徐家窗上燈光明亮。他就合著嘴唇。嘯了兩聲。忽見有一個男子的人影。開窗探望。他便也嚇得跑回去了。我道。那麼那謀殺的事。當他然更加不承認了。王桂生道。正是我們已拷問過了。他却抵死不肯承認。因此特地來報告霍桑先生。請問他處置和進行的方法。他回來時。先生若能夠吹噓一聲。以便疑案早結。兄弟是非常感激的。我答應了。便彼此將電線搖斷。

王桂生的報告真教我又喜又疑。喜的是霍桑。

的預料。幸而有中疑的是那人既不認行兇的手。還沒有著落。既而又想到方纔聽霍桑的口氣。好似只說那少年如果捕到鞋子的來由。便

有了結束而兇案的結束似乎另有方法。那麼這案子到底是一件圖財的姦殺案呢。還是一件仇殺案呢。我實在莫名其妙。這時我雖然滿腹疑團。可是無法解釋。只能坐待消息。我取了一本小說雜誌。要想借此消遣。不料讀了一回。仍禁不住困倦起來。正待上樓去打一個盹。忽見施桂拿了一封電報走進來。簽字我一瞧。是

給霍桑的。就代他蓋了一個印章。拆開來一看。是我們的老朋友杭州警察廳偵探俞振華打來的上面說道。

來電已經收到。那人於昨日午後失蹤。不知去向。這裏也正派人追尋。因他一去。還關係這裏的大局呢。俞振華覆。

我想這個電報大概就是霍桑囑我代收的。回電了。就電推測。似乎他起先教俞振華探聽一個人。這人却已經失蹤。不知這人是誰。是不是就是殺死徐婦的兇手。如果如此。兇手竟在杭州。

實在。教人捉摸不著。我擬想了一回。終究還不能明白真相。這時雖然已近四點鐘了。還不見霍桑回來。我心知這一張回電對於兇案的進行必有重要的關係。但霍桑既出也沒法使他知道。未免坐失時機。直到日落西山。纔見霍桑氣喘喘的回寓。一見我便道：包朗我今天疲極了。快些叫蘇媽預備晚飯。晚飯過後我們一同到挨撲洛去散一下子罷。我聽了暗想他竟這樣安暇要去瞧電影。難道那兇案已破獲了麼？我因道：但那案子怎麼樣不是已經破獲了。

麼。霍桑道：還沒有。但是大部分終算成功。我們也對得住朋友了。我道：那麼你可會見過王桂生。使他可以安心。他方纔打電話……霍桑急插口道：見過了。他現在正忙著捕兇手呢。我驚喜道：呀！兇手到底是誰？可是被你訪到的麼？霍桑點點頭道：不是別人。就是死者的丈夫徐志高。我一想那張回電符合了。不禁失聲道：就是他。丈夫麼？但他不是在杭州麼？爲甚麼竟要殺他的妻子？你又怎麼樣知道的呢？霍桑笑道：包朗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這樣連一接二的問

句。教我怎樣答覆我們。不如先進晚飯。這幾個亂。不免走錯路徑。我所以能夠窺破他的真相。問句到了電影場裏去告訴你罷。說罷便吩咐備飯。我雖然十分心急。但也不能勉強他。說只得耐著性子陪他一同喫飯。

晚飯過後我們便一同往埃撲洛去瞧影戲。我們上了電車。我再也按耐不住。便問他道。霍桑。這車上座客不多。請你把內中的真相說明了。罷。霍桑向我笑了一笑。就把身體略略移近我。些低聲說道。這一件案子本來沒有甚麼秘奧。可是因著那一隻鞋子的緣故。竟教人眼光迷。

就因這一個疑陣。第一著便被我打破。試就情勢而論。行兇的人既是和死者熟識。室中又沒有爭鬭的迹象。那就可知决不是爭風妒殺。既然如此。那兇人沒有恐慌的必要。斷不致無意。中遺留鞋子。若說故意留鞋。那人既已行兇。却反自留證迹。教人容易偵捕。世間當不會有這樣愚人。因此之故。當時我便料鞋的來歷。或因偶然的緣故。而遺留。或因兇人借此掩飾。却決不是兇人自己的東西。這是很顯明的了。我

不覺點頭道。這樣看來那鞋子確是案中的障礙。其實却完全沒有關係的霍桑道這也不是須知那鞋子一方面雖似無關一方面也許就是全案的關鍵現在且容我一層一層說給你聽罷這案的唯一疑點就在死者的遺開屋中諸人預備和甚麼人密會那密會的來由不消說就出於那一封燒燬的祕信所以若要追究那約會的人是誰便不得不將那信做一個線索據顧阿狗說接信的時候曾請主母蓋章可知必是一封掛號或快遞的信我因往郵局中

去探問那信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寄信的人是誰探問的結果纔知道果真有一封快信是死者的丈夫徐志高從杭州武林銀行裏發的我起先真莫明其妙因思丈夫回家何至出於祕密死者爲甚麼調遣傭僕和燒信滅迹難道那婦人有甚麼謀夫的心思因此纔秘密安排麼但瞧情勢却並不如此或者那丈夫有甚麼重要關係這一次回家不能不出於秘密故而死者一接信後便著手安排預備他丈夫秘密回來我問道那麼他又爲甚麼殺死他的妻子

呢。霍桑道：你別心急，且等我說明了他爲甚麼要祕密回來的問題。再說我當初想來想去，想不出夫妻見面爲甚麼竟要祕密。後來忽然記得近來有許多人都因著交易所的失敗就走失，或者自盡。徐志高是銀行的經理，也許和投機事業有甚麼關係。這一次回家，或者因金融的影響，或是賣空的失敗，自然不能不出於祕密。因這一念，我便立刻打一個電報給杭州，俞振華叫他探訪徐志高的踪跡。我這時不禁插口道：不錯，他的回電，你還沒有瞧過呢。霍桑道：

雖沒瞧過，但電中的說話，我却早已知道。因我一聽你說，失去一萬多圓的首飾，而箱子仍舊鎖著，便已料定我的理想不虛，因此便重新往徐家去。把徐志高的肖照取下，送到照相館裏去添印，以便回電一到，就可把照片分給各處的探夥準備。按圖索驥，原來據我料想，他昨晚行兇以後，來不及離去上海，今天晚上却有一隻開往日本的輪船，也許可以攔阻。我道：現在他們已在那裏追尋，攔阻麼？霍桑道：我一聽得徐志常所得的回電，說他的哥哥不在杭州，便

即將照片交給王桂生叫他著手偵緝。此刻他們正忙著呢。我道：「他們可能夠捕得到麼？」霍桑道：「這却我顧不得了。須知這一件事我們不過盡一些友誼上的助力。現在既到了這一層地步，也可以算得盡職。」我停了一停，又道：「那麼徐志高爲甚麼要殺死他的妻子？」這一個問句，至今還沒有解答哩。這時忽聽得電車上的賣票人高聲喊道：「霍桑，便立起身來答道：「就爲那一隻鞋子。現在我們應下車了。停刻兒再細談罷。」

我們從影戲館回寓的時候，果然得到更完滿的報告。原來王桂生已在火車站上將徐志高捉住。那時他自知祕謀敗露，便一口應承據說他因著幹投機的事業，移用了行款，虧累很大。一時沒法彌補，便打算溜之乎也。他預先寫信給他妻子，約定密會一次，再往北京設法。誰知到家沒有半個鐘頭，忽聽見外面呼嘯的聲響。他不禁膽寒起來，走到陽臺上一看，果見有一個人閃避開去。同時又在陽臺上發見一隻男鞋。他問他的妻子，只說不知他一時心驚，以爲

他妻子有了外遇。此刻知道他祕密回家。或者故通消息使他陷進圈套。於是就出其不意將妻子殺死並取了首飾逃走。我聽了這話案中的真相始完全了解。因向霍桑道照此看來死者倒是個貞節的女子。可惜被那不義的丈夫錯殺了。但這件罪案你想應得怎麼辦呢？霍桑道若要論罪我想那無賴的少年也應得懲戒一下。但我們不負甚麼法律上的責任似乎用不到勞心罷。

暢遊名山水快活。

與三五聰明絕頂之兒童談話快活。

觀兩力士角力快活。

聽名人演說快活。

工詔術之小人來前媚已劈口大罵之快

活。

國家多難無法排解惟日夕痛飲快活。

讀俠情小說快活。

襲鑿石。

□ 上海最
新探案 三十五元

章怡巖

那一天的早上毅庵正坐在事務室裏專心致志的對付着他手裏拿的那張假支票。我早聽他說過這張支票和虹口振華銀行突然倒閉的案子極有關係。我曉得他此刻腦筋裏必定在那裏推測案中的情形了，所以也不敢和他說話。恐怕擾亂了他的思路。這時候屋裏靜悄悄的，除出那壁上的鐘在那裏報時刻之外，簡

直沒有一些聲音了。我一個人呆呆的坐着，正覺得沒趣，巧申報來了。毅庵常說我們做偵探的看報只要看本埠新聞什麼命令專電都和我們的職業無關的。所以我今天也照着他。的說話看了一遍。本埠新聞却沒有什麼案子發生。隨即將報丟在旁邊。這時毅庵忽然放下他手裏的假支票說道：益之，你聽門外腳踏車。

的鈴聲不是停了麼。那綠衣使者必定又拿了好消息來報告我們了。說着僕人孫瑞手裏拿着一封信早就推進門來。毅庵接了一看隨即交給我道可不正是呢。又好磨鍊我們的腦筋哩。我看那信上寫道。

毅庵兄鑒。敵校學生王挺枝頃於寢室中失洋三十五元。若不將竊者查出。敵校名譽且立敗乞。卽駕臨俾明真相。至盼至盼。餘待面詳。
弟黃海丞白

來煩毅庵了。正可算是小題大做哩。毅庵忽然說道這雖然是樁小事。到也許比那大案難偵。探呢。因為大案的線索多。就是比較的容易着。手了。所以小案的結果往往是神妙莫測。狠有。趣味的哩。而且他信上不是說。如查不出竊賊。他們學校的名譽就立刻要沒有了麼。那還是椿小事。麼。我聽他的說話不禁詫異。問道我心裏。雖然如此想。但還沒有說出來。你怎麼會曉得的呢。他道那是容易得很。我看你看了那信之後。臉上狠平淡的便將信放在桌上。我就曉。

我看了這信。心裏想失去區區三十五元也要。

得。你。是。輕。看。這。件。事。了。否。則。你。還。不。要。將。信。看。了。又。看。跳。起。來。問。我。辦。麼。這。是。你。自。己。先。有。了。破。綻。才。給。我。看。出。來。的。就。是。探。無。論。什。麼。案。子。也。是。這。樣。要。不。是。先。有。人。將。破。綻。給。偵。探。看。來。客。頭。等。車。裏。除。出。我。和。毅。庵。之。外。就。沒。人。出。了。那。樁。案。子。便。再。也。不。能。破。究。竟。但。探。不。是。神。仙。呢。我。聽。了。他。這。番。議。論。實。在。佩。服。可。也。沒。

大。剛。巧。有。一。輛。電。車。停。在。那。裏。我。們。就。跳。上。去。上。海。的。早。上。差。不。就。多。和。陰。間。一。樣。所。以。電。車。裏。面。空。空。洞。洞。的。三。等。車。裏。還。有。三。四。個。來。客。頭。等。車。裏。除。出。我。和。毅。庵。之。外。就。沒。人。了。毅。庵。燃。着。一。枝。雪。茄。煙。又。吸。了。一。口。然。後。說。道。益。之。你。可。曉。得。黃。海。丞。那。人。麼。我。道。不。是。那。著。名。的。慧。育。大。學。校。的。校。長。麼。毅。庵。嘴。裏。噴。着。煙。氣。說。道。正。是。他。呀。他。和。我。是。七。八。年。的。老。友。了。過。一。刻。又。道。這。樁。失。竊。小。案。失。去。的。錢。雖。然。狠。少。看。去。似。乎。極。平。常。可。是。我。敢。說。是。狠。

不容易着手哩說着電車已經到了霞飛路。我們就跳了下來走不多路那慧育大學校的一塊門牌早已在我們的眼前了我們走進了校門便各自摸出了一張名片交給門房說是見黃校長的他就領我們到了會客室裏坐下然後管自的進去通報了不多時只見黃海丞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連說道毅庵兄勞駕勞駕又指着我說道這位就是令友益之先生麼毅庵說正是接着就給我和海丞介紹我和海丞又各說了些久仰久仰的客套話校役送上茶來。

海丞向我們遙了又遙說道二位光降非常感激可是那偷錢的學生現在已經查出了所以尤其覺得抱歉得狠毅庵聽說這句話他的面上立刻就沉了下來似乎恨失了機會但是隨即又笑着說道我們既然到此仍望你將此事前後詳情說給我們聽聽使我們也不虛此一行啊海丞忙道可以可以就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潤潤喉嚨然後說道先是二年級學生王挺枝前天剛從家裏匯來了三十五元內中三十元都是現洋其餘五元却是一張中國銀行

的鈔票挺枝就攏總包在一處藏在箱子裏。但是昨天上午十一點鐘退課之後他到寢室去換衣服那箱上的鎖却已經扭斷了他連忙打開箱子一看那三十塊洋錢和一張鈔票也都不翼而飛了可是他藏錢的時候却被同寢室的學生李子俊看見。毅庵夾着說道那必定說是他偷的了海丞道正是他偷的我聽了心裏想就這一點便硬說是偷錢理由未免太少哩因就問道另外還有什麼證據呢海丞道還有一個大證據就是失竊的時候大約是

十點鐘左右剛巧這時候李子俊請假沒有上課。毅庵就問道他請假的時候是說做什麼的呢海丞道他說是腹瀉要到醫院裏去診治其實這樁事體誰不曉得是託名的呢毅庵聽了並不回答閉着眼睛似乎一盤亂絲他在那裏抽尋絲頭哩海丞接着說道後來幾個同寢室的學生都要卸脫嫌疑於是叫我去搜檢他們的箱子可是結果是在李子俊的箱子裏搜出了五十塊錢還有一張五元鈔票洋錢是不能認識但是那張鈔票却明明是中國銀行的豈

不是確實的贓物麼還有一層可疑的地方李子俊是吸煙的那箱子的旁邊却有煙灰一堆必定是他扭鎖的時候從嘴裏含的煙上掉下來的二位想證據這樣確鑿他不是他還有誰呢說到這裏他臉上便現出了笑容又說道查出竊賊真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否則敵校名譽不是要一落千丈麼毅庵慢慢的搖了幾搖頭說道海丞兄你所說的這許多證據之中簡直沒有一個好算證據照王挺枝說他藏錢的時候只有李子俊看見焉知另外還有人看

見而挺枝沒有覺得呢至於中國銀行的鈔票何止幾十萬張我想你海丞兄說不定也有的難道你就承認是你自己偷的麼還有一層子俊不是請假麼他既然偷了錢不立刻帶出校去還勞勞的藏在自己的箱子裏恐怕天下也沒有這樣呆的賊罷可見得這層又不能算證據了至於紙煙灰那是尤其不可算了你想偷的時侯何等心慌萬一被同學看見了一生的名譽可不就立刻喪失掉麼正在極危險的時侯那還有這樣閒暇吸香煙呢若說這煙灰是

賊偷東西的時候掉下來的那就除非是一個老賊我敢決定是沒有這樣鎮定的我假使能和福爾摩斯一樣辨別煙灰那末只要將煙灰和李子俊所吸的煙一看就可證明不是了海丞道老兄說的這番話我實在佩服之至不過除了李子俊另外還有誰呢毅庵道那人就要我來偵探了但是箱子上扭斷的鎖呢海丞一面從衣袋裏摸着一面說道不是你說我到幾乎忘記了說着就摸出了一把洋鎖來柄却已經扭斷了毅庵仔細的看了一回說道海丞兄

請你去叫李子俊來我有話問他哩海丞連忙捺了捺電鈴接着便有一個校役跑進來海丞道你快去請李子俊到這裏來我有事哩那校役便反身出去了不多時就帶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進來那少年已經面無人色見了我們更加連身體都簌簌的戰慄了我心裏想可不是他呢否則何以這樣心虛連身體都抖起來呢毅庵這番恐怕要失敗了繼而一想他從來料事如神決不會錯的我心裏正在這樣想忽然聽見海丞說道子俊我爲這椿失竊的事

情特地請了這位大名鼎鼎的毅庵先生和這位益之先生來偵探。現在毅庵先生要問你的话哩。接着毅庵便說道李君我可以決定那錢不是你拿的了。李子俊聽了這句話他的神色稍爲振了一振。狼感激的說道毅庵先生我希望你快點探出了真真的竊賊。庶幾可以洗淨我這不白之冤。先生有什麼話要問我。我必定據實回答。毅庵道那是狠好了。但是祇要你能夠尋着個證據證明昨天十點鐘的時候你確不在校裏那就可證明你與這件失竊的事。

無關了。子俊聽了便從袋裏摸出張紙來交給毅庵道。先生這就是我當時不在校裏的證據。我聽說便連忙望過去一看却是醫院中的一張藥方上面寫着李子俊君末了又寫着一行小字道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博濟醫院醫士張方建診。毅庵看了連說好極好極。李君這正是大證據哩。現在沒有事了請便罷。子俊聽說便連忙朝着我們鞠了一躬出去了。毅庵道我還要問一聲王挺枝哩。海丞就照樣的捺了捺電鈴叫校役去叫了王挺枝來。海丞也向他

說。道。挺枝。我。現。在。請。了。這。兩。位。先。生。來。辦。理。你。
那。失。竊。的。事。情。這。位。毅。庵。先。生。要。問。你。的。話。你。
可。詳。細。細。的。回。答。挺。枝。就。先。向。我。們。鞠。一。躬。退。了。
躬。表。示。感。謝。的。意。思。毅。庵。就。問。道。王。君。你。藏。錢。
的地。方。除。了。李。子。俊。外。究。竟。還。有。誰。曉。得。挺。枝。
略。停。了一。停。回。道。可。真。沒。有。人。了。毅。庵。又。問。了。
些。前。後。的情。形。便。道。據。你。想。起。來。可。疑。的。有。幾。
個。人。呢。挺。枝。道。只。有。李。子。俊。一。人。……簡。可。
以。說。必。定。是。他。了。毅。庵。正。色。道。王。君。請。你。別。這。
樣。鹵。莽。凡。事。總。要。仔。細。偵。察。才。曉。得。哩。子。俊。聽。

了。似。乎。不。以。爲。然。也。就。勉。強。鞠。一。躬。退。了。
去。接。着。毅。庵。說。道。我。還。要。到。寢。室。裏。去。實。地。查。
察。查。察。哩。海。永。道。那。好。極。了。說。着。便。立。起。身。來。
領。我。們。出。了。會。客。室。一。直。走。到。那。寢。室。裏。來。那。
一。間。寢。室。裏。的。學。生。聽。見。我。們。去。了。都。走。出。來。
歡。迎。希。望。我。們。早。點。破。案。可。以。卸。脫。了。自。己。的。
嫌。疑。我。和。毅。庵。也。向。他。們。點。頭。招。呼。說。着。我。們。
便。都。進。了。寢。室。毅。庵。先。在。房。子。的。四。周。看。一。遍。
然。後。又。看。看。那。箱。子。現。在。却。已。經。換。了。把。
鎖。鎖。在。那。裏。了。毅。庵。向。那。許。多。學。生。道。諸。君。這。

件失竊的事情實在複雜得狠呢。我就種種方面偵察，却尋不出一些線索。但是照我想起來，也許有人起初是有意的把錢藏起來和王君惡作劇。後來見事體鬧得大了，也就不便拿出來。所以我想王君平素同學之中必定有和他不睦的人。大家都說沒有人和他不對。毅庵又道：那末我敢說必定沒有和他要好的同學了。大家聽了他這句話都大笑起來。說道：先生又說錯了。接着大家便指着一個人說道：這位吳可南正是王挺枝的好友哩。毅庵曉得自己說不多哩。我和海丞聽了都吃了一驚。我想我也。

錯。又看見大家都笑了。臉上便登時現出不好。意思起來。我想他從來說話都是狠謹慎。怎麼都覺得有些慚愧。只見毅庵搭訕着說道：這是。我故意說錯引你們笑的哩。你們居然上了我的當了。說完便又和他們一一的握手。接着便辭了他們出來。仍舊走到會客室裏坐下。海丞就問道：毅庵兄。你看了半天可有點頭緒麼？毅庵道：我已經得到了線索了。破案的時候也差不多哩。我和海丞聽了都吃了一驚。我想我也。

同。在。一。個。地。方。的。爲。什。麼。沒。有。一。點。把。握。呢。毅庵。又。道。我。還。要。看。一。看。貴。校。的。學。生。請。假。存。根。簿。便。可。證。實。這。案。的。竊。賊。了。我。和。海。丞。聽。了。更。加。莫。名。其。妙。他。要。看。請。假。簿。有。什。麼。用。呢。但。是。也。不。便。問。他。海。丞。就。連。忙。走。進。去。拿。了。一。本。簿。子。出。來。毅。庵。翻。了一。翻。說。道。是。了。竊。賊。有。了。我。聽。了。他。的。說。話。可。真。覺。得。古。怪。怎。麼。在。請。假。簿。中。尋。出。竊。賊。呢。海。丞。也。半。信。半。疑。的。問。道。是。誰。呢。毅。庵。便。高。聲。說。道。真。真。偷。錢。的。人。便。是。吳。可。南。我。聽。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連。忙。問。道。他。不。

是。王。挺。枝。的。好。友。麼。毅。庵。道。正。是。呀。海。丞。更。加。驚。異。得。了。不。得。說。道。毅。庵。兄。你。說。是。誰。啊。毅。庵。慢。慢。說。道。我。不。說。出。理。由。也。難。怪。你。們。不。相。信。你。們。現。在。聽。我。說。得。古。怪。等。我。說。出。了。所。以。然。便。也。覺。得。平。常。了。我。那。時。真。快。活。得。了。不。得。連。連。逼。着。他。說。道。快。說。罷。別。囉。囉。嗦。嗦。的。纏。這。些。了。毅。庵。燃。着。了。雪。茄。又。吸。了一。口。才。慢。慢。的。說。道。我。當。初。聽。了。海。丞。兄。疑。心。李。子。俊。的。說。話。我。已。經。曉。得。是。疑。心。錯。了。理。由。我。已。經。說。過。後。來。等。到。子。俊。來。的。時。候。他。面。無。人。色。身。顫。發。抖。

那都是你們無端的把罪惡加在他身上嚇得他這個樣子的而且他有病可並不是心虛次之我看扭斷的那把鎖是德國製造的非常堅固扭斷他真非大力不行你想李子俊那副軟弱的身軀他有力能扭斷這把鎖麼到了這時我已經完全決定不是李子俊偷的了既然不是他偷的必定另外還有一個人而且那個人必定也是曉得王挺枝藏銀的地方的但是我問王挺枝另外還有什麼人曉得他停了一停才說沒有這句話却是假的假使是別人曉得我看見了那許多同寢室的學生之後我故意

他藏銀的地方的他又何必不說呢所以因此我就推到那偷錢的人必定是他的好友一則他自己也不疑心那人二則恐怕說了出來我們到疑心到那人身上去反生不便所以他才說沒有的哩海丞聽到這裏忽然把桌子一拍道毅庵兄真是神乎其技如何你不說的時候我想不到這些你一說出來便覺得你所說的都頭頭是道了怎不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呢毅庵道那是過譽了接着又吸了口煙說道我看見了那許多同寢室的學生之後我故意

說王挺枝必定沒有要好的朋友。這樣一激果然被我激出吳可南這個人來了。我再加上敢說……必定……這幾個字是使他們都可笑。我說錯便不留心。是我有意問的了。我既然認識了吳可南便注意到他身上去看他的身體。確是非常魁梧。後來我臨走的時候故意和大家握手。因此就曉得吳可南的手勁確是狠。大海丞笑道：「不想你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含有作用的。」穀庵又道：「但是他偷來的錢。到那裏去呢？所以我要學生請假存根簿一看。」

果然他在那日午後一時請假出去。可見得他因為搜得急了。所以才把贓物都運了出去哩。現在也的世風可算壞極了。看了洋錢面上便不認得好友。咳交友那可不謹慎呢。

某甲誤聽羅素爲螺螢。自言自語曰：噫奇哉。怪哉。螺螢竟能演說博得人人歎迎。外國之螺螢如是。外國之田螺必更佳矣。

◎滑稽的劇談

美孫

某親王的鵝蛋臉着實有幾分魔力。三層樓包廂怪聲的喊好妹子聽了最是肉麻。據聞某舞台這兩年的營業蒸蒸日上他們賣下的錢可以叫做賣臉錢。

第一台的角色來去最忙真好像走馬看花他的廣告也做得最熱鬧無論什麼角兒到了他家總加上了獨一無二蓋世無雙的頭銜打泡幾齣壓台戲風頭出足不消一個月的工夫就慢慢的排到前四齣的碼子再過一個月的工夫連得影子都不見了。那第二批獨一無二蓋世無雙的大名角又要繼續的登台了所以老看戲的都拿第一台的名角當做特別的跑龍套。

□二張怪信片

(英國著名女伶慘死奇案)

張慶霖

現在北京不是忽然喧傳姚玉芙被人用镪水說記述一個有名的女伶他的技藝原是名振毀了他的面孔嗎性命雖是保住但是以後決計不能再行登台奏技拿他的色相示人了唉真是傷心可憐呢且慢諸公要曉得這姦妓二字無論在什麼地位什麼時候都不能免掉的著者爲因姚玉芙被害這件案子忽然想起從前在大學校裏讀書的時代看過一本外國小

說記述一個有名的女伶他的技藝原是名振全貌也生得閉月羞花楚楚動人而且積蓄頗豐他的國籍好像是英吉利他的芳名我却忘了他歷險被害的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這一天晚上敦倫市上有個著名少年律師家中突然來了一個形色倉惶的女客由看門人引到會客室裏律師見這女客兩個澄澈秋

水的眸子裏似乎含着多少言語臉上佈滿了愁雲雖說現出慘淡樣子却絲毫掩不了他的賦媚教人看得格外可憐律師是個鍊達的少年曉得這位女客一定是爲着一樁極痛苦極難解決的問題來的笑着問道密司下顧有何見教女客嚥住櫻唇慢慢吞吞的答道這個：：我是來請君立個遺囑的律師聽見遺囑二字心中想這算不了一回事爲什麼他要現出這痛苦的樣子呢我既做這保障人權的職業却不肯放棄責任到要切切實實誠誠懇懇詢

問他一番倘有可盡力的地方必定用毅力做去幫一幫他的忙纔好心裏一面想着一面邀這女客到他辦公室裏去辦這立遺囑的手續進了辦公室律師請女客在一張沙發椅子上坐下回顧他的副手說亨利這位密司是來立遺囑的你快些蘸好墨水仔細聽着預備填寫罷證人一事恐怕還要借重你呢女客嘆口氣對律師說我是個唱戲的女伶姓……名……因為與君的未婚夫人是要好的朋友得他的介紹所以特地來麻煩閣下少年律師與他的

副手亨利聽見這位女客就是現在名振英倫三島的一位女伶不禁大為驚訝。律師與副手雙雙站起來除致敬意外還着實恭維了他一陣。女客又嘆道二位先生恕我無禮。這些恭維贊謔的言語我一生真是聽夠了聽厭了但是由明天起我雖煩厭這些恭維贊謔的話如果再要聽點却永遠不能夠了唉我並不是貪生怕死人生終久是要死的不過我明天的死法不知如何可慘呢。諸君在生前恭維我在死後一定要憐惜我女客說的時候聲音非常慘厲說

過之後復把頭低垂下去勉強鎮定住但是淚珠兒已經滾到眼睛邊了。律師想世界上無論甚麼大英雄大豪傑達觀家消極派聽見一個死字我料定他斷斷沒有不傷心的。何況這一朵荳蔻葩呢。他面上雖如此說法他的芳心定然是片片碎了他的柔腸定然也是寸寸斷了。怪道他進來的時候滿臉現出那憂愁的樣子。呢過了半晌這辦公室裏一點響聲都沒有那粗豪的亨利手中拿着筆飽蘸了墨水。睜着兩隻大眼睛看着他們搗鬼但是心中一點也不

明白不曉得這位女客葫蘆裏買什麼藥繼而律師心中再一想不對不對女客如何能夠曉得他自己明天就要死呢莫非這位天上安琪兒得了神經病嗎女客見律師呆呆望着自己思想他曉得律師腦筋中已經胡亂了不禁反悲爲笑說先生你不要狐疑我來詳細告訴你我要死的緣故罷要曉得我們唱戲的真不容易做的咧贊揚的有十個人毀謗的也有十個人那嫉妒的至少就要有二十個人前年在克利馬大戲院演唱有一天晚上正在台上賣力

氣的時候台下采聲四起就在這掌聲如雷之中台前樓上紛紛飛擲物件這是我們伶人慣受的待遇也不甚稀奇內中有一隻花籃最爲出色我隨手拿起觀看再將籃蓋掀開一望內裏藏着一樣東西晶明雪亮我一嚇幾乎暈去拼命將花籃狂擲了有一丈多遠無巧不巧落在一個拉扯佈景的人身旁他被花籃內的小毒蛇攢出來咬傷左足第三天就沒了命你們兩位想想倘若我被這毒物咬一下也不是送了性命嗎當時全場擾亂了一陣警察也出

來幫助我們搜查擲籃的人是誰。但全場有二三十人之多，我又認不得究竟誰是與我過不去的人。下這樣毒手，搜查了半天功夫，將全場的秩序都攢亂了，終歸沒用。以後祇好着實謹慎。不過暗箭終難防備，好像在事前一天，我還接到一張奇怪的名信片。這名信片本來是一張普通的由郵政局發寄出來的，正面寫了我姓名地址，內裏祇有「明日」兩個字就算了。所以我稱他是張奇怪的名信片。我每年每月每日接收的奇怪信件，不知有多少拿代數。

學來代計也。代計不清，當時也不甚納罕，就將這張名信片擱置在一邊。誰知第二次出禍的前一天，我又接到這「明日」不署名的奇怪名信片。律師大驚道：密司已經受過兩次驚嚇，這女客慘笑道：「不止呢，還有第三個送命的東西，在這裏呢！」說時，由手袋中掏出來給律師瞧。看粗豪的享利已等不及，傳觀跳起身接過來。細細望了一會，大喊道：「這牢什子就可以送命？」像女士這樣美麗，決定不會受害的，而且吉人自有天相，但是王八羔子的警察女士，何不

去。報。告。報。告。叫。他。們。設。一。設。法。兒。保。護。你。呢。律
師。禁。止。副。手。道。請。你。不。要。呆。氣。那。些。吃。飯。不。做。
事。的。警。察。有。什。麼。用。處。徒。然。虛。張。聲。勢。罷。了。願
君。少。安。毋。躁。靜。聽。密。司。接。說。第。二。次。遇。險。情。形。
這。時。已。經。黃。昏。時。候。電。燈。放。亮。頗。爲。光。明。女。客。
抬。起。頭。來。望。窗。外。驚。慌。的。了。不。得。律。師。已。揣。
知。女。客。的。心。理。便。安。慰。他。道。密。司。請。放。心。我。這。
屋。子。裏。決。沒。有。什。麼。危。險。的。亨。利。也。磨。拳。擦。掌。
站。起。來。顯。出。他。那。保。護。的。樣。子。如。果。這。時。有。第。
四。個。人。看。見。這。種。情。形。就。要。笑。他。們。癡。呆。了。須。

知。天。下。的。事。只。要。殺。機。一。起。到。處。都。是。危。險。實。
在。防。不。勝。防。女。客。苦。臉。道。去。年。六。月。我。在。外。省。
域。多。利。戲。院。演。唱。園。主。是。極。優。待。我。的。因。爲。知。
道。我。歡。喜。洗。浴。尤。好。潔。淨。所。以。在。公。寓。裏。另。外。
替。我。建。築。一。間。浴。室。精。美。異。常。這。一。天。我。又。
接。了。這。『明。日。』的。名。信。片。心。中。回。憶。舊。事。不。
禁。急。了。成。病。憂。懼。萬。分。就。請。了一。天。假。躲。在。房。
中。忽。然。我。的。好。友。茱。莉。瑪。來。向。我。借。浴。室。洗。浴。
我。因。爲。他。與。我。同。班。多。年。兩。人。平。常。極。其。密。切。
他。嫌。普。通。浴。室。不。乾。淨。但。是。他。不。能。享。受。个。人。

獨有浴室的權利所以每次與我偕行都要沾我的光我也斷斷不回他不肯的誰知他這一次洗浴竟是最後的一次呢他進了浴室脫去衣服扳開水塞裏面冲出來的全是硫酸當時茉莉瑪週身腐爛不堪只有醫生認得出他是人類唉兩位先生我的好友茉莉瑪死的真是傷心慘目咧律師道何不研究管理浴室的人是誰呢女客道是呀管理浴室的人是保護我自幼長大到如今慈愛的姑母我的遺囑就是寫給他的他一身之外沒有第二個親愛的

人我就是他的性命難道他會算計我嗎亨利道過去的不說了現在究竟怎麼樣女客指着桌上擺着的名信片道這是我昨天午後兩點十五分鐘收到的距離現在已經有三十小時我想今天我一定是有性命了決不會再有第三人來替我受災我也決不願第三人再來代我替死因爲兩次的死都是我自己應當死的無辜帶累旁人的性命我一日不死害我的人一日不甘心以後必然愈出愈奇被害的人更不知要有多少呢那麼我死後的罪就更大

了。這番談話告終後，律師覺得無法保護亨利也。低頭不語，慢慢的遵着女客吩咐，將遺囑寫好。三個人都簽過字，又是一點響聲都沒有。惟有那壁上掛鐘，在那裏滴瀝滴瀝的響過了。半晌，女客忽覺口中枯燥，就從手袋裏拿出許。多皇后牌的咕咾糖，預備噙在口中潤一潤嗓子。但是櫻唇甚小，糖塊頗大，只得撥碎了，纔能入口。女客一面用那纖纖玉指，裂碎糖塊一面說：這可愛的糖是個好友由外省寄來的禮物。那聰明的律師和粗豪的亨利聽說這糖塊是。

外路寄來的物件，兩個人陡然色變，不約而同的大喊道：密司女士，這危險東西，碎裂不得！亨利還跳上前去，搶奪無如，時間祇有四五秒鐘。女客手中的糖塊已經碎裂，實在來不及阻止了。但聽得倫敦市上一個著名少年律師辦公室裏轟然一聲電燈，還是雪亮的副手亨利因爲想搶糖塊，受了炸彈猛炸，苦着臉向律師喊道：親愛的哥哥呀！我這無辜的右膀已經喪失。只好辭職了。說完就暈倒過去。律師勉強定東，與大。

了。神。把。手。插。在。褲。袋。裏。顫。顫。抖。抖。的。站。起。來。看。
那。睡。在。地。上。的。女。客。已。經。是。月。缺。花。殘。魂。歸。天。
上。遂。了。那。奸。人。的。惡。計。這。時。候。警。察。也。來。了。汽
車。也。來。了。律。師。門。首。熱。鬧。非。常。便。把。副。手。亨。利。
送。到。倫。敦。醫。院。去。醫。治。律。師。免。不。得。也。要。到。公
堂。去。走。一。遭。聲。明。這。件。案。子。的。原。委。明。天。女。客
的。姑。母。哭。天。喊。地。跑。來。詢。問。律。師。他。親。愛。的。姪。
女。究。竟。如。何。遭。兇。身。死。律。師。死。也。不。肯。開。口。頓
了。兩。頓。脚。揩。揩。眼。淚。替。死。者。宣。佈。這。簇。新。鮮。
的。遺。囑。就。勸。女。客。的。姑。母。去。了。然。後。再。跑。到。醫。

院。裏。去。看。他。的。副。手。只。見。他。副。手。躺。在。牀。上。用
白。布。綁。住。他。那。殘。廢。的。右。膀。亨。利。見。了。律。師。又
怨。憤。大。喊。道。萬。惡。的。毒。賊。殺。死。了。美。麗。的。安。琪。
兒。殘。害。了。我。的。臂。膀。——律。師。低。低。安。慰。他。道。
善。保。病。軀。少。安。母。躁。

◎ 夏 日

惜 花

風。掣。蟬。聲。時。斷。續。雲。移。日。影。間。陰。晴。晚。來。

一。雨。新。涼。甚。半。臂。羅。衣。疊。雪。輕。

◎世界動物之特色

翰如

英蝶國博物院有一其翅徑三尺二寸。自非洲剛果國來爲世界最大之蝶。

亞馬孫河旁之蟻長可二寸一分至二寸五六分爲世界最大之蟻。

賓都亞山有一長蛇凡百五十二尺可謂世界第一。

波希米亞有一大鴨重三十四磅有奇其肥爲世界第一。

西班牙皇后畜一犬項上嵌有金剛石十二粒統計此犬之裝飾品可值八

萬九千餘鎊誠世界第一富犬也。

澳大利亞之著名大牧場其中所畜之羊約達八千萬頭。

荷蘭城內多牧草養牛之富稱世界第一。

牛・羊・ 狗・鴨・蛇・蟻・蝶・

□ 一位富翁的報酬

馬二先生

這一晚吉九太爺正在燈下獨自據着一張算

湯還是白湯

盤對着一本賬簿子三下五除二七除三進一

九太爺說

的覈計流水賬好容易算完了不錯照例在那本賬簿總數上蓋了一個圖章這時候那候在

「不過小生日買些麵用白水下下罷了何必用什湯呢」

賬房先生說

房門外的賬房先生聽得算珠不響了知道已算完走進房中將賬簿取在手裏請問道

「明日九太爺壽日叫廚房預備麵還是清用湯恐怕太不好看」

九太爺又沉吟一會說。

「既然如此叫廚房買些麵罷那雞待我自已到城外去買罷若經廚子的手不知道

又要賺我多少錢呢。」

賬房先生答應一聲退了出去九太爺喊了一

聲「三兒」便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子答應

了進來九太爺把嘴向桌上的洋油燈一努三兒知道他老人家是要巡視宅中的燈火了便掇了那盞燈打起門帘九太爺也立起來出了房門三兒放下門帘舉燈前導九太爺在後先

向後面院子裏望望廚房已是漆黑沒有人了再從內向外每一重院內都看一看見那窗中的燈火都黯淡不明的九太爺無語三兒便走向西邊跨院中來九太爺望見房中尚有燈火便爬向窗洞內張一張看見蚊帳下垂牀前還有一雙鞋便說

「既然五少爺已睡了爲何不把燈息了呢。難道還點燈睡覺嗎這還了得三兒你去

把燈息了。

三兒遵命走進房裏把那燈吹滅了然後又引

導着出了西跨院到了外邊看看賬房中還有

人算賬燈火却也不甚亮又看門房已是燈火全

無大概已都睡了又看看大門已關閉上了鎖

於是巡視已畢三兒引導着九太爺歸房安歇
九太爺吩咐三兒「明日早些起來跟着我出
城去買雞」三兒應了自去一宿無話

次日天還未大亮九太爺已是起來了喊醒三

兒跟着一同出城買雞去了過了一會五少爺

坐着轎子回公館來了下轎進了大門恰巧看

見賬房在房門口漱嘴望見五少爺點點頭笑

說「回來了昨夜勝負如何」

五少爺搖頭說「我這幾時手氣真壞又輸了五千起先原

贏的後來兩記孤丁三記麼走四的大頭都不着就此輸下去了你說奇不奇」

又小聲問「老太爺起來了嗎」

賬房先生搖搖頭說

「出城買雞去了……昨晚上真險啊我聽

見張福告訴我九太爺昨夜查到你房裏說五少爺既睡了爲什麼不息燈幸虧是三兒機靈趕進去把燈息了不然要是他老人家進去說不定也許揭開帳子看一

看豈不弄穿了嗎

了來大概肚裏也餓了廚房裏若是有燙的剩飯盛兩碗給他吃叫他在廚房裏歇歇我也得歇一歇再去稱雞

三兒答應着引着那笨漢挑了雞籠一同向後面廚房院中去了九太爺也回到上房洗臉喝茶吃稀飯歇息了好一會還不會出來三兒被了一點鐘九太爺帶着三兒走回來了後面還跟了一名鄉下笨漢挑着兩籠雞九太爺吩咐三兒說

「你把他帶到後面廚房裏去他老遠地挑

那賣雞的笨漢催着三番五次的來到上房探望却祇不敢作聲看看已過了兩箇鐘頭九太爺方慢慢的踱出上房向廚房院來叫三兒把大秤拿來親自看着把兩籠雞秤了除了籠的

重量又要抹去四兩零數賣雞的笨漢不肯又爭執了好一會到除底了二兩方纔照數算了錢仍命三兒帶了那笨漢向賬房去領錢九太爺也跟了出來眼看着那笨漢拿着錢去了不覺嘻着鬍子嘴笑對賬房先生說「這雞每斤至少比廚子買的總要便宜十二三文」賬房先生說「但是你老太爺却白送了那賣雞的兩碗白米飯也須要三四十個大錢呢」

九太爺聽了嘻笑的說

「你知道什麼我那飯豈是白捨的嗎你須

知道凡賣雞的都是預先把雞用糠穀填飽了那雞肚子都是鼓鼓的盛滿了好壓秤上的分量我却先叫他吃飯不過費了兩碗飯三四十文却耗了兩個多鐘頭那兩籠雞已屙出幾大灘雞屎來至少也要減輕了一二斤的分量了試問一二斤的分量却不省掉三四百文嗎難道我那兩碗飯還能算白費了嗎」

賬房先生恍然說

「哦怪不得九太爺你老人家能發偌大的

財算盤恁的精明要不是解說出來我們如何能懂呢？」

九太爺聽了這番話更是得意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九太爺刻苦經營家產又增加了不少但是他的幾位兒子少爺却不掙氣都瞞着他背地裏在外面狂嫖濫賭恣情揮霍他們金錢的來源祇不過是共同串起來向九太爺所開的興當鹽號中私自支用那些鹽號典當中的管

少爺飢不擇食的當兒祇要能設法瞞着九太爺給他們用了便是七折八扣三分四分的利息都不計較橫豎是吉府的錢借與吉府少爺們用誰又不樂得做這順水的人情呢所以九太爺一方面祇管刻苦積聚他那幾位少爺們一方面也祇管奢侈浪用

事先生們都知道九太爺年紀偌大已是旦夕快要辭謝人世的了誰不想巴結巴結未來的

有一次二少爺到北京中去了一趟表面上說是運動什麼差使實在却終日裏祇是逛胡同

入賭局。那北京的場面比外省更加闊大。這位二少爺又是一個初出馬的怯公子。不覺忘情。兩個月中便虧空了五十多萬。這個數目比較的太大了一時難於彌縫。却彼九太爺覺着了。他平昔却不會想到世界上竟有這種不知寶重金錢的人。更不料這種不知寶重金錢的人便是他自己的兒子。他想五十多萬的金錢須得費若干心血。始能積聚起來。却竟輕輕地花費了。照此看來雖有千萬的家產。豈能長守呢。縱然自己拼命盤嚴行管束。但是終恐不能。

一世一世的監督着後世的子子孫孫永遠不許妄費。也是枉然。但是他一息尚存。也不肯輕於懈怠。責任便打起衰年的精神向他各處的典當字號中查點賬目。誰知不查猶可。這一查點却又把四少爺五少爺等平素的支用虧空發覺了。幾處九太爺纔知道果然。是家門不幸敗壞家產的兒子。却不止一個。這一氣非同小可。他已是八十望外的人了。血氣已衰。那裏經得起這種變出非常的重大激刺呢。不久便得了重病臥床不起。他的兒子孫子等少不得替

他請醫生診治。但是九太爺素性尙儉。眼見得自己因病而有這種醫藥的浪費。心中老大不忍。吩咐祇許請車馬費較廉的醫生。且不許用貴重的藥品。這話一經吩咐出來。他的兒孫們都暗暗歡喜。知道他老人家尙要多給兒孫們留下些後福。無不欣然遵從。惟有第四房的人。不甚情願。因在這時候。他的四少爺也正在患病。九太爺既不願多耗醫藥。少不得就有二房五房的人們援例來監督他們。四房也不許多服什參茸燕窩等品了。

這一天看看九太爺的病勢已是十分沉危了。彷彿祇有出氣沒有入氣也不能說話了。閭家的男男女女都哭泣着圍守九太爺的房中。祇見九太爺雖然氣息僅屬。却把兩隻昏白的眼睛。祇向脚下牀頭邊梁着的十幾隻箱子上望。大家都知道那梁着十幾隻箱子盛的盡是要緊物件。田契房契公債票股票存摺和金珠寶石等。是九太爺平常親自所藏。不使人知的。大家平常除了偷竊以外。也都裝做不知的樣子。如今却都忍不住。都一邊哭着圍住九太爺了。

爺的牀却都十分留意。唯恐那些箱子被別人。私。自。攜。回。房。去。他。們。彼。此。監。視。着。却。祇。假。做。爲。捨。不。得。拋。却。九。太。爺。的。模。樣。後。來。四。房。的。少。奶。奶。忍。不。住。了。恐。怕。別。房。人。多。自。己。搶。不。過。他。們。便。先。動。手。抽。出。上。層。的。一。隻。小。枕。箱。來。交。給。丫。頭。送。回。自。己。房。去。這。一。來。開。了。端。登。時。你。也。搬。

並。無。人。知。道。

紙。轎。馬。白。蠟。燭。香。爐。紙。錢。等。取。齊。送。到。九。太。爺。的。房。中。來。這。時。候。九。太。爺。雖。是。不。言。不。動。却。尙。有些。知。覺。見。是。如。此。也。祇。得。淚。痕。隱。隱。的。把。兩。隻。眼。閉。上。了。究竟。九。太。爺。在。什。麼。時。候。斷。的。氣。

我也。拿。七。手。八。脚。的。把。十。幾。隻。箱。子。一。會。兒。就。搬。光。人。也。各。自。散。了。回。房。去。檢。點。那。所。搶。得。的。箱。子。內。所。盛。的。東。西。外。邊。的。賬。房。先。生。家。人。們。聽。見。裏。面。一。陣。嚎。啕。哭。聲。接。着。一。陣。人。聲。忙。亂。在。四。少。爺。的。身。上。便。嚷。着。非。改。期。不。可。二。房。裏。

聽了。又說。這是老太太歸天的日期。如何能擅改呢。賬房先生左右爲難。好容易陰陽生來了。聽得此事。又翻歷書。查時說這日并非重喪下月。此日方是重喪。你們多翻了一頁。錯把十一月當作十月了。大家方始無言。這日期的問題。纔解決了。

三個月之後。忽然有一天。各處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山人海的觀看。大出喪。大出喪。有顯道神。高脚牌。清道旗。飛虎旗。飛龍旗。長幡。招魂幡。引魂幡。五彩傘。繡花傘。珠絡傘。鮮花傘。

各若干對素彩亭。黃彩亭。松彩亭。松獅。松象。松鶴。松鹿。松牌。松傘。銘旌。亭神。主亭。引魂轎。引魂車。容像亭。軍樂隊。細樂隊。道士和尙。尼姑。十番鑼鼓。花圈。祭幛。輓聯。每一種儀仗。都間着一種樂隊。喊喪人。照料於喪幔。左右白幔中。便是一羣孝子孫。男因爲路遠了。却都坐着包車同行。遇着有路祭的去處。便下車匍匐。還須乾嚎幾聲。這是大戶人家的規矩。禮節。棺前有一個撒紙錢的。說是特從北京僱了來的。能一手把一寸多厚的一疊茶杯口大小的白紙錢。向上一

腿足有兩丈多高，紛紛四散落下，宛似一羣白蝶翔空飛舞。一般煞是好看。這是當年二少爺在北京看見有的記在肚裏。如今竟實行來點綴。九太爺的大殯棺上罩着大紅緞繡花壓金的棺罩。六十四名橫夫扛着。據說也是從北京僱來的。說這種扛棺材的法子能使九太爺比生時坐的轎子還舒服。這話大概是位曾經看過的人說的。棺材後面有許多金爪鉞斧朝天鑊等。却用藍白二色綢帶連絡拴着。有人說這件玩意叫做「後擁」。以後便是繁白彩的。

汽車馬車和親友送喪的車輛約摸也有百多輛。前後足足的佔了三里多路。這一筆花消。也要費去七八萬圓。要算是九太爺一世中花費最多最闊的一次了。傍邊看大出要的都點頭說：「不枉吉。九太爺是一位上千萬的大財主。身後還有這等的威風榮耀啊。」

郵局得一函封面書寄摸飯蓋肉某某綠衣使者無從投遞。後忽大悟。蓋寄模範監獄也。

獄也。

際雲。

● 僧僧取竹

逸梅

蒼筤堰。開封某縣之小集也。多產竹。故名。某姓有竹山。數處。一日有僧至。乞竹建茅屋。主人許之。問當用幾何。曰百數十莖足矣。主人曰諾。因問何日來取。僧言立刻取之。主人問。主帶幾許人來。曰並不帶人。主人異之。曰隨上人取之可也。僧於是出圖一幅。則儼然主人間之。山且滿山蒼翠皆也。竹因指以示主人。曰某處至某處。擬向君乞之。主人曰可。於是僧出一筆。吮於口。略有墨色。卽向所指定某某處。作一圈。隨合掌。向主人曰謝。檀越賜竹。主人不知其故。僧卽去。是時已夕。陽在山。倦鳥歸林矣。明日主人使僕往山中視之。則某處至某處之竹盡伐去。斧痕宛然。守山者并未聞人聲。巡視山溪。亦不見絲毫痕迹。其後此山竹特茂於他處。云是仙僧來乞取也。

□ 心血之痕

張敏笙

一間久經風雨剝蝕破舊不堪的屋子裏面住着一位面黃骨瘦的著作家。他和這屋子廝守着已經有十年多了。人家都知道他的大名。余快人是一個單身孤客。兩旁的鄰居都因着他沒有女眷。不同他來往。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他屋子裏除了一個年近花甲的老家人。

余快人是一個單身孤客。兩旁的鄰居都因着他沒有女眷。不同他來往。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他屋子裏除了一個年近花甲的老家人。之外都是些沒有生機的東西。平日裏他總是寡言少笑。一無聲息。他的老家人也很知他的脾氣。從沒有去驚擾他過。大家自顧自的做自己的功課。各不相犯。往往在夜深的時候等到。

心血之痕

屋子里靜悄悄地祇有壁上的鐘聲和他心房裏的跳聲。他才一壁想一壁握着筆飛也似的祇管在紙上寫。不過他畢竟用腦的時間多用手的時間少。所以他的手倒沒有受傷而他的腦子却慢慢地愈弄愈壞了。

他所以要做這著作事業的目的並非是爲了經濟上的關係。他常說：『著作事業是神聖的高尚的比甚麼事業都清潔尊貴。』又說：『吾的著作是吾的靈魂吾的身體是吾的軀殼。著作是永生的身體是暫時的所以甯使吾的

身體有病不願吾的著作被污……後來余快人的身體實在支撑不住了。天天睡在床上不是咳嗽便是咯血。口中不住的呻吟着他的老家人見了這一副情形流着淚斷斷續續的說道少爺……平時老奴不是常常勸你少用些功……身體要緊……到現在你弄得這個樣子……叫我怎樣交代地下的一雙主人呢……余快人笑道你也素來知道我是很愛王潔珠小姐的。雖然伊的身體已經嫁人了。但是我相信伊的靈魂總沒有一刻不隨着我……

：說到這兒他頓時氣促又咳了一會嗽才接續說道我呢……也是這樣身體雖然是屬於你少奶奶的祇是吾的心血完全是潔珠小姐的……伊愛吾的著作伊就是愛吾的心血所以我在未死之前把吾的心血都交給了伊：

：說時在枕邊拿出一卷稿子指着說道這是。我最後的幾滴心血你等待我死了之後便把他送到潔珠小姐那兒才是……快人又流淚。道你的少奶奶的爲人十二分賢德我是很敬重伊的伊也念過書的總能原諒我我雖然害了伊終身的幸福却不能怪我因爲這都是時代和環境的關係我死了之後你總要勸伊另嫁他人況且我又沒污伊的身子不能爲了我就挨這寡婦的生活……說着喀喀的咯了許多鮮紅的血那時候他的老家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祇是嗚咽着流淚。

三天之後這間寂靜的屋子裏微微起了一陣婦女哭泣的悲聲余快人的靈魂已離了他的肉身他的夫人站在旁邊祇是痛哭他的意中人拿了他最後的心血竟暈倒在他身上唉潔

珠和他的夫人從此以後都是黑暗的前程了。

新雨初霽信步園林摘佳果食之快活。

淨兒明窗下捧讀好友札子快活。

與世人相接人多以真誠待我快活。

竹樓聽雨快活。

作文任意所之不加雕琢快活。

觀女學生作頑童舞快活。

月下與嬌妻軟語快活。

臨池怡到好處快活。

龔夔石

今人以鐵絲作環形下係碎玻璃數片懸於窗前微風乍起丁東作響其聲幽抑可聽名曰鐵馬然此種製作不知始於何時所謂鐵馬云者究何所取義皆無考證可據後觀唐馮贊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聲帝爲作薄玉龍數十片以絲懸於簷前深宵風起片片相擊聽之與竹聲彷彿所以破后之沈寂也後民間爭效然不敢用龍乃以什駿代之此鐵楓江

□一枝桃

王蘊章

學校未盛行以前吾國教育制度無統系之可言。小康之家輒延師設立私塾。勢厚之家盼其子若孫飛黃騰達爲功名富貴中人更不惜以重金禮聘名師。豐其供養。隆其體制。雖曰師嚴也。高門鼎族廉遠高堂家塾森嚴多守禮法然道尊實亦爲其子若孫計。冀師受此優待時雨。春風盡傳衣鉢。俾門牆桃李能早日欣欣向榮。也。塾以私名自不限入學資格。隣家兒女竹馬四聲。風舅草翁雅善言語。閨中進士遂來不憚。

一枝桃

之稱城上夫人特著異軍之號韻事流傳致多佳話亦有郎情似月妾意如雲蕙汝心堅蓮儂緣薄倘無黃衫客將使紅拂女之一片柔情終付東流逝水者如余幼時所譜之紫琳離合事亦大可令人迴腸盪氣矣紫琳傳介子後人湘江產也父本名族科舉流毒最烈時每有宿學碩儒不肯俯首受繩墨蛾眉淡掃自寫遠山傲骨天生年年作下第秀才視彼多買胭脂畫牡丹者濃塗俗抹七香車五花轎朝出蓬門暮登圓苑邀人敷香粉不自著羅衣戲罷曾無理曲

時妝成只自薰香坐將練比素惟有長歎命宮磨蝎生不逢辰而已紫琳之父學富三餘緣悽一第甫過中年已傷哀樂日惟學信陵君之醇酒婦人以寄其抑鬱不平之氣蓋生當清季目擊時艱居平讀書每以漢宋大學明之東林復社黨人自許既不能竊一命以希時榮復不能施片長以資小試終南無捷徑之媒茅屋有能施片長以資小試終南無捷徑之媒茅屋有天亦翰墨中人生平遭際乃與紫琳之父背道而馳造物弄人殆故設一豎才奇遇之紫琳之

父復設一天驕幸運之清河公子安排定局故示人以烟雲變幻雪嶺墨池因緣各異然而紫琳之父苦矣清河公子少應秋試矮屋中縱筆疾書文成擊節自賞因過隣號生以佳句相詡示文之盡處適當半頁清談方罷詩思忽來更就其餘半頁繕錄五言八韻詩書畢覆視方知漏寫詩題例遭磨勘以違式論名登藍榜不能再入二場懊喪萬端聽其自然徒呼負負而已顧場後竟無恙循例試畢意終忽忽不樂謂雖免指斥鹿鳴之歌終須遲我三年也乃捷報傳

來竟膺魁選自亦莫名其妙後經調查方知前清試卷例付謄錄爲之繕寫謄錄者錄公子文竝適盡半頁轉頁先爲代寫詩題更抽烟管吐納少時徐徐續寫亦竟不知公子之未列詩題也蓋一謄錄生錄卷不止一人文後接詩係一定之手續故不加思索逕於文後接寫詩題原卷達部亦未磨勘冥中若有隱相假手者焉公子旋入都應禮部試同鄉某鉅公方正揆席喜獎掖後進視風雅若第二生命此次會試知必爲總裁欲搜羅名下士盡入珊瑚網內先期

遍請同鄉諸舉子酒酣舉杯屬四座曰老夫耄矣鐘鳴漏盡他無所願惟願本屆杏林雁塔諸君子盡慶登龍老夫亦預有榮也因出新得一周鼎示客鼎銘有眉壽保魯字鉅公手指語同席曰此四字典重矞皇穆然想見鎬洛遺型卽其結構亦可證篆籀之古法諸君勿輕視也因每人各贈一手拓墨本而別時公子同里有一老名士者三十年老舉人終未能從鍾進士游一覽南宮風月鉅公嘗曰當吾世而失斯人何以服天下且龍頭屬老成非得此公如國家開

門顯俊之意何也然慮李廣數奇飛將軍或竟無封侯之骨暗中仍失此猿臂拓贍鼎文隱代關節鉅公之爲某名士計者亦云至矣然某名士落落穆穆雅不以得失繫懷場中鼾臥燭盡三條始匆促完卷鼎文四字久忘腦後獨清河公子刻意經營將四字嵌於文中朗若列眉鉅公獲公子卷自詡老眼無花急置首選旣懼貽人口實抑置第二掀髯笑曰溫嶠甘居第二流當諒老夫苦衷也糊名旣拆乃爲少年新進之清河公子而某名士仍爲下第之劉蕡鉅公歎

曰。是無如命何矣。老夫能衡文不能造命。平生自負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終讓古人笑我。愚耳。公子旣再得意外之幸運。仕途初入風送。滕王前後不及二十年。已濬擢監司宦囊百萬。既富且貴。早賦遂初膝下。只一子延師課讀。督責綦嚴。欲其跨寵騰驤。不墜王謝家聲也。紫琳。

便壺中有聲。訇然秉燭起視。則所失之烟管。早作此君入甕矣。心知鳳起所爲。詰旦厲詞懲斥。鳳起唯唯而已。更閱數日。師忽得家中急報。其夫人染急病。身故炕僵。情深一慟。幾絕。正待掘。擣行李附輪舟回視。含斂忽有麻衣髽髻。號哭奔喪而至者。則其甫歸瑤島仙班之夫人也。彼此覩面各疑。見鬼痛定。言歡渾如。夢寐蓋其夫人。亦得急電知師客死遠來持服也。根究始末悉係鳳起播弄公子。雖以家法嚴治。鳳起引咎。苦師嚴酷。日謀反抗。師吸水烟。一日侵晨失烟袋。之銅管大索不得。盡日不嘗烟味。夜寢溲溺。不遑師去志。已決立與夫人一櫂言歸。後至者。

鑿於前車。覆轍一以寬大爲政。不敢於鳳起稍加詞色。懼其重施頑皮手段。鳳起因得跋扈飛揚。暢所欲爲。同硯中有名芝祥者。公子同族。與鳳起爲昆季。行年齡相若。家貧不足以延師。因過鳳起家附讀。爾雅溫文。與紫琳尤爲沉澀。紫琳稍長。靚妝落雁。雅態驚魚。秉其父遺傳性刻羽引商。若有天授。塾師嘗課諸弟子。屬對芝祥。以秋山人在畫中行。對春水船如天上坐。紫琳以秋來葉有聲。對風定花猶落。塾師激賞不置。次至鳳起。僅能以二三字作聯。程度視芝紫二。

人遠遜。師口占三字。曰綠萼梅。鳳起苦思良久。額上筋痕。根根墳起。作青紫色。汗下如雨。旋對紫琳。端詳少時。對曰。紫琳姊。師怒其不倫。將施夏楚。鳳起聲辯曰。綠鶴吾家婢女。師尊稱之。曰妹。紫琳吾表姊。以姊儻妹。不亦可乎。師以其善。自解釋也。轉一笑而罷。光陰駒隙。日月張弓。紫琳與芝祥年事漸長。耳鬢廝磨。精神上各已深。種情愛之種子。紫琳善作小楷。仿玉版十三行。玉潤珠圓。幾可亂真。芝祥贈以鼠鬚筆。玉蘭紙。芝祥喜作績事。課餘茶罷。偶作折枝花卉。露葉。

風花宛然入妙。紫琳贈以豆青瓷葵花小匣爲穀粉調鉛之用。更出家藏同心玉辟邪。一曰以此鎮紙。不愈於令長鬚赤脚婢。操捧硯拂几之役乎。芝祥謝曰。同心玉固可愛。同心人不更賣。重於玉者萬倍。所以寶此玉者亦因其出自同人所贈耳。紫芝嫣然一笑。意欲報以嬌嗔。秋水明邊。斷霞紅上。脉脉深情。初不知何語而可。惟低首弄帶。故折池畔柳絲。遙擲池中鴛鴦。微吟馮延已詞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接紅杏蕊。此詞妙處究竟何在。乃

累鴛鴦寺主舉以相謔也。芝祥方欲作答。遙覩鳳起。坌息而至。乃匆匆而別。明日芝祥之父至紫琳家求婚。紫琳之母久賞芝祥才調。得婿如。此不負門楣。慨然允之。時鳳起之父已卒。鳳起素視紫琳爲禁鬱。謂娟娟此豸食於我衣。於我卵翼。於我我欲如何。則如何耳。顧於紫琳初無愛憐之誠意。惟如名花照眼。取便采折。食色天性。聊快肉慾而已。忽聞待闕之鴛鴦業作他家之鵝鷄。既妒芝祥之豔福。又憤奪其情場之捕獲。品庭前絳樹移種隣家。一樹春風任人攀折。

意不能堪。又得趨炎附勢者爲之運籌帷幄。於是紫琳深入侯門。芝祥以民黨激烈。份子指名。購捕星夜走匿。隣縣萍飄梗斷。喘息僅存。得保首領已屬萬幸。延津之劍。髀合。何時樂昌之鏡。重圓無望。日惟呵壁。問天冀有古押衙者。爲圓好夢。紫琳爲鳳起錫。禁後爲窮袴。以自衛守身。如玉防意。如城鳳起。百端勸慰。更餌之以金威。之以勢。古井沈波。終不爲動。夜描淚影。日漱愁根。百結柔腸。飾終待盡。時里中有俠客某。佚其姓氏。喜爲人排難解紛。行類大盜。而不操戈矛。

居止禪寺而不披僧服。邑令以貪墨著。曾以事納土豪賄十萬金。詰朝令失鉅金。豪失一耳。各得客書言借。此少加懲創。書不署名。末惟畫桃花一枝。邑中某甲爲富不仁。強汚族婦。中薙之醜。聞者髮指。夜喪其元。以血蘸壁。備述其應受。殺戮未綴。桃花猩紅。如繁英初放。他若某公子。穀家某大吏家失金之案。懸緝至今。粉戶朱門。各留桃花爲記。人之覩桃花者。不寒而慄。盜既無。名遂悉以一枝桃呼之。穠華瓊蕤。中點點有殺人之血。特濟困扶貧。拯危仗義。盜也。而家家戶

祝和靈碧桃種來天上人之橫受冤抑者輒相與咨嗟太息曰安得有一枝桃者爲我吐氣揚眉乎芝祥亦方作是想一日獨坐客邸忽庭際

有人如飛鳥墮背負一姝視之紫琳也驚喜出

意外客曰我一枝桃也曩尊公游幕遼東時曾

有一囚犯罪當死尊公活之此舉所以報也爲我謝尊公僕雲遊四海明日三湘七澤間無僕蹤跡矣天下方大亂且鳳起俗偷暫擣僕威終必謀報公子盍遠行避之芝祥方欲相勞苦客已作飛隼遠颺惟聞檐際有聲颯風如雨而已

芝祥卽日挈紫琳浪遊大江南北壬癸之交余過大連逆旅中遇一姓東者芝祥友也爲余言如此

◎害怕

美孫

姊姊道我拍的那張半身照片要比全身的好得多呢妹妹道還是全身的好姊姊問他什麼原故妹妹道半身的掛在房裏我半夜在被頭裏伸出頭來一看只當是一個半截的矮鬼委實有些害怕咧

◎許曼倩

際雲

許師。溯如人。臯初名。溯字南暨。後改今名。并改字。曼倩。善屬文。十五游庠。少年習於輕薄。以戲一大紳士。女爲學師所斥。學師紳士之故友也。既而棄諸生。改名納粟入北闈。中副車。留京館某。尙書家。明年恩科。再試登第。連捷選庶。常猶未娶也。大紳士者。尙書之表弟也。尙書既器重。曼倩遂爲其表姪。女作冰上人。許字之。卽前爲所戲者。旣成婚。曼倩贈以詩云。知己相逢倏五年。漫云忝列玉堂仙。當時幸有冷官怒一激。翻成白首緣。女和詩云。憶昔郎君未冠年。天台一笑覓神仙。今朝重顧珊瑚影。應識劉晨有宿緣。聞係清嘉慶。季年事江南北。豔皆稱之。

新時代之國文成績學生文庫

全書三冊價洋九角

▲本書特色錄下

(一)論說：則思想新穎卓識紛陳

逸趣橫生

新時代國文大觀

甲集一冊價洋三角

(二)記敍：則窮形盡相
吐詞雋妙

跌宕風流

新時代國文大觀

乙集二冊價洋六角

(三)書翰：則逸趣橫生
繪色神情欲活

最近全國各省男女各校
國文國語成績，以新時代之
眼光·擇尤精選·匯集成編

新時代國文精華

以上各書照碼
七折外埠函購

寄費加一

不啻學生諸君·應時解渴清心提

郵票代洋

神之案頭鮮葉·異地切磋，溝通

十足通用

情誼·確足增青年競爭之雄心·促現

代文學之進步·誠為新時代學生·課

外需要之唯一讀物·

全國學成績國語文精華

全書一冊價洋四角

全國學成績國語文精華

全書一冊價洋三角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新版

新時代文化大學觀

- 本局應世界之潮流
- 謀教育之發展
- 特聘名人•編輯新
- 時代文學大觀一書
- 用^新時代之眼光
- 編選歷代詩文之
- 精華•以最精卓之
- 識力•採集當代文
- 豪之著作•文言卽
- 駢散詩歌•無體不
- 備•白話卽演講小
- 說•有美皆收•讀
- 此一編•勝讀文學
- 書百種•購此一編
- 勝購雜誌千帙•

▲ 欲求腦筋活潑者不可不讀！
▲ 欲求思想出新者不可不讀！
▲ 欲求辦事得法者不可不讀！
▲ 欲求處世勝利者不可不讀！

集用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文選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書信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演講集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再版重編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廣註						
駢紀事文	說文	論說	文	文	文	文
書翰體文	修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古今詩文	修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自讀
本	價洋六角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價洋五角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價洋四角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書二冊

全十四冊
分裝兩匣
價洋五元
一角實售
三元六角

(用通足十洋代票郵一加費寄購函埠外)

書新版出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 嫁前之日記

陸律西

時值清和風薰。日麗某處巨廈中。燈綵密布。笙管悠揚。過者皆曰此富紳金某之子雲林與顧擗芬女士結婚之期也。金某交游素廣。男女賓到者數百人。列坐廳事左右殆滿。因兩姓主婚人皆習於舊俗。而兩新人又皆自幼入校受有文明教育者。故此次所行婚禮參用新舊兩法。伴爭向新娘賀喜。擗芬不堪其囂。避入己室。緊閉其戶。雖外間鼓樂喧譁。概若不預。已事手持

舊詩箋一紙向窗前觀看似有無限低回者忽微風一陣從牕隙吹來擗芬回眸略顧則見案上小冊一本已爲風吹開數葉蓋自己舊年所書之日記也擗芬頓有所觸取而視之則翻出之處適爲二月初一日其下注云此爲余與琬哥相見之第一日其後尙有端楷數行紙短情長故所書皆細若繩頭『其語云琬哥者何余同校生也姓章氏與余年相若彼與余初無瓜葛而一面之後卽傾肺腑卽余在戚畹中所見男子亦多初無情愫不知何以一遇琬哥便若

含有無限留戀者卽同一寒暄語出自琬哥口中似句句皆含有深意余自亦不解不知琬哥對於余亦有此感想否更不知琬哥能體會余對於彼有此感想否』擗芬閱至此微喟曰余記此蓋欲留待他日將以面質琬哥者而今已矣

又信手繙至二月十二日記云『今日爲俗傳花朝日琬哥一早驅甸車來約余至花神廟游覽本年節序較早桃花已盛開琬哥親往折得一枝持以贈余余含羞不遽接婢子珠圓恐琬

哥懷慚卽趨前代接且聲言致謝至今思之悔不親接使琬哥一快意也『三月初三日爲蟠桃大會期觀者萬人空巷余素性喜靜惡囂本不欲往觀因恐辜琬哥之望卽亦靚妝而出

吸。烟。者。跡。似。冒。昧。而。琬。哥。則。從。容。接。烟。吸。之。盡。
一枝津津然若有餘味者』

五月初五日記云『今日爲端陽節校中照例放假琬哥前數日面約余午後在公園會晤而至門前立少頃果見琬哥緩步而來向余微笑蓋其欣幸之情不能自掩也彼平日亦喜閉戶令余同往余聞命知無可解免又苦乏分身術甚爲焦急因略事周旋卽託辭謂有姊妹行約余至其家研究學術旣已允之未便失信請先琬哥笑曰余今日往返此門前已四五次矣余爲之赧然不知如何始能愜彼意倉猝間以手歸顧余生平未曾作誑語言時面色忸怩微露張皇之意似已爲父窺破深滋不悅幸當時並中所持香烟授之及旣遞出忽念及彼乃素不

未見阻。祇徵領其首。余心雖不安。此時更無他法。只有俟異日徐圖補救。即匆匆至公園。則琬忘情戲以織女比。余以牛郎自比。余聞言怒斥。哥已先在因告以來遲之故。彼但笑曰。吾約妹來。亦無他事。不過眼前風景。須與吾妹同賞之。始覺其可樂耳。」擷芬閱至此。即注於其後云。

「七月七日爲雙星渡河節。琬哥來暢談歡洽。是余兩人之情誼似又更進一層矣。」又注云。此後無甚可紀之事。不意駒光易逝。樂極生悲。此時余兩人蓋已爲情絲所縛。然彼時並不自知。只覺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顧踪跡雖密。此心可白。其無他。卽見面後。亦只商量所學。質疑問難。從不作蕩檢踰閑之想。亦未作一狎亵語。倘有不信者。請觀吾七夕日記。

性古執違認爲情書呼余至前大加斥責並向余訂有約法三章一永不許再與章姓往來一此後不得出閨門一步一不許再與外界通信嗟乎此等專制奇酷之條件既出不啻向吾二人宣布死刑而余與琬哥見面之緣絕矣一回憶吾二人相識僅十閱月其中除假期及有特別事故外固無日不見而得聚首談心者僅有十餘次琬哥已恨會少離多幾欲瘦減腰圍此時一別半載彼將如何消受耶乃吾父遽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爲余訂姻金氏彼聞之又

將作何感想耶余此時倘若不從惟有一死而已但余與琬哥旣無婚姻之約死復何名且吾父視之更不啻於前此之情書自畫供招吾又何能死將忍然而覓吾閨房之樂耶吾又何以對琬哥思至此又見盒中琬哥見贈物品觸目皆是不覺涕泗交頤正無可爲計婢子珠圓帶同喜嬪人等推門而入曰時已不早請姑娘喜嬪等以爲新娘之常態司空見慣卽草草代爲妝裹擁掖登輿而去擗芬自思舊俗女子於

出閣時例須痛哭以人生欣慰之事乃作此無疾之呻不知其何來此急淚若吾今日者乃真可慟矣余惟有犧牲此前途幸福以報琬哥耳計既定心轉泰然

金府此時盼望殊切探報之使接踵於途忽見綵輿臨門如至寶從天而降一切典禮均甚草草來賓亦興致闌珊匆匆散去新郎入洞房見樺燭高燒新人方凝妝而坐卽亦不暇他顧遽上前呼曰芬妹久不見今日苦卿矣擷芬本抱定不聞不見宗至旨此聞聲大詫急回顧曰汝

之託名耳吾自見拒於尊甫之後知仍用原名求婚必不見許幸吾幼時曾嗣於舅氏名下卽用吾舅氏族特浼冰人前往致詞蓋深知若輩性質善於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何況僅止更易姓名吾故利用之竟蒙岳父俞允以成此百年之好擷芬泣曰君弄此狡猾何不先告致余生死兩難今日幾不得面君矣琬卿曰吾於納采

之先。卽有函約。卿面談。嗣見久無音耗。知已入嚴父之手。倘再明言爲彼所見。必致功敗垂成。故甯稍忍。須臾。蓋此事。關繫至鉅。倘不能得卿者。吾惟有終鱗已耳。言已。攜手入幃。解衣時。見撒芬。身着窮袴。深感其用情之摯。伉儷乃益篤。云。

◎離女師校

惜花

慘澹經營。春復秋到。頭終竟。是虛漚窗前。
疏影蕭蕭。竹歲益兒孫。勢轉遯。

◎盜愛名畫

際雲

王元熙。未著名時。其畫早已深得古人神髓。其友張某。曾請元熙畫日冷青松圖。懶於壁。一夕盜入其室。方搜箱篋。張某匿廚下。不敢出。婦女輩皆啓後扉而逃。既而盜乃捲將去。見書室中懸王元熙畫細觀半晌。乃下。不見他物。亂堆桌上。因喚婦女等歸。遂檢之。果未失一物也。某聞之。不敢聲盜。旣去。徐至書室中。視畫件。已不見。他物多矣。張

◎丘八先生攷

鄭逸梅

先。軍。生。度。小。爲。三。先。六。俗。皆。
先。官。者。矣。兒。位。先。生。連。續。讀。之。兵。書。合。體。未。之。合。也。兵。字。本。取。兩。手。拱。執。一。斤。斧。也。兵。器。也。今。姑。不。論。但。言。丘。法。
又。試。固。佛。也。老。也。其。氣。息。固。歷。歷。者。如。數。鄰。子。知。官。道。是。也。兵。士。之。幼。稚。不。待。言。也。則。今。之。兵。士。固。已。有。其。幼。稚。豪。及。小。兒。稱。師。生。八。於。
優。爲。一。問。之。亦。得。其。特。殊。之。智。識。而。其。他。程。度。之。長。今。本。兵。耳。夫。萇。宏。師。裏。鄰。子。老。佛。項。橐。及。辯。日。之。兩。人。耳。俗。稱。丘。法。
之。矣。丘。八。先。生。惟。一。端。八。先。生。者。何。人。也。余。應。之。曰。八。先。生。者。非。一。人。乃。八。人。耳。俗。稱。丘。法。
歷。歷。者。如。數。鄰。子。知。官。道。是。也。兵。士。之。幼。稚。不。待。言。也。則。今。之。兵。士。固。已。有。其。幼。稚。豪。及。小。兒。稱。師。生。八。於。
先。生。不。已。勝。任。且。口。琴。又。其。長。技。而。軍。樂。則。又。唯。唯。習。於。上。級。舊。習。未。除。幼。稚。豪。及。小。兒。稱。師。生。八。於。
數。鄰。子。知。官。道。是。也。兵。士。之。幼。稚。不。待。言。也。則。今。之。兵。士。固。已。有。其。幼。稚。豪。及。小。兒。稱。師。生。八。於。
鄭。逸。梅。

□ 愛河障石

張枕綠

諸位別以我爲有了佳偶慣說矯情的話。那是眞理不是個人一時的觀念。麼人生本有什麼意味呢？富貴貧賤悲歡哀樂都是極暫的。況且未來的不可確知。過去的已成陳跡。人生一世。究竟忙些甚麼？不過我們既然無因而生。愛情却有因——就爲維持生命和一切世事。伏在我們的心坎裏。不一定是心坎。總是我們看不見。不分親疏。不別友敵。男女之間更易劇烈。到

見的却能隨時發生作用的所在。不然。即使我們偶然有生做父母的。沒得我們的孝敬。怎肯慨然分出他們所享的一部份來供給我們。並且犧牲光陰心力撫養我們。使我們得長大成人呢？這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例據麼？你們還試考。查歷古。到今。愛情的痕跡當信發生作用時。竟不分親疏。不別友敵。男女之間更易劇烈。到

那完全不可遏止之際勢當有一種互慰的表示。否則就有意外的危險立刻遭逢所謂互慰的表示。結婚不是最適當的麼我們既爲人類的繼續者因此續延後來人類的一脈世事終於無極我們涉足入世就在愛河裏度生活却很有多人卽至老死還不覺得但教他們試一尋思有不悟到愛情之爲物至强有力互生不息凡所作用都是奇妙不可思議的麼不過也有一班人偏要遏止男女間的愛情至少使不至於劇烈就視結婚爲不必要抱着所謂獨身。

主義我終不承認那是思想高超的表示只以爲是怪癖罷了怪癖麼也未必全是記得那一年冬裏我爲着一件不可免的事隻身到吳淞鄉間去事情辦完了上鎮已在晚上七八點鐘光景那時候淞滬鐵路尙未畢辦趕不及回上海了幸虧我曾預爲地步就按覓我那一個朋友的介紹信上的地址那個所在是三間平屋靠近市梢却不和市屋毗連我諒知無誤舉起微殞的手指來撞門只聽得裏面脚步移動的聲音徐近門來小門門一撥單門隨啓一道很

明的燈光衝出門來。一個老年人立在光中似乎很用力的向門外暗處望道「是誰？」他一時沒有瞧見我。我疾忙跨進門去使他可見。同時問道「老伯。你就是季老伯麼？」那老人點了點頭却直注視我的臉子似乎感得面不相識。兼蓄着探問來意的樣子我就掏出介紹信來授給他告訴他我是某某在我的好朋友。某處會見過你的妙畫這次我因有事到吳淞來喜是一個謁見高賢的機會所以請那朋友寫這介紹信他的臉頰上現真誠歡迎之容。

說他也會聽得我的名字教我裏面去坐隨手關門撥上門兒移燈同我到隔室裏去放燈在一隻靠壁長桌的原處將那亂攤在桌上的紙張堆聚在一起塞向牀底下去較慎的捲起那張未完的大幅畫紙擱在一旁推開筆硯順手倒茶給我更爲我取一把椅兒放在桌旁形狀十分忙碌。隨後他自己也靠桌坐了展信略看我在旁見他帶着皮帽穿着布面羔皮袍子舉手時袖底微有些墨漬他的面部很是清白目光看小字也有一尺多遠只在那一部半尺長。

純白的鬚髮上可見得他定有七十多歲了在他染着雜色的小指長甲上顯出他是一個畫家看他端嚴的坐態清淨的指頭皮猜測他是沒有惡嗜好的他將信塞入衣袋問我吃過了晚飯沒有我實說沒有他說他剛纔吃過飯當尙熱恐怕殘肴已冷了就另點了一段洋燭同我越過正中一間到那右邊灶屋裏去胡亂搬陳在破桌上吃了一頓重復同回左室臥室也是畫室燭恰燃盡他把餘燼丟在痰盂裏又燉了一滿鍋水在着地的洋爐上滾了續續冲茶。

我們兩人高談文學和畫學起來話機百轉層出無窮但我很疑他如此年高什麼一個後嗣都不在近身就乘勢問他家中有多少人他說他是一個獨養子他父親又早死了他自在二十八歲上死了母親直到如今是一個單獨的身子只也算不得完全單獨他常有僮兒作伴的現在那個僮兒因事暫回家去他才單獨了我疑問道「你是守獨身主義的麼」他很尷尬的回答道「是的不過那實非我所願」我不禁直問道「或者小年時爲了經濟關係麼」

他微笑道：「不。我少年時正有錢呢。我承有很足夠的遺產過了三十歲後結交在朋友面上。不少被人拖欠不還的。也不少自己生性豪爽。不屑計較銖銅。被人暗中吞沒的。也不少多年只化不賺。境況才逐漸低落了。幸虧現在還可仗着賣畫度日。也是少年時儲蓄着些隨身本領的好處。」他察看我的神色。知我尚有問句。在後接着預解我的疑惑。

『像我這麼大的年紀。應該絕口不談愛情的故事了。可是我在少年時感受多少艱難。即便死了。那種種影事。當也像照相般的長印在我。的靈魂上咧。我每一涉思懊恨。幾至於流淚。但也不會把心頭事講給不論誰。何聽。今天遇見了。你有分教我這個強守獨身主義的理由。近年來沒人知道的。却重將宣佈了。

我要講我的情史。許多失敗的情史。不單是一段。那或不免於過濫之譏。但倘其中有一段是成功的。就也省了繼續發生的事件了。處境如此。我父或能邀人原諒罷。

一個和我同班的學生。他家和我家相離不過五六個門面。那時我家的住宅也在這鎮上，却大得許多哩。我和那同學早出暮歸，順路同行，既多接近的機會，自然友誼加增。逢着星期日，不是他到我家來閒談，就是我到他家去閒逛。他很會說話，又很文雅，容貌也長得很清秀，所以我的母親也很喜歡他。常對我說：「你交這樣的朋友才不錯哩。」我到他家去慣了，他家中人也不避嫌了。他有一個寡嫂，年才二十左右，品貌果然不錯，學問更是精博。伊有時旁聽，我就將一首詠卓文君的詩講述給伊聽，詩意

我們研究學問的話也發揮些議論，或是指正我們一句話一個字都足使我佩服。我在伊叔叔回處知道伊在十七歲上嫁過來，過了一年多就死丈夫，守寡至今，也已一年多了。後來越是我當着伊面也說那些只有家庭中可談的話。伊當我是自家人了，不過我只敢敬伊。除了敬伊還有甚麼念頭可想呢？有一天我告訴我母親說我同學的嫂子做得好詩，近來有幾首做得更好了。我母親教我背講一二首出來。我就將一首詠卓文君的詩講述給伊聽，詩意

是說卓文君雖是多情也幸相如的環境足以成就那段風流佳話這首是那同學的嫂子獨寫給我看的我認為是一種意思的表示所以積了幾天有意要使我母親知道或者運氣好奏上一陣堅決的話可以打動老人家愛子之心免除了千載遺傳下來的舊觀念接受人家譏罵却成就了一件人家不敢幹的合理事情我母親懂得那段故事的知我是有爲而發盤問了我一番說我癡了不然定是戲言可是依然平常十分反對西醫那時眼看中醫是靠不敢視為戲言從此禁止我不許和那個同學住只只得存了一試之心順從了我不過吳淞

來往了

過了三年多我忽然害了一場大病我記得是喉症是的正是喉症那位林小姐還每天替我漱三次喉嚨呢我病在家中遍請名醫都不過吹些喉藥開一張藥方吃了下肚毫不見效反而寒熱加重喉中白點化大了一連過了半個月光景我想長此因循凶多吉少了不如用西法醫治或還有希望我把意見告訴母親母親雖然平常十分反對西醫那時眼看中醫是靠不

是沒有專門的西醫。倘到上海去請來費用既大。還須耽擱時刻。我就打定主意到淞濱醫院去求治。我知道那邊是有西人診病的。即刻坐轎前往。包了一間頭等病房。起初一個英國婦人時常來看察我的病情。到後來長是林小姐。人時常來看察我的病情。到後來長是林小姐。寂寞了就想起什麼。林小姐還不來呢。有時想來施行醫務。那英國婦人難得來了我的病勢。果然日見減輕。我也安心靜養。不像病在家中。時那麼樣。不是納悶便是煩躁了。林小姐來察問。病情動手治療。詳細而又謹慎。使我格外信託。伊雖年紀在三十以外。面容又長得醜些。講

起話來却溫柔和愛。一個一個字音清晰非凡。不像那班年輕浮躁的女子們連好好講話的工夫都沒有。既沒次序。又零斷急促。在伊的談吐上可見伊是學問很有根底的。我有時感得人時常來看察我的病情。到後來長是林小姐。寂寞了就想起什麼。林小姐還不來呢。有時想來施行醫務。那英國婦人難得來了我的病勢。昨天伊爲何只來兩次呢。有時往後再一索想。記得伊每天來察問的次數。只多不少的自信。當是病中記憶力弱了。在那互相習慣的適當時間。伊察問病狀之餘。連帶着察問我的家世。和自身的歷史了。我很喜歡伊和我談話。自然

禮無不答也。細細還問伊。知伊是蘇州人。少時節畢業於高等小學後。廢學了好久。直到二十三四歲才重進中學。更習醫科。到這醫院裏來服務已有三年了。伊在那兩三年中做了兩部醫學研究的書籍。伊拿來給我看。我雖有許多地方不能明瞭。對於淺近的中西醫理却能知道。伊很多悟會發明。伊也會做很有意味的小說。具有悲天憫人之概。登載在雜誌報紙中。還多只恐怕你們不知道。從前小說界中有這一位女客串了。那時伊知道我會繪畫。也常和我談。

論中西畫法的異同點和優劣點。對於畫學又似有些研究的。我進院不滿三個星期。喉中白點已全化去。不過尙餘一些紅勢。寒熱也淡得幾乎沒有了。林小姐和我也談得入港感情。融洽了。只我很是疑惑。爲何伊年紀這樣大了。却還是一個小姐呢。我乘便問伊廢學復學的緣故。想仗這條話路上探聽得知。果然伊告訴我。伊的父親的頑固頭腦不脫老年人的常例。當伊十四五歲時。小學畢業之後。原曾苦苦的求伊父親讓伊升學。只伊父親說。女孩子家年

紀逐漸長大不便天天到外邊去居家帮助母親料理家務正大有用處呢後來伊就只顧在家做粗生活餘時又忙着做些自身的針線生活連得溫書的工夫都沒得了伊父親還自認是個明白人想將伊的婚事及早定當了安慰自己並安慰伊所以有人來提說親事請出小八字他總肯的不過四五年中連有幾十頭的小八字請出却都陸續退了回來據有幾個至親想做媒的說伊的八字太劣了既尅丈夫和公婆還要大敗夫家咧異口同聲如此說法別

起的人家當也是因此原故打消婚意了伊父親沒怨處只有時常沒來由的怨伊母親老夫妻倆往往爲着小事情拌口舌伊知道父親爲了伊才不快意所以也長是憂悶幾番曾起短見想出於自殺一途以解除雙親的惡感到了二十歲上父親死去二十三歲母親又死了伊很不願靠伊的伯父過活立定主意重復求學求得自立的本領就任憑伊伯父將父親的遺產管領了去自己帶了足夠的錢財就學了直到現在的地位才達到自立的目的了我聽了

伊這番訴述的話不禁起了代伊憐惜之心。只
伊話中雖有許多憤懣待慰之意，我怎樣安慰。
伊才適當呢？我知道伊很屬意於我，我也真心
願得這樣的一個做我的長伴。沒有絲些嫌惡
的意思。這事可由我獨斷獨行麼？我有母親在
我何能不通過伊徵求伊的同意？媳婦的美貌
還在其次，年齡的差遠還在其次。那第一種取
決的手續就是合算八字。我母親倘聽得林小姐
姐八字怎樣凶惡不祥的話，肯讓媳婦尅兒子。
和自身麼？這事可以免談。那就免了。念頭罷，所

以我不能安慰他。但作困難的表示了。又過了一
星期，我病好出院後，在談話之間，編造一段
新聞，講給我母親聽說：我有一個朋友和一個
年紀較大的女子結婚，他家是不合八字，不選
婚日的。我母親果然大示反對，說現在的新法
愈出愈奇，竟連婚姻大事都含糊辦理了。萬一
將來有甚衝尅，他們當才後悔莫及咧。

我年有二十一歲了。我的母親對於我的婚事
也着急起來了。親朋紛紛請八字來的。我母親
總不惜費了許多送給算命人的錢，預備得到

一個稱心適意的媳婦老人家謀得賢媳的熱

不免傷伊的心。現在我雖要向那本心愛我的

心正不比少年人謀得良妻的弱呢。可是有幾

母親賠罪也來不及了。

頭親事我母親認為合格了來徵求我的同意。時我總表示反對就是伊有時想强迫我也用激烈的言行對付伊那和我毫無關係的人怎可慕然間扯在一起同度一生呢幸虧我年齡大了些我母親還不能十分專制不然我可要被伊斷送幸福了現在我雖也沒有匹偶但那清靜的福氣我已享得夠了不過我想起了那時實在是偏激得過分了任性說着暴烈的話。

我的外家是在松江的我母親嫁後難得回娘家去。自我父親死後家中大小事件都由母親主理所以益發沒閒去走動了那年上我表兄的獨養女叫做翠琴的年才十六歲從松江轉到上海的一個中學裏去讀書在暑期中到吳淞來休玩並敍久闊的親情我母親自然格外熱誠招待伊替伊收拾出一間光線充足的房間來預備伊高興時可以溫書又敍我陪伊

各處去走走。一地有一地的情形。別方人來遊。察。自有一種新趣。我那表姪女遊察得夠了。每晚涼時候洗澡已畢。總要我陪到海邊去賞看遠景。呼吸清氣。我母親以爲我倆有長幼之分。所以也不必避嫌了。避嫌本是什麼一回事呢。男女之間所避的嫌疑無非是愛情不道。伊偏愛上我了。伊完全抱着天真過日子。要說就說。要行就行。沒有絲些扭捏的像伊這樣年紀的女子。大概都把孩子所有的爽直脾氣變化去了。獨伊仍還保存着我怎不也愛伊。我情願。

保護伊使伊的天真長在我。又願和伊同化。漸揭去我面具式的習慣。有一天伊同我在堤上。立着竟把願意嫁我的意見直訴出來了。我怎樣答伊呢。說「可」果是心願。只其間有長幼之分。我豈不知那不又是一個障礙麼。說「不可」却又萬萬不願。萬萬不願。我只得把旁的。話插入預備混過去。那時伊的臉上現着懊喪。之色。分明是責我的狡詐。咳。我真是狡詐。即使我不承認。又怎樣自解呢。當翠琴臨去的隔夜。我用了全身氣力。奏當兒。却。又。不順的私對母。

親說道：「翠琴倒不錯呢！」我母親掉頭不顧。說道：「你又來了。伊是你的誰？是你的姪女呀？」咳！難道沒有弄明白我和伊的稱呼麼？不過那個稱呼從此永無改變之期了。後來翠琴在校中還常寫信給我。我索性不一置答，免得念念不忘。

當我母親死的隔年，我已多年不和女子們有親密的交接了。那時我由父執的引荐在北京當一個小小差使。也已三年光景了。忽有一個北京女子宣講團中的中堅份子叫做季秀明。

的和我因友誼的關係，遂而發生愛情作用了。伊是本地人，曾受高等教育。那個宣講團也是伊所發起的。在京很有作爲。不過伊偏也姓季。過那時我會有自主和伊結婚之念，但終以瞞我當時我會有自主和伊結婚之念，但終以瞞我母親行事爲不當。所以寫信告訴我母親。作慎重的請求。附着多方解釋。過了十多天。母親的回信來了。我還記得。信中有一段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同姓不偶。古聖所訓。汝母方念切抱孫。曷容聯同姓之姻。而坐視其無後。還望吾兒三思。聽我作主爲汝擇偶。」我怎敢決

裂母子間的和愛。怎當得起社會的指摘？我惟有服從，但我終不讓我母親專攬我的婚姻大事。尚算不得孝子咧！雖然我母親也只是一個舊習慣的代表者罷了。

明年我母病重，我得信趕歸送伊的終，就輾轉至於今日兩鬢添霜，依舊一身無伴。唉！我的獨身主義，不過發於偏激的觀念罷了，那算得什麼？

（

愛河障石

長了當時我也似受了催眠術一般，兀自沈思。忽聽得鐘鳴二下，才知入夜已深，覺得我倆相對發呆的情狀，煞是可笑，就請主人賜我臥處，預備明天趕早動身。

——

——

——

——

◎學舌

逸

琴

一人擅口技，嘗聞居一室，忽作犬吠，忽作牛鳴，忽作羊叫，忽作馬嘶，有過其戶者，幾疑個中爲遊牧場也。近窺之，惟見一人，面壁獨坐，撮口作聲而已。因嘆曰：此真所謂人頭畜鳴。

一五

● 耽悵拾點

際雲

梨花里柳亞子風流跌宕不可一世於半蘭主人處見其自寫近作摘其點詩
以補快活餘白彩雲詞云尹邢並世見風流敢說蛾眉貉一丘盧後王前原定
牛恩李怨各無尤沾泥莫笑康成婢啖芋誰爲鄴國侯最是江東兩詞客石定
論榴裙下早低頭飛飛題壁斷腸詞三百年來想見之豈意閨中傳一脈依然漢
竟偎依有裙下早低頭飛飛題壁斷腸詞三百年來想見之豈意閨中傳一脈依然漢
是諸姬玉顏留量肥增媚絮語能挑慧亦稀只惜香巢三窟香未能排闥與
芊蘚朱顏葳蕤幸託慈雲護辛苦終擣蘿屋難聞說鄰娃成早嫁七香金犧夢畢
好掛珠簾終年織七襄穿針甯爲嫁衣忙蘆蕪門巷三更月楊柳樓台五夜霜
綿讀之令人愁慮都消打鴛鴦低眉欲說生公法便散天花滿道場清麗

□自由女

許指嚴

英雄造時勢不但是鬚眉男子的事還須得着一個聰明美麗的女子在裏頭那末就是人人注目的段佳話了若照我們中國舊歷史上看來雖然也有那紅線隱娘梁紅玉秦良玉等輩可稱英雄但終覺得偶然一現不是離奇怪誕便是有所憑藉算不得造時勢的英雄不過英雄的一小局部給時勢造出來的罷了自

從光復以後各大商埠以及那交通繁盛地方首先打開風氣便把那幾千年的牢守習慣漸漸破壞實在已是醞釀得許久一日爆發起來自然大放色彩這當兒女界裏面便有偉人奇事出現若把他的內容詳述起來煞是好看只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哦有了猛記得個西園主人他是中國第一自由都會裏的第一

自由女神

自由花姓名叫做白作英

白作英的產生來歷却是不小地方是稱得山
清水秀家世是當得名門望族祖父做過前清
一品大員父親也做過幾任府縣他母親更是
一位將種倘若是穿巾戴帽的女孩兒家早
已封侯襲爵了他父母單生這一位千金下面
還有三個兄弟年齡幼稚所以把這作英就當
是個長男雖在沒有光復以前却已不纏足不
三縷梳頭半截穿衣也不關閉在閨房裏形式
上是完全和男子平等了至於精神上呢因爲

到學堂裏去讀書飽受新文化便把他思想言論都改造了作英就不肯到女學堂裏去讀書自己作主跑到什麼大華學校裏去插班這大華學校是新中國主人辦的本來主張男女同校聽見白作英的議論透達極為贊成但是他父親頗加阻攔後來好容易由他母親調停承認那朝出晚歸的一種緊要條件父親方才允了從此白作英便做了大華學校的高才生過了兩年白作英還沒畢業革命軍忽然起義於是校長黃復漢開會演說大旨說我們漢族

光復的時機已到我們理應犧牲求學的光陰。前往助戰推倒專制惡政府此時何時還不快。醒麼還不快奮臂麼這當兒早已激動了白作英聽了這話跳起來大聲道我願充個先鋒並首先捐餉銀一萬兩只這兩句話早把黃校長。佩服得他五體投地一般同學也沒一個不噴。噴歎賞眼睛裏要看看白作英耳朵裏要聽聽白作英走步路說句話都有個白作英做榜樣。這當兒黃校長組織了學生救國團自己做了團長當然公推白作英做副團長一男一女一

師一生年紀性情學問宗旨却不相上下愈覺得水乳交融又是患難之中同甘共苦那一種感恩知已情投意洽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天出兵到江邊攻戰敵兵來得強盛前隊有些失利黃復漢不免膽怯意欲退後紮營白作英挺着肚子道我們這回必須抱着有進無退的念頭死也是分內的事倘若戰敗回家總沒面目見人不如快些向前的好黃生被他一砲直打過來黃生方才踏上船頭那船被砲浪

一激一箇翻身立脚不穩竟翻進水裏去了。

白作英見黃生這一來是爲着自己一句話拚了一條性命心裏有些對他不起便也向水裏一跳旁邊的人都喊着「快些救命」其中有兩個熟水性的便到水裏去摸摸幸喜灘淺水平居然一箇抱一箇救了出來吐去幾口水沒有喪生從此黃白的感情愈加密切起來天從人願大功告成光復河山論功行賞黃復漢做了大都督的參謀長白作英也做了女子參戰團的團長兼大都督府秘書算是女界的破天荒。

白作英的父親在革命時代受驚成病不久便一命嗚呼作英爲國忘家便也不把哀毀的事放在心上只手臂上挽了一方黑紗做個紀念就算了等到功成名立方才開弔出娶大大的排場了一番照作英母親的意見曉得作英和黃生要好自然應該正式結婚偏偏作英不從說父親在日已當我是男子我也把男子自待若嫁到別人家去我狠不願若贅增在家又沒相當的人物黃生是獨子兼祧斷不肯招贅

到人家去的。況且現在國是未定，南北爭鋒，正是女英雄盡力國事之時，何必專在嫁娶上面用功夫呢？我最佩服西洋的新社會主義，男子主張公妻，可免家室之累，好教人人多用些心力，在公共社會事業上面，女子也是如此。既是公妻，自然公夫。男女婚姻的事，一切公開，豈不是真正的婚姻改良嗎？他母親聽了作英的話，當然有些尷尬，只是新式文明的女英雄，誰都不欽佩他，欣羨他，世道既然變更，舊花樣已是不通行的了。辨也辨他不過，索性由他去攬罷。

從此白作英便自由處置對付黃生的交際，仍是若離若合，光景黃生幾番探問終身事情，作英總是海闊天空，一場議論，有時便把公夫公妻的主義發揮出來，黃生起初聽了，也極贊成，但是男女的愛情畢竟是種專利品的性質，有了我便不容再有他。所以西洋各國提倡一夫一妻是最正當的，假如中國通行多妻制，那末爭風妬穀的案屢見迭出，就是尋常家庭，也不能和睦快活。若是多夫制度，那種紛擾情形，更和多妻一樣。照此理論，那黃生自然不知不

覺的厭惡。作英起來當初見他廣交還接下自己意氣原諒他天性伉爽後來覺得他和自己的情分清淡許多了不由的酸素作用發酵起來這也是越疑心越是有鬼的一種理由在作英不過守着自由平等主義隨分待遇黃生是從前第一知己當然比較的密切幾分自以爲很有分寸然而黃生却把專利品的念頭橫梗胸中很不願意作英這樣濫交有這兩箇距離的起點自然一天一天參商起來了。

文餘興便是喝酒吃菜酒須上等紹興遠年花雕菜須中西名廚精饌他的朋友裏面有一樣合他的意就可和他結交他辦公鐘點是有一定過了鐘點不是在空曠的馬路上跑馬就是彈子房裏面頑耍一到晚間那踪跡就大半在酒樓菜館裏面了有些文人和他訂交贈他許多白話詩文他也喜歡酬答興致來了一霎時便寫了幾篇他的絕頂聰明雖沒刻賞功夫却也狠過得去最初黃復漢合他唱和狠多後白作英最喜歡的是跑馬打彈做新體白話詩來慢慢的疏淡了黃復漢是結婚的熱度狠高

的曉得作英是無驕之馬，決計受不來束縛。只得另想別法。不多幾時就看中了一位什麼女學生，情投意洽。比那和作英要好的當兒還要加上幾分濃厚。作英也有些風聲了。有一天在另一爿東園菜館裏喝酒作樂。這天作英所請的客，却都是女界姊妹們。沒一箇男賓在內。忽然聽見隔壁有熟人的聲音。仔細一聽，分明是黃復漢裏頭却有女人聲。夾着作英心動走過去。一張果然黃生同一位賽蘭女士並肩坐着。旁邊還有兩位朋友。一箇宋爲霖。一箇張雲沛。

都是從前舊部同黃白二人最要好的。如今却助黃生拉攏賽蘭女士大有窺修之意。這當兒作英也有幾分酒意。那一股酸氣直從丹田裏透上頂心。再也按捺不住。便直衝進去口裏嚷道：「你們好呀！喝酒也不請我。我偏要做不速之客哩！」當下黃生心裏狠不自在。只礙着宋張的面前不得不勉強堆下歡笑。說道：「你來正好。這幾天各處找不到你。只當你是到上海去了。宋張也照例和作英招呼。一過作英聽了黃生的話。便沈下臉道：「我到上海去也快了。這裏當然。」

讓。你。獨。出。風。頭。沒。有。我。的。地。步。了。黃。生。還。沒。回。
答。宋。爲。霖。道。白。先。生。別。這。樣。牢。騷。我。們。大。家。恭。
敬。一。杯。明。天。再。作。東。道。罰。黃。兄。一。罰。以。平。白。先。
生。的。氣。好。嗎。作。英。道。那。到。不。必。我。隔。壁。還。有。許。
多。姊。妹。們。等。着。我。喝。我。的。酒。你。們。談。你。們。的。話。
罷。如。若。宋。先。生。看。得。起。我。可。請。過。來。一。談。宋。爲。
霖。滿。口。答。應。作。英。剛。走。過。自。己。房。裏。宋。爲。霖。已。
跟。蹤。過。來。和。女。賓。一。一。招。呼。便。在。打。橫。裏。揀。了。
一。座。坐。下。作。英。請。他。上。坐。宋。爲。霖。那。裏。肯。依。作。
英。斟。一。杯。酒。叫。宋。爲。霖。喝。了。自己。也。陪。上。一。

杯。方。才。開。言。道。照。黃。某。這。樣。行。爲。我。明。天。就。想。
提。起。訴。訟。把。他。從。前。所。有。的。弊。竇。都。揭。出。來。看。
他。怎。樣。對。付。至。於。我。箇。人。名。譽。身。體。的。損。失。還。
是。小。事。只。問。他。共。和。第。一。年。錢。塘。江。邊。的。事。他。
的。性。命。是。那。裏。來。的。如。今。便。要。丟。掉。了。我。和。別。
人。去。享。快。活。日。子。嗎。可。知。我。在。世。一。日。終。叫。他。
一。日。的。辨。不。到。說。話。時。聲。音。狠。高。隔。壁。的。房。間。
裏。已。聽。得。清。楚。楚。了。當。下。賽。蘭。女。士。曉。得。作。
英。的。性。情。不。大。好。惹。早。已。溜。之。大。吉。黃。生。也。想。
轉。身。却。被。張。雲。沛。拉。住。了。在。耳。朵。邊。嘰。哩。咕。嚕。

了一陣只得搭趣着坐下。張雲沛也便走過。作英那一邊說些勸解的話。情願聽作英什麼吩咐。沒有不依。只不要發生決裂舉動。破壞自己團體的情誼。反長他人的威風。作英沈吟了半晌。便道也好。等我回去想好辦法。明天仍在這裏會面。但是黃某若不到場。我是不依的。宋張同聲擔任黃某一定來此。方才散了。到了明天下午六點鐘光景。作英一箇人走進東園。到了特別房間裏面。黃生和宋張三人早已在此等候了。當下各喝了幾杯酒。方開談判。作英道：我

的本思想和黃君做箇新社會自由夫妻的模範。造成無牽無掛的新家庭。這東園便是我們的起點地方。將來想把公民俱樂部自由會食堂。公共育兒院等一樣樣推廣做去。這是黃君親口承認的。怎奈他眼孔狹小。心地奸詐。脫不了舊社會腐敗的獸性。仍舊要鑽進那男子專制的惡套。欺誘愚弱的女同胞。供他玩弄。這樣敗類。我當然與他絕交。現在我也不要他別的。只要他拿出十萬銀子來。把這東園前後地方房產買下來。送給我。讓我和姊妹們自己經營。

發展我們的自由宗旨那就聽他去做他的惡。男子以後我決不再過問他的事情宋張聽了滿口答應道這容易的憑我兩人包辦你放心。

就是了黃某也沒話說當下便把議單簽了字。

訂期而散。

夜裏電燈大放光明映着西園二字如同天上瓊樓玉宇一般游人都道如今改了西園比從前的東園大不同了。

湖光山色最幽秀的地方湧現出一座樓台。比從前舊址更加高大了一倍那巍煥壯麗也是舊時萬萬比不上的裏頭便有許多曲廊洞房。深堂妙境茶酒菜餚游戲俱樂的器具花木床帳安適的位置沒一樣沒有白天裏花團錦簇。

西園的好處在絕對不許賭博不許吸鴉片此外引人入勝的妙處却說也說不盡他的大會堂上可以聚斂向來男女平等的只要和主人有些交情什麼姊妹們都可以入幕共同飲酒。一般的評絲品竹鼓瑟彈琴音樂部的絕伎大可飽我們的耳福若是住他的旅館裏頭更可以得特別利益一切如同在家庭的情狀倘若。

生。起。病。來。便。有。醫。生。來。診。治。還。有。特。別。病。院。小。的。藥。房。一。部。份。又。設。立。兩。所。小。學。校。幼。稚。園。育。嬰。院。旅。客。攜。帶。小。孩。便。可。在。裏。面。求。學。取。費。是。極。廉。的。有。一。天。來。了。一。位。客。人。彷。彿。是。軍。界。裏。的。上。流。人。物。手。頭。極。為。闊。綽。茶。咧。酒。咧。飲。食。游。戲。咧。般。般。考。究。色。色。求。精。而。且。邀。了。許。多。朋。友。結。一。箇。新。文。學。研。究。會。做。了。新。體。白。話。詩。文。便。當。時。印。刷。出。來。訂。成。雜。誌。主。人。投。其。所。好。自。然。和。他。交。游。起。來。跑。跑。馬。打。打。彈。都。混。在。一。塊。兒。不。上。半。月。便。成。了。莫。逆。之。交。只。是。這。位。闊。客。

有。兩。樣。脾。氣。和。主。人。衝。突。主。人。不。喜。歡。賭。博。他。偏。要。和。那。些。朋。友。打。撲。克。主。人。不。喜。歡。吸。鴉。片。他。偏。要。在。密。室。裏。吞。雲。吐。霧。雖。然。避。去。主。人。不。給。他。知。道。但。已。撞。見。幾。次。作。英。是。性。躁。爽。直。的。人。便。着。實。數。說。他。幾。句。而。且。說。以。後。仍。是。如。此。不。敢。留。他。在。園。裏。居。住。明。明。是。下。逐。客。令。的。口。氣。豈。知。這。闊。客。煞。是。崛。強。竟。說。情。願。明。天。搬。出。這。闊。客。依。舊。喝。雉。呼。盧。一。方。面。布。設。烟。霞。陣。且。蓋。一。宵。之。樂。這。當。兒。不。曉。得。誰。去。報。告。了。警。察。

竟派了許多人來拿賭。捉烟這西園裏向來仗着女偉人的勢力不容警察問津。獨有這天禁當不住。主人又不在家。那如狼如虎的巡士竟闖人密室。把一羣人捕去。有烟具賭具爲證。那鬪客竟供認與女主人辨識祕密。開設這個賭機。關警長大怒。立刻捉拿女主人到場質問。氣得作英。咆哮如雷。還是他母親做。好做歹勸他避開聽憑堂上缺席。判決免得出乖露醜。後來果然判罰三千金了事。作英打聽此事的來歷。原來是黃復漢在軍署裏作怪。指使這箇關。

客特來破壞他的大同主義的不覺忿火中燒。便一不做二不休。把黃生的從前弊竇原原本本敍了一狀。親往高等廳去告發起來。黃生怕事情越鬧越大。前程有礙。便又委託宋張兩人和解。加送作英五萬銀兩。這才了事。但是作英這口氣還不甘服。時常說出報復的話頭。事有湊巧。那年春季黃生在一家宴會回來。忽然鬧腹痛。只有半箇時辰便嗚呼哀哉了。外間頗大。是沒憑沒據的話。不過從此作英也沒有從前。

的興頭自己在山裏築了一座別墅。徜徉住着，
西園裏電光之下罕見自由花的真面目了。不
過這西園的名流買醉地方依然做了他的永
久紀念。

◎薄命坎坷是人生幸事

●一剪梅(早春) 飲山

東風悄悄掩重門。春也消魂人也消魂乍
晴乍雨費評論。花瘦三分蝶瘦三分柳
眉初展未停匀。又是嬌顰空庭日落漸黃
昏。月斷湘雲夢斷巫雲。

自由女

一四

上海楊味吟氏著古梅書屋稿有本事二詩有爲孟昶徐釚之續者可以入選跋云
「劉碧環或作碧霞乾隆時蘇撫某之簉室驚才絕艷寵擅專房遇讒枉死卽瘞署
中來鶴樓牆下後數十年於樓降乩與吳中諸名士唱和遂有好事者遷遺蛻於虎
邱真娘墓左近」詩云『幽豔才華本是仙玉環羽化幾何年牆陰一角花魂靜樓
上三更月魄圓洛浦鴻驚親訴苦蓬萊鶴返獨逢緣虎邱山下真娘墓旁泐貞珉尙
宛然』又於無意中得碧環畫像題以一絕云『文字因緣非偶然才情慕重百年
前關心一幅崔徽畫勝似丰神月夢傳』注云「某名士旣遷葬碧環乃得於夢中
一見顏色接詞旣畢旋卽謝去」是耶非耶人文兩縹緲也

鵝夷

賢妻良友

吳訥之

周子瑜這天乘着七路電車預備到火車站上接他同學蕭玉成剛剛走到浙江路口電車停住的地方忽的走上一位高跟革履鼻架金絲

踱到收票的去處果不其然蕭玉成已拎着一隻皮箱出來當時子瑜忙向前招呼兩下握了握手仍然乘着電車回校

的女學生這時頭等車裏人已坐滿了子瑜覩着這女學生沒有坐位忙站起身來讓這女學生坐了自己轉跑到車室門口握着那上面繩圈防着顛簸傾跌下來不一時到了車站下車

也似的直望女郎撞過來。子瑜不覺脫口道：哎唷快點跑過來。說時遲那時快，車子已駛到他面前。子瑜也顧不得甚麼叫做男女授受不親，忙將他向懷裏一扯。這才脫了這危險。那車子還嗚嗚喊着，似乎不會撞倒行人，狠得意似的。女郎給他一扯，雖然脫了這危險，但臉上一陣紅雲，已滲到鬢角，等到臉上驚色略定些，才和子瑜他們通了名姓。原來這女的叫做霍佩青，也是個女學校裏的高材生。子瑜並約他到半淞園，在小亭上泡了一壺茶，大家參差着坐。

下佩青道謝了一番。子瑜搭訕着說道：前日電車上邂逅相遇，鄙人已極欽慕，幸采今日轉無意中又遇着女士，這真是榮幸，無似他們這時有談有笑，我要套兩句成文，甚麼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真個是越談越入彀。彼此轉恨相見之晚，那一縷情絲也就惡作劇將他赤裸裸地心牢牢繫住了。

時光迅速，眨眼已到了這年暑假。子瑜考過了，畢業。他的品行學術都在九十分以上，例應升送美國留學。在旁人得了這機遇，再也快活。

不。過。子。瑜。偏。偏。蹙。着。眉。頭。似。乎。狠。有。一。件。重。大。
的。心。事。擋。在。心。上。這。天。在。自。修。室。裏。遇。着。玉。成。
走。來。他。忙。將。玉。成。拖。到。身。邊。坐。下。長。長。嘆。了。一。
口。氣。說。道。我。現。在。不。願。出。洋。留。學。預。備。和。校。長。
說。明。自。行。告。退。不。過。家。父。在。當。日。送。我。進。這。學。
校。的。時。候。希。望。就。在。這。免。費。出。洋。今。日。僥。倖。達。
到。這。目。的。但。我。：。底。下。的。話。他。竟。有。些。說。不。
出。口。玉。成。早。悟。已。會。他。這。意。思。忙。說。道。這。個。似。
乎。不。可。旁。人。想。這。免。費。還。想。不。到。手。你。轉。這。輕。
輕。拋。棄。不。但。違。了。你。父。親。希。望。的。心。而。且。要。給。

旁。人。笑。你。沒。甚。出。息。子。瑜。聽。這。話。急。道。我。和。佩。
青。的。情。愫。你。是。全。知。道。的。叫。我。這。迢。迢。的。五。個。
年。頭。如。何。挨。得。過。去。唉。富。貴。窮。通。我。安。我。素。了。
周。子。瑜。既。抱。了。這。犧。牲。前。程。的。念。頭。任。玉。成。再。
勸。些。他。也。不。納。他。這。忠。告。那。曉。得。不。曾。過。了一。
個。月。他。這。思。想。完。全。不。對。了。不但。願。意。出。洋。留。
學。而。且。永。遠。不。願。意。回。國。轉。盼。着。這。啓。碇。的。日。
期。比。甚。麼。還。急。些。這。真。奇。了。唉。這。究。是。他。賢。妻。
良。友。的。功。勞。

會。肯。安。然。就。道。不。如。叫。他。受。一。番。激。刺。他。自。然。
而。然。的。會。死。心。場。地。的。出。洋。玉。成。想。到。這。裏。瞞。
着。子。瑜。一。個。人。跑。到。佩。青。家。裏。將。子。瑜。貪。戀。着。
不。肯。出。洋。的。話。說。了。一。遍。並。將。自。己。所。想。的。計。
策。也。告。訴。佩。青。佩。青。覺。得。除。此。以。外。也。沒。有。別。
的。妥。善。法。子。點。了。點。頭。遂。又。計。議。了一。陣。
這。一。天。子。瑜。正。悶。懨。懨。的。踱。到。玉。成。房。間。裏。來。
閒。話。見。玉。成。出。去。他。嬾。洋。洋。的。在。那。椅。子。上。坐。
下。正。預。備。尋。本。書。來。消。遣。忽。瞧。見。一。本。書。底。下。
露。着。半。段。信。封。他。看。信。封。上。的。字。彷。彿。週。身。遇。

着。電。氣。似。的。早。由。信。封。內。抽。出。信。箋。讀。了。一。半。
那。臉。上。要。尋。一。點。血。絲。看。看。恐。不。容。易。呢。子。瑜。
仍。將。信。放。置。原。處。站。起。身。來。暗。暗。說。道。怪。不。道。
勸。我。動。身。原。來。你。們。有。這。曖。昧。行。爲。他。既。約。他。
三。點。鐘。會。晤。我。何。妨。尋。了。去。看。他。們。拿。甚。麼。臉。
來。見。我。想。到。此。精。神。振。了。一。振。一。口。氣。跑。到。佩。
青。家。裏。跨。進。客。室。門。見。玉。成。和。佩。青。談。得。正。有。別。
興。致。自。己。心。裏。也。說。不。出。一。種。酸。痛。祇。有。別。
的。跳。個。不。住。想。要。發。着。幾。句。又。想。他。們。這。自。
戀。愛。我。本。不。應。干。涉。但。世。間。上。的。人。心。真。是。
一。

個測摸不定的東西半晌不語轉恨恨的出來。仍回到他校裏遂下了決心不但願出洋留學而且願早一天動身精神上可少一天苦痛在那輪船啟碇的時候他一人伏在那船舷旁邊還望着江岸感慨了一回暗暗恨道從此我再不願見故國山河徒增惆悵了。

子瑜旣進了美國大學在他這第五年將畢業的前一月忽蕭玉成和霍佩青發來一封信他也不願意見裏面的內容恨恨的擱在一邊心裏忽然想起當日和佩青的感情不由腦筋中幻出許多事迹彷彿那影戲片一幕一幕的映出來自己強接着心神將這事想擺脫開去那嬾得才一睜眼那一封信仍放在面前這才嬾的將那信抽出讀了一遍不由那五年不開鎖的眉頭這時轉展放下來五年不顯像的酒渦這時會淺露出來後將信顛倒望了幾遍見那信末了一段還寫着瑜哥我等豈甘自墮人格爲君計爲君老父計不得不出此下策行見我哥畢業期近則我等五年來不白之冤亦可以大白矣把晤匪遙容再面磬子瑜看到這裏

那眼眶裏竟洒了無數熱淚轉自己嘆道我周子瑜何幸得此良友何幸又得此賢妻呢

汽笛一聲白烟裊繞在這時候周子瑜已挾着博士頭銜由大西洋飛渡過來在江岸上歡迎他們這班留學歸國的學生早已脫着帽子揮着手帕像無數的蝴蝶在那裏飛舞這時子瑜却早候在船舷上望着江岸想道五年前我還發誓不願再回故國那曉得今日又重睹鄉邦景物想到這裏不由將那頭上帽子取下來在手上揚着不一會功夫船已旁岸子瑜早搶着

登岸這時玉成和佩青擠在人叢裏掂着腳伸着頭向船上瞧見子瑜笑嬉嬉的走上来他二人早上前握了握手子瑜還笑道累你們久等了於是大家尋了一個休息的地方他們將這五年的情景彼此互相談笑着我也不必細表隔了兩星期那座矗然高大的禮拜堂內佈置得異常美麗那來賓席上的人已擠得滿滿的在這當兒由介紹人將子瑜和佩青引至台上雙方訂了婚約那證婚人蕭玉成心裏再也快活不過他想我在五年前不是給子瑜嫉恨

到甚麼似的。到今日我這爲友之心也可以自告無罪。他們將這婚約上手續辦妥後。周子瑜就對來賓席上發出一種極沉摯的聲音。將這五年經過情形一一宣佈出來。那來賓席上聽這一番情節。俱不由然而然的各人。將手掌拍得震天價响。子瑜在這掌聲中重複握着佩青和玉成的手。誠誠懇懇的說道。吾最親愛之賢妻。吾最親愛之良友。

雲翳半月。有似愁小女兒。窺人屏角的是。

可愛。

情爲愁。因父爲恨媒。

孤館寒鐘。冥思閉目。自起一低鬟。絕豔之。

人常恨其時計之速。有時又嫌其時計

誓。世界破壞時。則億萬年無量數癡男女。不磨滅之情之分子。必能結品而別成。

一情之星球。適投目所好。則必倍明耳。必倍聰際。雲

●滄浪室戲墨

華吟水

前於游戲新報見鄭子逸梅集十數目之古人頗覺別致戲仿爲十數目之女子爲快。

活補白

(程一甯)元順帝寵妃見情史(胡二姊)唐歌女見碧雞漫志(景三昧)景翩翩字三昧建昌妓見靜志居詩話(卜四香)卜曇字四香丁雄飛婦見婦人集補(崔五嫂)張文成贈崔五嫂詩見全唐詩(田六出)王建賢侍兒見綠珠傳(沈七襄)七襄善詩見明詩綜(童八娜)見宋史列女傳(袁九淑)見列朝詩集(杜十娘)十娘怒沈百寶箱見今古奇觀

□ 匣內之物

徐半梅

上

朱旭民獨自坐在室內閉目默思他正在那裏要討論兩個問題你道是那兩個問題就是

(一)有人恨着我沒有？

(二)世人遇到了禍殃情願自己挺身

受領的多呢還是打算移禍於他人的多？

這兩個問題有什麼方法可以曉得他朱旭民籌畫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已經好幾天了。總沒好法子最好是籌得了一個計畫可以將兩個問題一齊解決否則至少總要能夠解決

二者之一

朱旭民想到第七天頓時把那呆呆的臉變得欣欣然有喜色他想到了一個方法咧於是

把門關好了不使他人進來瞧見他在裏頭祕密行事他先擎一只小紙匣裏頭不知他放的是什麼東西將匣口用紙固封着這小紙匣大小還比火柴匣小些他的厚薄竟不過火柴匣三分之一光景朱旭民又用一張灰色的紙寫了一封信下面署名祕密使者四個字上頭不寫收信人的名號寫好了把這信箋與小紙匣一同放入信封內

朱旭民一想我已把方法辦好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楊德人罷原來楊德

人與朱旭民本是很要好的同學還有一個同學叫薛麗清的他家裏有一妹妹生得很惹人可愛楊德人與朱旭民二人都是常往薛家去玩的因此與他妹妹麗芬也熟識起來於是二人都有心我也有意不免競爭起來了在麗芬倒是兩方面沒有輕重一律看待的不料楊德人來得手長非但與麗芬漸漸親密而且與他們家中人很聯絡因此他不到半年工夫居然把麗芬弄得手朱旭民大大的失敗大大失望也無可奈何二人便成了一時情敵所

以。此。刻。朱。旭。民。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楊。德。人。還。
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楊。

德。人。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楊。德。人。這。幾。天。只。因。爲。新。夫。人。麗。芬。已。回。母。家。
去。他。獨。自。一。人。很。寂。寞。的。在。家。裏。忽。然。外。面。送。
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

人。本。來。是。不。認。得。的。有。一。天。楊。德。人。到。這。田。地。
上。去。看。看。忽。見。在。交。界。之。處。有。了。一。塊。種。德。堂。
盛。竹。堂。罷。
人。有。一。塊。田。地。恰。與。盛。竹。堂。的。田。地。相。接。他。二。
人。本。來。是。不。認。得。的。有。一。天。楊。德。人。到。這。田。地。
上。去。看。看。忽。見。在。交。界。之。處。有。了。一。塊。種。德。堂。
盛。界。的。界。石。本。來。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
界。石。竟。豎。過。了。界。弄。到。楊。德。人。田。裏。來。了。楊。德。
人。自。然。不。服。便。與。竹。堂。爭。鬧。起。來。竹。堂。那。裏。肯。
依。於。是。兩。下。弄。到。涉。訟。不。料。竹。堂。運。動。了。丈。量。
之。人。仍。舊。說。他。界。石。豎。得。絲。毫。不。錯。德。人。倒。被。
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

他占去了十幾畝地。然而官司已經打過，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德人常常懷恨在心，所以此

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高同壽。盛竹堂爲什麼恨着高同壽呢？他們本是在一起做事的，有什麼意見不對呢？那盛竹堂在統一銀行辦事，高同壽是統一銀行的協理，那盛

刻楊德人要發這封信，不寄給盛竹堂，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盛竹堂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盛竹堂這一天將要出門，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

很不對衝突，遇過好幾次，因此高同壽把老韓荐進來的人處處爲難，照成績講，是盛竹堂早可以加薪水了，那花紅也可以比人家分得多些。但是現在協理的權比總理來得大，協理與董

事很聯絡總理是孤立的是傀儡盛竹堂因此被高同壽阻礙得一無生路一天到晚只是懷

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潘昌洪罷

恨着高同壽所以此刻盛竹堂要發這封信不寄給高同壽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

信封上寫了高同壽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高同壽正坐着汽車回到家中剛纔坐定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

當初潘昌洪仗着自己做了議員的勢力強把高同壽家理一個美婢叫做荷兒的奪去做妾高同壽却是大大的沒趣既失面子又失了人天天恨着想報復所以此刻高同壽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潘昌洪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潘昌洪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

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鄄伯昭的

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卽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報館裏的

鄄伯昭獨自在主筆房中造假電報時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卽忙

鄄伯昭是大言報館的主筆從前潘昌洪正得到一莊好買賣却被那大言報上天天攻擊弄得潘昌洪不易着手自然心裏很恨所以此刻

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林洛之

潘昌洪要這封信不發寄給鄄伯昭還寄給誰

林洛之是一個入外國籍的商人去年在大言

報館登了三個月廣告。有一天有人投一篇稿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到大言報是攻擊林洛之的。登了出來。林洛之一看報便大怒。趕到報館裏不問是非曲直就把主筆先生鄒伯昭打了兩記巴掌。伯昭曉得他倚仗外勢也自知敵他不過。惟有恨恨而已。

所以此刻鄒伯昭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林洛之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林洛之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林洛之清早起來正在洗臉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章錫基罷。

章錫基是林洛之的同業。并且二人都是某某商業學校出身。既同校又同班學力恰巧相敵。畢業出來後二人又同業在商業上。林章兩個所用的商略又差不多。生意競爭一烈。二人便成智力上的仇敵。所以此刻林洛之要發這封

信不寄給章錫基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章錫基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章錫基在寫字桌上算帳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卽忙取了一個新

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這一封信和一只小紙匣只是不停的在那裏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那魚肉鄉民的營長黃金標罷此不還章錫基又不敢向他討只是恨着所以此刻章錫基要發這封信不寄給黃金標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黃金標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這一封信和一只小紙匣只是不停的在那裏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那魚肉鄉民的營長黃金標罷

我送給你你送給他一個人也不敢留着一個

人。也。不。敢。抛。棄。

人。也。不。敢。拋。棄。
中
這一封可怕的書信他到底說些什麼話呢其
中寫着道

你一接到這一封信和這一只小紙匣裏的東西。你的禍殃已經到了匣內之物。你快些打開來看。包管一看就愛。一愛就可以叫你七顛八倒家破人亡。我已經試過無數人一些也免不掉的東西。在什麼人手中不出三日必有奇禍從天外飛來。你

預先萬萬想不到你敢把他留着麼還是將他拋棄麼此物若從你手中移到一個與你不相識與你無關係的人手裏那禍殃還是要跟着你走的他一定要弄到你死纔和你脫離關係然而又與你子孫要結關係了此刻我看怎你樣你能夠移到與你相識與你有關係的人手中去麼

祕密使者

紙匣中究竟是何物。大家都不敢拆開來。

無數人一些也免不掉的東西在什麼人手中不出三日必有奇禍從天外飛來你

卷之二

這附着小紙匣的信。天天在各處的亂跑。足足

除了接過信的幾個人外。世上竟沒有人曉得。這件祕密事。

除了發明人朱旭民外。世上竟沒有人曉得。這
小紙匣內是什麼東西。

過了數十年。朱旭民纔把這件祕密向人偶然說道。及據他那時的話是說。小紙匣內只有一個銅錢。別無他物。

一封原信小紙匣也沒拆開過。朱旭民看了微微一笑。把這張信箋向火爐中一拋。頃刻間已成灰燼。又把小紙匣對字紙籠中一塞。朱旭民又是微微一笑。



□ 假帳

范烟橋

蕭心競給他的主人又是朋友任西屏謝絕了。人家狠替他可惜我的朋友說他也是自取其咎。因此又把他十年來掌故講給我聽。我只有太息。

原來心競從小狠活潑。狠聰明只是不肯用功。夫在讀書所以高等小學都沒有畢業。仗着他交際的功效在一處鄉村小學裏充當教席。不

知怎樣說得天花亂墜。把一個校長先生心悅誠服。狠熱心的替他配了親。有人說他和他的夫人先有了戀愛。因此容易說合了他一些。沒有化錢和辛苦却和春社南歸的雙燕一般。驟然到了家裏。大家少不得治酒賀喜。一致的稱許他能幹。他的父親是任西屏的家裏管財產的經理人。有二十多年的經驗和信用。西屏是

觀察公的後裔狠是散淡絕對不去顧問那些

是利益均沾狠覺適意所以他的父親病好了

麻煩的米鹽瑣碎只要整百雪白的番奴給他

他辦事狠有熱力大概少年人做事快他又

在奢華熱鬧的場上使用就滿足了他的心意

初出茅廬加上了圓活和周列因此合宅上下

了五年前的夏天心競的父親臥床有一個多

月心競就進了西屏的帳房代理父親的職務

他用細針密縷的功夫和主人親熱主人歡喜

怠慢他的父親見他能幹狠是歡喜索性把財

嵐曲他也「天淡雲閒」的學起來主人歡

喜喝酒他又是竭力的練起拳法壯起酒膽來

到了秋涼的時候西屏早和他南上北落同知

匆匆的過了三年狠是平穩沒有風浪他手頭

也充裕了許多信用也加多了舉止行動也覺

得尊重了誰也不認他是觀察家的副東席主

的朋友一樣在那遊歷的時候花天酒地總

人。的。朋。友。在。今。年。夏。天。爲。了。省。議。會。的。選。舉。一。
羣。普。濟。廣。大。的。施。主。提。了。皮。包。挾。了。存。摺。齊。集。
在。金。闈。亭。畔。開。那。議。員。的。交。易。所。西。屏。雖。不。是。
賣。買。人。却。也。是。經。理。人。的。一。分。子。因。此。也。和。心。
競。勾。留。在。吳。下。二。十。多。天。在。那。時。可。算。得。胡。天。
胡。帝。與。世。界。末。日。一。般。大。家。揮。金。如。土。爭。把。交。

易。所。裝。飾。起。來。心。競。雖。是。時。常。簽。着。「謹。陪。」
的。字。只。回。答。過。一。回。但。是。連。帶。的。各。種。應。酬。却。
也。不。少。統。計。起。來。只。少。要。化。掉。三。百。塊。錢。呢。
他。一。年。正。俸。不。到。三。百。塊。錢。每。天。茶。酒。烟。雜。要。
多。少。那。裏。來。這。邊。款。去。應。付。呢。却。一。時。又。不。便。
向。父。親。說。明。遭。責。罵。又。是。不。好。意。思。向。主。人。
借。貸。顯。出。弱。點。來。沒。有。法。想。只。得。用。宕。付。的。下。
策。了。但。是。這。宕。付。的。項。目。若。是。寫。在。他。自。己。名。
下。難。保。沒。有。一。日。發。覺。要。是。不。列。出。帳。生。怕。發。
覺。得。更。快。左。支。右。吾。沒。個。善。全。後。來。想。定。宕。在。
別。的。帳。下。到。了。別。人。結。算。的。時。候。再。設。法。彌。補。
罷。主。見。打。定。便。提。起。筆。來。寫。着。

付某木匠支洋伍拾元

付某某绸缎店支洋壹百元

付某某紙貨店支洋叁拾元

付某某茶食店支洋肆拾元

付某某借薪陸拾元

總計銷去二百八十元急急把緊要的欠款償還了理預計這五種款項須到年關決算到那時尚有一百多日儘可以從容籌措了不想一天天過去一塊塊錢飛去只有增加他的虧數沒有進款看看冬至過了急切要設法一時又沒有移挪的方法家裏財權又是完全在他的父親「掌握之中」那麼抵押也不可能了雖

是躊躇却想不出個解決來有一天他見着主人拿出三四件古畫來聽得人家來賞鑒的估起來可以值一二百元西屏的性兒熱度不到五分鐘在那熱度正烈的當兒幾乎一刻不忘念念在心到了冷淡以後漸漸兒置之腦後了心競體會得十分明白等他過了五六天果然不提那古畫了並且隨便放在一間書房裏他把旁的書畫和那古畫外觀長短大小差不多的對調了位置看他主人依然不去理會方纔放了胆輕輕的挾着出去了本地不敢出銷親

自走。上海。羊肉。當。狗。肉。似。的。了。賣。壹。百。塊。錢。趕緊。還來。把。最。易。露。破。綻。的。某。某。僞。薪。一。項。抵。銷去。其。餘。的。再。留。着。行。設。法。這。一。回。可。是。神。不。知鬼。不。覺。毫。無。痕。迹。了。不。想。事。有。湊。巧。有。一。個。骨董。錢。先。生。他。時。常。在。任。宅。走。動。有。一。天。他。狠。高。興。的。來。見。西。屏。說。有。一。古。軸。畫。是。大。家。私。漏。出。來。的。索。價。並。不。甚。昂。恁。老。人。家。大。可。辦。以。着。展。口。倒。垃。圾。見。着。蕭。先。生。挾。着。一。捆。有。三。四。尺。長。短。模。樣。狠。匆。忙。的。出。去。大。家。疑。想。是。個。下。落。了。但是。却。不。便。去。質。問。他。剛。在。討。論。的。當。兒。木。匠。來。了。要。尋。蕭。先。生。結。帳。西。屏。說。先。支。多。少。錢。去。過。了。幾。天。來。結。罷。當。下。付。了。他。五。十。塊。錢。把。帳。簿。找。到。上。了一。筆。帳。條。的。見。着。那。項。宕。帳。了。便。

說。你。先前。已經。支過。五十塊錢了。可是。要透了。呢。那木匠急的嚷起來。說。主人。那有。這回事。我。

逼迫纔幹下欺人。的事。誰知道結果却欺了自己。

年。年。不來。預支的。爲着。大家。省事些。總是一年一結算的。請主人再查一下呢。西屏說。這是蕭先生。上的帳。等他來。軋明白。罷兩下散了。後來。木匠和心競對質。清楚。西屏纔知道。他有這麼的舞弊。可是說不定。有更大的危險在後面呢。當下便毅然決然送了。敬請他解事到了。除夕那天。兩處店帳也發覺了。人家說是心競的。無良在下。狠替他不平。因爲這完全是外慾的。

◎ 小小說

鄭逸梅

大腹賈程瑞伯乘摩託卡砸死棄人兒王

阿春破屋陰慘一婦哭兒聲聲腸斷

電光照壁玉笑珠香程瑞伯狂飲白蘭地

其興殊豪

□ 幻術大家

嚴芙孫

天下的事情千奇百怪，變幻無窮。說來也正可。怕英挺的少年一轉眼就變做僵腰曲背的老頭子；紅顏的佳人一轉眼就變做鷄皮鶴髮的老老婆子。真合着眼睛一霎老母鷄變鴨的一句俗話。這是幻術中最大最怕的一套。可是人人多不注意。倒是遊戲場裏的施萬化反而人人歡迎。加他一個幻術大家的頭銜。

個容華絕代的女郎只要他的槍聲一振不消兩杪鐘的工夫就變做一架白骨的骷髏好像。是科學儀器館裏陳列的那具模型這一套最有魔力每逢開演的那一天那怕門票增加一

倍的價錢好奇的客人還是爭先恐後看得人拍手稱奇叫好不迭孔彩寶的眼光更是呆呆的向着台上發怔瞧這一套生平沒有見過的奇術早已嚇得呆了當下也說不出半句話。槍聲飛去了。

彩寶這回在游戲場裏廝混真好算是苦中作樂他這次被家庭中逼演了一幕出亡的苦劇。早上五年前頭他母親回了老家還不到一個月的工夫他父親就把這幾年做小賣買剩下來的餘錢一古腦兒當做重做新郎的資本人家送他「寶帳香濃」的喜聯掛得熱鬧可憐。眼光何等尖銳的老看客都也瞧不出他的奧只認萬化是個仙人。

這時他前妻的尸骨只怕還未寒咧。新人進了門最最礙眼的要算彩寶。只得專在枕邊告狀。加了彩寶許多油醬。他父親也就同化。從此離開了父女之情。可憐彩寶早也一頓晚也一頓。多吃了兩頓鞭子。倒少吃了三頓茶飯。單衣冷了咬緊牙根。周身的亂抖。肚子餓了。只索把褲帶綁得緊些。也沒有一個人來管問他。唉。因他是個無母之兒啊。

一羣人都拿上海的絲織廠當做發財捷徑。這回彩寶也跟着西鄰的阿香姐趕到上海。他得

脫離苦海。反有自活的能力。滿腔子裏自然含着一百二十分的快樂。等到薄暮放工。就跟着幾個小姊妹逛逛游戲場。阿香姐因和唱灘簧的有些小交情。只等踏進大門。就向灘簧場裏。是醉翁之意。罷了。惟有彩寶最歡喜的是看幻術。等到施萬化出場。他那奔奔有神的眸子。就是溜溜的只向台上亂轉。他也沒有別的邪念。不過奇怪。施萬化也是一個人。兩隻手。兩隻脚。却和常人一樣的。怎會施那不可思議的妙術。

呢。這晚萬化變了一套大飛金錢。只見他雙手空空在一剎那間的時候能夠在空中撈取金錢。像什麼鵝眼錢。咧銅元。咧小銀元。咧大銀元。咧鈔券。咧從心所欲。只要念了幾句咒語。用手一揮。立刻就能到手。比什麼還快。當下把彩寶一看。看得出神。不由的涉了一種玄想。心想萬化這人真可算是一個快活的神仙。有了這一身的仙術。能夠呼喚金錢。真好比是一座金山銅穴。跟他過活的人那裏還愁吃着可以算得是一世的福星。咧接連幾晚彩寶好像入迷似的。

等廠裏放工。就悄悄的趕到游戲場的魔術台。那第一排靠台最近的座位。總給他專利的佔着。後來索性每晚必到。風雨無阻。比他到廠的工作還要認真。萬化在游戲場裏混了多年。自然是老前輩的資格。每晚上台施術。就放開一對銅鈴的野眼。專朝婦女身上打轉。這回瞧彩寶有些意思。他是何等知風識趣的人。連忙回打了一個無線電報。可憐彩寶初經涉世。那裏曉得人心的叵測。這麼一來。他就入了萬化的殼了。

其實萬化的家裏早就有了一個黃面婆。他這回私娶彩寶完全是爲漁色的目的只是彩寶老睡在鼓裏聽了他的甜言蜜語還竊幸一生的幸福無窮哩。新婚的半個月彩寶覺得最爲美滿萬化請了兩星期的假成日價蹲在家裏陪伴他的新夫人有說有笑寸步不離彩寶最開懷的就是這些時間在肚裏那不可思議的幻術他的內幕一一都經萬化揭穿預備將來登場時彩寶充做副手彩寶非常聰明居然舉一反三盡得奇幻的奧妙

萬化在魔術台的西洋鏡無論何人再也揭不穿他只是他在家庭中那幕重婚西洋鏡一不留心倒被彩寶揭穿了事關一生的榮辱少不得揪住萬化一陣子的大哭大吵萬化初還抵賴後來被他找着證據也就含糊承認彩寶要靠他過活倒也沒有法想恐怕吵急了他從此斷絕不來自又不能重進絲廠那有進項來支撑門戶想到這裏兩番三次要和萬化決裂他也只索容忍下來不過在這層上瞧破了場面好的男子他的居心十個倒有九個都是不可

問的單像施萬化就是一個明顯的確證。有一次地方上的大老官借太夫人生辰的名目作他生財不二的法門。他手下的僚屬爲着巴結上司除掉明送兩個月的薪水。各人還送堂戲咧提線戲咧四明戲咧三弦拉戲咧幻術咧灘簧咧大凡上海有些名望的游藝一齊都給他們重金邀請聚在一處笙歌沸天自然熱鬧非凡就中要算施萬化這天穿了一套簇新的西裝登在台上顧盼自豪最最出風頭了。也該是萬化的幸運他那天重施那大飛金錢。

的一套居然座中又有了。一位第二個的彩寶。他就重襲老文章穩穩的又做新郎。這風聲傳到彩寶的耳朵裏好不難受忍無可忍只得和萬化破了一回臉。萬化倒說我們結婚是兩下自由的當初也沒有什麼媒證如今大家要分手就分手我把你擋在眼裏總算還是看得起你呢。彩寶常聽人家說大凡幻術家上台的演詞盡是一派胡言欺人入穀不想如今萬化的口吻也和台上的演詞是同樣的論調哩。女子的焰火比火還熾這是無可諱說的彩寶。

受着這樣難堪的激刺也難怪他儘向萬化一味的哭鬧本來萬化一月中不過回來幾回來一回被彩寶吵鬧一回委實有些不耐他的蹤跡就慢慢的疏遠了一月當中不過回來鬼混一兩回他回來的時候好像椅子上是擋的針氈屁股還沒坐熱就一骨碌的走了有一回等他進得門來彩寶就接手把房門緊鎖了萬化沒法只好洗耳恭聽彩寶的一頓教訓等他越出雷池倒錯過了朋友約的一台花酒咧從這天起萬化索性絕跡不來連得家用也都不管

了。第一個月彩寶洗洗衣服賺些小費勉強還能支持第二個月因爲操勞過度病倒在牀別說是醫藥費沒有着落連得日常零用也沒半文。彩寶萬分焦急只得撐着病體一顛一跌的尋到游戲場找他良人良心的下落想闖進魔術台的後台却被人攔住彩寶氣憤交加一陣眩暈恍惚只聽見一陣子的掌聲還夾着一般小女郎的讚美道「這套大飛金錢真可算是仙術施萬化先生能夠從心所欲呼喚金錢跟他過活的人有了這座金山銅穴那

裏還愁吃着咧。」

彩寶的病勢慢慢的沈重了沒有法想只好寫封信給他父親請他幫助幾文醫藥費不上三天回信就來彩寶在沒拆信之先暗暗的想道

這回恰巧上海有人回到鄉下說起彩寶和萬化的一段穢史說得有聲有色直把他父親氣得半死他又聽了枕邊的軟語這回就毅然寫了一封斷絕父女的絕決書。

封內必有匯票藏着移作我醫藥的用費到底親生的父親比陌生的丈夫靠得住多呢等到拆開來一看醫藥費竟沒有着落可是他的病勢倒又加重幾分了原來他父親是在鄉下做小賣賣的人倒狠不願把自己女兒去給人家做妾的這句話彩寶從小的時候他就說過的。

總算阿香姐幫忙彩寶的這一場病有些生機了病中的醫藥茶水都是他一人照料彩寶自了病中的醫藥茶水都是他一人照料彩寶自大損精神上一時若要復元可是難事要想重

棄重進廠來。在一一般小妹妹面上。狠覺得有些難爲情。只是常住在阿香姐家裏。也總不是久。

計想來。想去還想到施萬化的身上。

他想萬化這人真可算是恩斷義絕。西洋錢已經拆穿。決不再圖美滿的希望。只是如今爲了他一個人母家已經斷絕。又不能重進絲廠。單身人流落異地。怎樣下局。還不如索性向萬化拿出幾文津貼。作爲彼此斷絕倒也干淨。拿了這錢。手頭流動什麼事都好辦了。主意已定。好不容易託了許多人向萬化說項。萬化一口咬。

定沒有這一回事。叫他拿出什麼津貼。却是休想。

到底阿香姐多般的玲瓏聰明。這回替彩寶想的那條毒計。雖還是逼不出萬化的半文錢。只是上海的游藝界裏却沒有他容身之地。

每逢萬化出台。彩寶還是像一年前的樣子。坐在靠台最近的第一排。等他幻術開場。向着座客。說得天花亂墜。神出鬼沒。其實不過是騙人的胡說。彩寶嫁過他的那些關鍵的所在。一齊明白白。往往在看客拍掌的當兒。彩寶就提

高喉喊把那些祕密機關齊一向人揭穿像玻
璃盒有夾層咧大鳥籠有彈簧咧變一樣揭穿
一樣一羣看客一陣譁笑大家喝着倒采萬化
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當場出醜委實沒有容
身之地不料一連幾晚彩寶必到萬化越是變
得起勁彩寶越是拆穿得起勁後來他的幻術
所有的滑頭關鍵真可算是婦孺皆知提起施
萬化的名字沒有一個不搖頭的遊戲場的管
理看看風頭不對就把萬化辭退了後來一羣
老游客走近魔術台就談起施萬化出醜的趣
事。

事談起他的趣事就要想到那位拆穿西洋鏡
慧心巧舌的妙女郎

萬化挾着用幻術變得來的那些嬌妻急急的
出碼頭了登台的第一夜果然轟動一時那些
沒有智識的人都拿萬化當做一位不可思議
的魔王他那大飛金錢的一套更是人人欣賞
的說也奇怪彩寶總算是做過幻術大家三個月
的妻子不料他的幻術比較幻術大家還要高
明他明明是個花模樣的女兒眼睛一霎老母
鷄沒有變鴨他倒變土做饅頭當中的肉餡了。

這消息傳到萬化的耳裏。若無其事。一些都不介意。這時他正興高采烈的大施仙術。他變的一套叫做小染坊。他明明手中捏的一塊紅帕子。不消一杪鐘的工夫。那塊帕子已經變做黑的顏色了。列位想想奇不奇。

美孫道：他手裏的帕子紅的會變黑的。其實他的一顆心也會由紅的變做黑的。和那幻術的巧妙。同樣的變化。又敏捷。又干淨。誰也猜摸他不着。我故稱他叫做幻術大家。

吾里有袁處士汝龍。其名東籬。其字也。耽詩酒。工書畫。時與二三知己。藉琴棋以消憂。不慕利祿。不圖溫飽。其居室與塵市隔。絕竹籬。屈曲茅屋。數椽。蒔花養魚。頗饒天趣。春秋多佳日。園林無俗情。此處士之自題。其壁也。且顏其廬曰復齋。自號曰白雲。山人曾記其自輓一聯。云託葉畫雲山。倒雲可倒。亦可以風末俗也。

紙。鼻。老。元。且。曰。乃。比。不。鑑。佳。吾。
已。官。存。擁。汝。懷。吾。覺。自。乎。愛。！農。商。部。有。獎。實。業。
片。予。入。鉢。行。銀。吾。乃。發。爲。當。知。汝。氣。直。與。財。神。堂。中。財。神。苦。薩。相。伯。仲。吾。聞。言。亟。引。鏡。自。照。吾。面。本。黃。汝。氣。殊。佳。汝。視。我。
片。乃。外。國。資。作。富。家。翁。矣。予。更。狂。喜。乃。正。視。天。女。散。花。而。吾。妻。笑。及。迴。視。之。巨。靈。之。掌。已。着。吾。額。吾。額。雖。覺。奇。痛。而。號。蓋。吾。妻。方。撕。實。業。泡。影。數。直。十。摸。討。百。吾。小。萬。汝。
老。元。且。曰。乃。比。不。鑑。佳。吾。愛。！農。商。部。有。獎。實。業。券。又。將。直。與。財。神。堂。中。財。神。苦。薩。相。伯。仲。吾。聞。言。亟。引。鏡。自。照。吾。面。本。黃。汝。氣。殊。佳。汝。視。我。笑。一。
已。官。存。擁。汝。懷。吾。覺。自。乎。愛。！農。商。部。有。獎。實。業。券。又。將。直。與。財。神。堂。中。財。神。苦。薩。相。伯。仲。吾。聞。言。亟。引。鏡。自。照。吾。面。本。黃。汝。氣。殊。佳。汝。視。我。笑。一。
片。予。入。鉢。行。銀。吾。乃。發。爲。當。知。汝。氣。直。與。財。神。堂。中。財。神。苦。薩。相。伯。仲。吾。聞。言。亟。引。鏡。自。照。吾。面。本。黃。汝。氣。殊。佳。汝。視。我。笑。一。
片。乃。外。國。資。作。富。家。翁。矣。予。更。狂。喜。乃。正。視。天。女。散。花。而。吾。妻。笑。及。迴。視。之。巨。靈。之。掌。已。着。吾。額。吾。額。雖。覺。奇。痛。而。號。蓋。吾。妻。方。撕。實。業。泡。影。數。直。十。摸。討。百。吾。小。萬。汝。笑。吾。神。是。挽。色。



吳佩孚全史

特印十萬部每部祇收成本一角

奉贈奉直戰爭實地寫真十餘圖

張作霖全史

特印十萬部每部祇收成本二角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 ▲欲知吳佩孚將軍之玉照者不可不看
- ▲欲知吳佩孚最近之行動者不可不看
- ▲欲知吳佩孚將軍之謀略者不可不看
- ▲欲知吳佩孚將軍之地位者不可不看
- ▲欲知張作霖將軍之玉照者不可不看
- ▲欲知張作霖最近之行動者不可不看
- ▲欲知張作霖之謀略者不可不看
- ▲欲知張作霖將軍之地位者不可不看

上海四海路馬路中市紅屋出版

紳商士女……行號公司……欲辦

『婚喪喜慶的禮品』

『廳堂臥室的裝飾品』

『逕秀工整的書法文件』

『精美雅麗的美術畫圖』

『維妙維肖的西法放大照像』

精 美 禮 品

請到上海市紅屋世界書局選購

各界欲購請到上海四馬路臨界莊信託局四屋紅書局列禮品諸君



小社會說近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五回

屋漏旦明舉人講學

沿門托鉢丐婦伸冤

顏淵如雖然上了六十多歲年紀。因為平時頤養得好。面目固然紅潤光彩。單論他那個狼抗身體。比別人又高又大。他搶近幾步。却好攔在衆人面前。哈哈腰。早伸過臂膀來和范龍標握手。龍標認他不得。待理不理的轉掉頭來。望着邱仲謀行了一個鞠躬的禮。仲謀正待替他一一介紹。不料他一眼瞧見大同在座。當然走過來向大同叫了一聲。伯仲謀大驚笑對着大同問道。原來范先生和營長還是叔姪失敬失敬……說了這一句話。早引得衆人都把眼來瞧范大同。大同這一快活再也形容不出。差不多肚臍眼子都要格格的笑出聲來。他的那個脖子這時候。

已經仰得比天還高。別人也罷了。惟有顏淵如聽入耳朵裏。偷偷的將舌頭伸了伸。便不像先前。據倣了登時湊到大同耳邊有一搭沒一搭的陪他閒話。大同說一句。他兀自贊成一句。沒多一會。大家入了筵席。不少得議論。議論外邊時局。龍標在這當兒。還不是指揮如意。拍着胸脯。剪直自命是革命黨裏的大頭腦。又說怎生打漢陽奪昌武。說得天花亂墜。座中還有幾個是商會裏的朋友。使湊趣說道。好在我們無論是誰勝負。只要叫這些老百姓。有一碗飯吃吃。我們沒有個不感激的道理。聽說民國成立單是這賦稅上便許得減輕了一半。營長大人。你老道這話可真。不真。標龍又形於色的說道。怎麼不真呢。兄弟不久還在都督署裏開了一個茶話會。大約不消半月光景。一准有公事下來。將各關各卡都要裁撤得干干淨淨。不然也稱不起是一種共和政體。共和者我們做官的和你們百姓。和和氣氣過日子矣乎也……說着便拿手指頭在酒杯子。蘸了些酒。向桌上畫那圈子。一直畫到桌角。幾個商人聽見這話。不由的歡聲雷動。淵如忙接着。

說。道。何。如。我。不。是。今。天。才。和。諸。位。講。起。的。滿。人。佔。據。我。們。中。國。將。近。二。百。多。年。只。一。味。的。括。削。民。
脂。民。膏。天。怒。人。怨。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係這樣掉文便比營長大人高明得許多不愧是舉
人口吻）大同聽到這裏狠是詫異忙駁他道怎麼怎麼老先生剛才是還罵我反叛轉世此
番聽你這口氣也就變成反叛了別的不大緊萬一將老先生名字倒寫過來實在累我們提着
有些拗口……一面說一面又故意在嘴裏自嚼念道哎唷如淵顏……如淵顏……淵如不由
臉上紅了一紅隨卽嘆了一口氣說道范先生你也休得挖苦我這叫做此一時彼一時大丈夫
要見機而作譬如一篇文字做得太板滯了如何稱得起是一個八股名手不瞞衆位說若論兄
弟這一支筆桿子便點個翰林也稀鬆平常得狠巨耐那一班王公大臣通通全是瞎子始終也
不曾巴結得上去至今提起來我還恨得那滿奴牙癢癢的呢好了這一來清朝再也不得翻身
了兄弟說不來的稱心滿意……他雖然這樣高談闡論至於座中那幾個商人聽了狠有些心

驚膽戰臉皮和紙一般的白連酒殼都不大能夠下咽不時的還舉手在他們帽子裏摸摸他的小辮兒酒闌席散大家分頭出了衙署依大同的意思便想邀那龍標到他屋裏去走動走動龍標因為冬防嚴密夜間還得出去放哨只說了一句伯伯回去告訴姨娘說姪兒明天再來瞧看他罷沒的叫他盼望大同沒口子答應了重又笑道說也奇怪小妾和你也是天緣你也歡喜他也歡喜你好好這才是一家骨肉呢明天你一定要來恐怕他還有體已的話要和你講嘖：龍標點了點頭跨上了馬八名兵士前後簇擁着吆吆喝喝竟自佯長而去再說顏淵如別了縣長有個家人提着燈轉回他自己的住宅他屋裏原沒有多人老妻孫氏不幸打從前年得了個半身不遂的症候終日價眠床臥枕吟聲不絕淵如又因為自己讀聖賢書專講個目不邪視心不忘動所以至今他並不曾娶過姨太太可憐孤另的獨自睡在一間小書室裏活活守寡當晚趁着酒興先到了孫氏床前問了他的身體可好孫氏見了淵如便不大願意只翻起白

眼對着淵如。瞅了。瞅淵如。搭訕。問道。孝宣呢。他怎麼又不在家。這畜生。越發嫖得起勁了……他嘴裏雖這樣說。却不住的拿眼睛向四下裏張望。旁邊站了一個少年俊俏僕婦。好像猜道。淵如意思似的忙笑。說道。少奶奶在對面房間裏。怕他還不知道。太爺回來這樣的早……一言未畢。忽見門帘掀處。早走進一個瓜子臉兒的少婦。打扮得花枝招展。望去也不過有二十來歲。笑盈盈的向淵如問道。爹回來了。怎麼悄沒聲的不給人知道。今天在縣署裏不知可曾給他們灌醉了。沒有像爹這偌大年紀。第一宜保重身體。所以我們狠不放心……淵如聽見他這一番。又潤亮。又識趣的話。早喜得眉花眼笑。忙說道。好孩子。只有你肯將心放在我身上。不怪我瞧着就歡喜。你別人還在背地裏議論我偏心。說我不疼兒子。只疼媳婦。他們也不替我想。想像孝宣那樣粗心浮氣。可配人疼。不配人疼哩。好好我嘴裏狠是作渴。便請你替我倒一杯濃濃的茶來。酒原不曾多喝。只是在官場當中。這酬應。又少不得……他媳婦閔氏聽到這裏。忙忙的取了一個茶。

杯拿自家手帕子將碗邊上左抹右抹抹得干干淨淨又湊近齒邊聞了聞然後才將那茶倒上輕盈嬌娜的直送過來……孫氏此時益發有些生氣了。望着那僕婦吆喝道：「你難道是個死人不成？」老爺要茶便不該你倒巴巴的叫少奶奶來獻這樣慇懃老娘眼睛裏是揉不進沙子委實叫我瞧着嘔氣……那僕婦將脖子一縮笑了笑說道：「我也想來倒茶呢。只是手上及不來少奶奶有糖甜迷迷的異樣好吃。閔氏見僕婦說話暗暗寓着譏刺他不覺臉上紅了一紅。登時摔了。一下子門帘疾疾轉身出去走入他自家的房間淵如一面喝茶一面指着他的老妻孫氏冷笑道：「奇呀！我們三四十年的夫妻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這爲人？我家那個先祖是孔老聖人第一個得意門生。因爲一生克己復禮克出一場癆病不幸短命死了。可憐那個孔老聖人哭得死去活來。後來索性把他老人家的道統通同交代給我們這姓顏的。所以從古及今要想在我們這姓顏的屋裏尋一點不規則的行動恐怕比登天還難。可惜我們那個先祖死得太早不知道他可曾」

娶過堂客沒有若是。要娶過堂客。你照他那個父親叫做顏路的對他。這媳婦是怎生看待。哼哼。恐怕比我儘儘叫他倒杯茶。當然還要加倍親熱呢。爲人只要行止端方。這點點家庭的勾當。便脫略些。斷乎不關緊要……孫氏恨恨的說道。要這樣才好呢。你也須對得住你的兒子。像我病成這樣一絲半氣難道還跟着你監察不成……淵如剛將茶杯放落在桌上。忽的那個家人。匆匆走近廊檐底下。咳嗽了一聲。淵如忙大聲問道。顏福。你有甚麼話要稟……顏福不敢擅入內室。只隔着窗子回道。黃少爺楊少爺劉少爺婁少爺一齊來了。我們自家的大少爺也陪着。他們坐在一處。老爺要開講。還是趁早兒罷。今天的時候比往常已遲了好些。各位少爺還得趕回去睡覺……顏福說完這話。兀自規規矩矩的退了幾步。然後轉身出去。原來淵如起先本靠着教館度日。後來因爲學堂林立。有好多學生都到學校裏去求學。他這門前的桃李。不免就衰落下來。所幸他的國文比較那一班教員。根柢深得許多。城裏有些富家子弟。都趕到淵如面。

前來補習。淵如平素又把些修身養性的語錄一一講了給他們聽。這些子弟的父兄大半都和淵如一鼻孔出氣。十分欽佩。所以都偏着這一班少年不時的前來聽講。這晚恰恰又逢着開講的日子。淵如幾乎忘掉此刻聽見顏福稟明了這事。他慌忙站起身子。對着一面穿衣大鏡。將袍和馬褂着實整頓了一番。又將那頂大禮帽恭恭敬敬的向頭上戴。然後大踏步向書房裏走進。衆學生看見淵如不約而同的站將起來。叫了一聲先生。他的兒子孝宣也向他招呼了。淵如對着他們點了點。至於他那副尊容便和適才在房裏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單講他老人家的那副臉皮。大約要尋出他一些兒笑容。罰得誓也尋他不去。他一屁股向那張太師椅子上端然而坐。衆學生却雁字般的排列着。淵如先和他們研究了些作文的法度。然後又正顏厲色。把那陳年古代的主敬學說。一把來訓飭他們。侃然說道。聖賢講的這敬字。不光是到了大庭廣衆之間。方才矯揉造作出來。博人稱賞。越是人不瞧見你們的地方。你們越發要持躬如璧。

這就是旦明屋漏的真實學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惟其沒有十目十手，我們將他當做真個有十目十手監視着我們。你想這慎獨的功夫，何等精微，何等慎密……其時大家都悄沒聲的傾耳靜聽。不料他老人家說到這裏，忽的將眉頭皺了皺，說了一聲：「我們且稍休息。」那幾個學生和他的兒子彷彿得了赦令一般，各各退歸原坐。老實說，此時他們的這幾條腿，當真有些站得狠。疼了，淵如退出後面一間套房，慌慌張張，將大禮帽脫下來，擰在一旁。馬褂子也剝掉了。原來他老人家腳上鬧着濕氣，又因為多喝了兩杯酒，講學講得好好的，忽然發作起來。一雙腳癢得要死。要想挨個一時半刻，却再也挨他不得。這時候，他也顧不得甚麼。旦明屋漏一氣子，將襪子褪得干淨，下死勁的拿手，在腳縫裏抓了幾抓，摶了幾摶，喉嚨裏「哼唧唧」彷彿死人要嘸氣一般。鬍子旁邊的口涎流下來，有二三尺長，抓到快活的當兒，雙手將尊脚一捧，捧近鼻子旁邊，聞得個不亦樂乎。正在非常適意，不防那幾個學生等了半晌，等得不大耐煩，起來約齊了，到套房裏。

來請示。剛剛跨入那座房門，嚇得衆學生退避不及，重行跑出外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儘管擠眉弄眼的發笑。至於淵如在這時候無論他臉皮再厚些，也就覺得面紅耳赤，遷怒到他那個家人身。上喊至面前，一頓臭罵，又逼着他快去拾熱水進來，借勢盪一盪腳，分付衆學生各各散去。改一天再來聽講。你想那一班學生嘴皮還不促狹，登時傳揚出去，說顏先生叫我們主敬誰知？他老人家背了人便不主敬起來。再說淵如把腳洗畢，心裏惱恨他兒子回來住宿，這一晚便沒精打采的着實有些快快不樂。挨到三更時分，畢竟將那個少年女僕弄到書房裏，哈天嬉地的鬧了大半夜。（且明屋漏的學問不過如此而已，寫來叫人怪絕）范大同自從得了匾額，又加上他的親姪兒在本地方帶着一營的人，分向四下裏駐紮，他這一高興，當然是形容不出每天除得到那保衛園裏去掛一掛，其餘便是各處宴會聲勢狠是十分煊赫。不料殘年向盡，忽然發生一件不如意的事出來了。原來自從海裏混槍斃以後，可憐遺下他那個老母徐氏，剪直無。

人養活他又瞎掉一雙眼睛身子不大能動掉平時全倚賴海裏混討點剩飯來給他度命那天平空出了這件禍事直把了老奶奶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他那棲身的草蓬住得又狠僻靜任憑你再將那隻眼睛哭瞎了也沒有人來憐惜你一句兒子既死這份討飯營業少不得要自家去繼續進行他便頭上紮了一塊白布（便像替兒子戴孝可發一疋）手裏拾着一根竹桿沿門踏戶去哀哀乞苦有人問他他兀自囁嚅告訴他兒子死得冤枉這一天討至一家門首却好裏邊走出一個少年衣服狠是齊整見了這老乞婆便吆喝他滾開徐氏便哭着說道少爺可憐則箇我是死了兒子的人那少年又喝道你死了兒子與別人又有甚麼相干難道便應該給錢給你……徐氏聽見這話他偏生錯會了意倒又敘述他兒子被害的歷史……那少年姓崔名字叫做崔浩原係和崔作仁的遠房弟兄好多年不相往來崔浩當初在南京法政學校裏混了兩年光復以後學校解散他老實便在南京掛起一扇招牌來充當民國的大律師輕

易。也不回家鄉走動。此番因爲回家來省親。家裏的人無意中便提起崔作仁的事迹。崔浩聽了。也不會留意。住了幾天。只打聽得那個范大同在地方上狠有些作威作福。崔浩便有心去敲大同的竹槓。不料大同比老牛肉更硬。更臭。那裏肯上了他的計算。況且又仗着他姪兒是個營長。當時便一口拒絕。也不會有好嘴臉給他瞧。看崔浩已是懷恨在心了。今天忽然又得了這老乞婆的口氣。忙停住脚步向徐氏笑了笑。說你既然有這冤枉。不會到縣裏去告他。徐氏將脖子縮了縮。又伸着舌頭說道。哎唷。你少爺好不明白事體。范老爺他是個甚麼人。我這討飯的化子是個甚麼人。我敢提起告他這句話。不怕天老爺拿雷來劈我。（愚民之愚真是可憐極頂）說着。便拿破袖子揩抹眼淚。崔浩冷笑道。這却不妨事。有我替你做主。這縣裏是不行的。他們都是通同一氣。由我到省裏去料理。萬一那邊傳你去質問。你儘管將他的冤枉詳細敍出。休得害怕。民國不比前清時代是最講究人道主義的。甚麼尊卑的階級。倒沒妨礙……一面說。他早一面從。

懷裏掏出一個小日記簿子。把鉛筆拿在手裏。問了他的門氏和他的兒子姓名。徐氏一一說了。崔浩寫畢。又賞給他兩枚銅魚子。徐氏歡天喜地叩謝而去。果然不曾隔了好些時。省裏已有了公事。到了桃源縣飭令邱仲謀嚴行查辦。仲謀得這消息。立刻將大同請到署裏。將公事交代給他。照着大同假意瞧看了一遍。笑容可掬的向仲謀問道。可是都督又有甚麼好處。到兄弟嗎。大約比那一次的匾額更該風光些。這都是縣長栽培的恩典……仲謀忍不住哈哈大笑。才明白大同一個字都不認識。當下便附着他們耳朵說了一個詳細。原來有錢的人胆子最小。聽到這裏。他早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幾乎嚇得暈了過去。忙按定心神。也顧不得旁邊站着許多僕役。他早撲通一聲直挺挺的跪在仲謀面前。哀求縣長設法。仲謀慌忙將他扶起。低低笑說道。我們都是至好的朋友。斷沒有個坐視不救的道理。只不過這件案子與兄弟也有連帶關係。不便在從中說項。既放着你令姪這條路。我替你打算。還得去和他商議。如今是武人當道。萬一令姪在省。

裏。有。甚。麼。路。數。只。消。他。肯。替。你。彌。補。彌。補。那。斷。斷。不。會。別。生。枝。節。的。事。不。宜。遲。我。也。不。留。你。久。坐。
說。着。便。端。起。茶。杯。來。送。客。大。同。此。時。已。是。茫。無。所。措。再。加。上。他。那。寬。袍。大。袖。不。防。順。手。一。碰。
將。自。家。面。前。那。個。茶。盞。噏。哪。一。聲。跌。在。地。上。跌。得。稀。呼。歹。爛。大。同。又。羞。又。急。隨。即。彎。下。腰。去。檢。拾。
轉。是。仲。謀。湊。近。一。步。說。道。不。妨。不。妨。這。叫。做。歲。歲。平。安。再。順。遂。不。過。才。說。完。這。話。大。同。猛。的。
直。起。身。子。他。的。那。顆。腦。袋。却。巧。撞。着。仲。謀。的。下。頰。仲。謀。叫。了。一。聲。哎。唷。疼。痛。得。要。死。引。得。旁。邊。的。
人。無。不。口。掩。大。笑。可。憐。范。大。同。這。時。候。好。比。那。鬥。敗。的。公。雞。一。般。歪。着。腦。袋。拖。着。翅。膀。出。了。衙。署。
直。顧。往。屋。裏。走。平。時。進。門。他。都。是。挺。胸。疊。肚。使。勁。的。拿。他。那。脚。板。底。打。得。廳。上。的。方。磚。骨。冬。骨。冬。
的。價。晌。彷。彿。標。明。他。大。老。爺。回。來。叫。人。預。備。伺。候。的。意。思。這。一。次。却。又。不。然。了。陰。惻。惻。的。悄。沒。聲。
息。輕。輕。楚。到。後。進。春。紅。見。了。他。的。影。子。剛。待。叫。喊。不。防。大。同。走。得。狠。快。順。手。揭。起。房。門。上。帘。子。凝。
神。一。望。只。見。他。令。姪。龍。標。坐。在。床。沿。上。大。鴨。子。不。偏。不。斜。把。他。那。嬌。軀。躺。在。龍。標。懷。裏。着。實。溫。存。

呢猛的見了大同兩人不約而同的叫了一聲哎唷登時羞得臉上通紅龍標冒冒失失將大鴨子一推大鴨子一個立腳不穩倏的直跌過去幸喜那兩張衣櫃將他攏着不曾翻了元寶効斗龍標心下想了想料是逃脫不得只得老着面孔上前認罪叫了一聲伯伯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六回 緣外緣詩歌鵝鵠 錯中錯譜亂鴛鴦

當這倉皇急遽的當兒不料那個范大同轉笑容可掬望着他姪兒龍標拱了拱手說道請坐請坐你這一客氣沒的叫老夫心裏不安好像我進來的不巧了說畢又回頭向大鴨子笑道你這又害羞則甚呢我們是一家子的骨肉姪少爺來的時候便算我不在家你也應該替我做個主人應酬要十分週到難得你竟理會得我這意思我心裏却說不出來的歡喜來來來你比如我還不會回來一般不妨依舊去談你們的體已……這一頓話狠出他們兩家頭的意外面面斲望着兀自做聲不得畢竟大鴨子摸得着大同的脾氣也就含笑說道原是的嘵我因爲姪少爺

子。他。生。得。單。弱。坐。在。堂。屋。裏。禁。不。住。那。一。陣。一。陣。剪。刀。般。的。冷。風。（營長禁不得風，則吾國之軍人可想而知而知不禁爲之失笑）我便和他說道：「奴房裏現生着炭火，不如進去坐地，不比較這外邊溫暖些？」他一定不肯是奴，將臉色往下一沈，氣虎虎指着他發揮道：「姪少爺你難道避這嫌疑，不身成知奴和你雖然年紀不差上下，然而論起班輩來，我究竟是你的嫡嫡，你究竟是我的姪兒。」也不怕別的人嚼出甚麼舌頭俗語，說得好行得正幹得正，不怕同和尚坐一條板櫈沒來由的和尚，尚且坐得何況於他……一面說一面便伸出纖指，偏準的對龍標鼻子上一指，又接着笑道：「他吃奴家福，不過剛才走得進房，冷不防你又撞魂撞得回來，這是明白的呢。要換個糊塗老亡八，我們便跳入黃河裏也洗不清。這干淨身子……」龍標趁他咷咷呱呱的在那裏學燕子叫，他早站起來，要和大同作別。大同那裏肯依，將雙臂一叉，攔着笑道：「哎唷，你這一跑豈不是分明多嫌着我？平時你可以這樣，此刻你却萬萬不可以這樣。你且好好兒坐下，我還有件要緊。

的事和你商議。龍標忙道：伯伯有甚麼分付？儘管說了罷。姪兒不能久行，就擋弟兄們還在營裏。等候姪兒去看操大同。哈哈大笑說道：這話我有些不大相信。怎麼早不操晚不操？這會子又嚷要上操起來了？你若不棄嫌，我能夠叫你這小嬸娘陪賢姪操一場也好……這句話將大鴨子引得笑不可仰。輕輕對他啐了一口。低低咒罵道：老沒正經！說出話來，叫人羞答答的不好承認。這裏現成有滾燙的熱水等我來替你們泡上兩碗炒米……說完這話，便一扭身子退出房外。支使他媽和春紅去預備晚膳。在這當兒，大同遂將海裏混的母親在省裏告他的話詳細說了。一遍，然後又對他深深唱個肥諾，拜託他成全。劉龍標想了想，忙說道：這件事已經歸入司法衙門。姪兒是個武職人員，軍人最忌的干預國政，對不住。伯伯怕姪兒不能為力，大同又央告着說道：賢姪的話怕不有理？只是目下武人當道，某太爺都說須得走賢姪這條道路，沒有個不能達到目的。賢姪便不瞧老夫的情面也該瞧你家這小嬸娘的情面。（又以柔情動之）大同真

善於詞令）龍標沈吟了一會却好大鴨子親自捧入兩碗炒米進來遞向他們兩人手裏又掩口笑道這碗是你伯伯的這碗是奴家的你不嫌腌臘便將就吃完了則箇說時又就着自己嘴唇輕輕呷了一下子才送給龍標大同瞧這模樣直喜得眉花眼笑其時却把個春紅氣得要死暗暗罵道世界上忘八也有却不曾見過我們這位忘八老爺（忘八與老爺不連乃竟聯合在一處春紅妙舌）一頂綠頭巾別人是偷着戴他却明公正氣的往頭上戴……春紅在半邊自言自語隨風也鑽入大同的耳朵大同却裝做不曾聽見大鴨子這時一手扶着門框懸起一隻小腿搖個不住（淫態如畫）嬉皮臉也幫着說道你們的話我都聽得明明白白罷咧既是伯伯囑託你多少也得替他想一想法子打折膀子朝裏彎道不得個忍心望着他受罪還得砍了頭去償人家性命……大同聽到這裏早嚇得索索的抖好像便真個要挪上殺場一般龍標瞧實了着有些不忍隨卽義形於色的拍了拍胸脯說道伯伯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已打算

好了。姪兒有個至好的朋友。他現在司法部裏充當秘書。明天我便寫信去拜託他。否則姪兒便到省裏去走一躺也狠容易。姪兒拚着丢了這功名不幹都得將伯伯這案子辦成個轉敗爲勝。大同得了他這等懇切的議論。從心坎上發生一種感激戰戰的說道。愚伯的性命便全交給賢姪身上了。

龍標正色說道。伯伯這個何消說得。一切包在姪兒身上。總不叫伯伯吃虧。大同此時已經稱心滿意。把一件禍事全行掉向九霄雲外。死拉活扯的一定留龍標在這裏吃晚飯。龍標先是不肯。答應不防。大鴨子在暗中將他衣角摘了摘。彼此會意。遂也安心。坐下來談談家常。瑣事春紅和大鴨子的母親。將飯菜預備齊整。便進房來請示。問大同在那裏開飯。大同惡狠狠的說道。這個又囉嗦甚麼呢。姪少爺又不是外人。老實在房間裏吃了也好。省得外邊怪冷的。我這老骨頭不大緊。萬一凍壞了姪少爺。他是朝廷裏一顆擎天玉柱。駕海金梁。那還了得。怕你們吃不了。不兜

着走呢。大鴨子母親氣成得一個豬拱嘴。少不得幫着春紅一件一件的向房裏端得進來。大同只顧湊那趣兒。有一搭沒一搭的和龍標閒話。大家吃了幾杯酒。下肚。大同又僵着大鴨子唱起小曲兒來。大鴨子先是不肯。後來吃僵不過。好在也有幾分酒意。把臉遮蓋着。果然捏起喉嚨。咿呀啞啞的唱了一支五更小調。大同還拿脚尖子在地板上替他按弦應節。（醜不可耐。虧他竟想得出來）龍標歪着脖子。拿起兩隻水汪汪的眼睛。不住的賞鑒大鴨子那副又黑又胖的粉臉。大鴨子一面唱一面向龍標飄飄了眼色。真是媚態橫生。妖姿百出。這一種醜態都清清楚楚的看入大同眼睛裏。（三副眼睛各自各的妙處。使我忍俊不禁）大同不但沒有醋意。而且還雜夾在裏面。說出許多風話。引逗着他們談笑。吃飯完畢。龍標隨意一歇身子。向大床上躺着。大鴨子早坐在他旁邊。捏起兩隻粉團拳頭。一上一下的替他捶背。大同忽的將眉一縫。彎腰說道。哎唷肚腹子裏疼。又望着龍標說道。賢姪且在這裏稍稍休息。休息恕我不能奉陪……說着。

向大鴨子招了招手。將他喚至房門外邊。低低附着他的耳朵。不知說了些甚麼。只是大鴨子臉上紅了一紅。拍的一聲順手刷了大同一個耳光。然後兩家頭一個笑得進房。一個笑得到外邊書室裏去睡覺。（惡劣家庭往往有此種現象不足爲奇）大同平素原是個好色之徒。不過因爲性命要緊。勉強割愛。讓大鴨子去應酬龍標自己轉冷清清的在那裏孤眠獨宿。其實他在這時候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一經想到大鴨子他們神態心裏便忍不住拍通拍通的亂跳。越跳越咬着牙齒。越是打熬。不過忽的一個轉念。暗暗說道：我可獸嗎？家裏放着那個春紅。我不會跑去。和他消遣消遣只是一層。平時我雖對這頭狠有意思。一者礙着大鴨子看管得緊。二者那頭也有些攢頭播腦像是不大願意的光景。我此時冒冒失失跑入他房裏。他如果順從呢。自然再好沒有的了。倘若他竟嚴行拒絕。叫喊起來。吃別人聽見到了天亮時候。我拿甚麼面目去見人。有了有了。小女孩子愛的是銀子。說不得要我破費些。不愁不達到我這目的主意已定。隨

卽打開自家那座小皮箱子揀造了十塊袁世凱肖像的洋錢向口袋裏一擰吹熄了燈火從黑暗裏躡手躡腳摸至春紅住的那間臥房却好房門是虛掩着他便側身而入裏面烏光添黑聽見那土炕上微微有呼吸的聲音一個人嚴密裏在被裏大同到得這境界已是淫心蕩漾先本想輕輕的喚醒春紅和他說明這事又怕惱了他不肯答應轉不如暗渡陳倉的好於是不由分說挨近炕側褪了鞋襪脫了衣服便往被裏直鑽一驚便把那被裏的人驚醒了正待問他是誰大同忙低聲說道是我快別要喊說到這裏便將那十塊洋錢輕輕向他手裏一遞那人聽見大同的口氣忍不住嘆哧一笑又却不過洋錢的情分當然不再違拗大同這一歡喜彷彿是登了仙境一般兩人偎傍直睡到天明到底是賊人心虛容易醒轉在這五更頭裏大同睜開雙眼見室中各項物件已是通光透亮再凝神向枕邊望了望忽然露出蓬蓬白髮臉皮上的縞紋和核桃一樣大同這一嚇順口喊了一聲哎唷好笑他便從這哎唷一聲當中將這老婆婆驚醒

了。抵着一張癟嘴只是瞅着大同儘笑。大同忙問道：哎唷！你不是鴨子的媽？鴨子媽點頭笑道：老爺說的一點也不錯。我不是鴨子的嗎？是誰呢？承老爺的恩典，不嫌奴家皮膚粗糙，還巴巴的帶了洋銀來給我做遮羞禮。奴家心裏感激得狠。一夜夫妻百夜恩以後，還望老爺常常光光千萬別要負心……大同聽到這裏，又羞又急，吆喝着說道：這不冤枉嗎？春紅這丫頭到那搭兒去睡了？大鴨子媽笑道：也算奴家與老爺有緣，往常他原是住的這所房間。昨天晚上他告訴我說有個人約他去談心，又不放心他這房裏衣箱什物，便拜託奴家來替他看守。不料却無端的遇見老爺我的好老爺，天下老鴉一樣黑是春紅怎樣？不是春紅怎樣？你身體又不大結實，這時候還早呢？再多睡一會兒，却不妨事。沒的下床凍壞了身子。叫奴家瞧着心疼……說時又將十塊大洋銀向手裏敲得叮噹叮噹，價响冷笑說道：平時想和老爺要一文半鈔，老爺輕易也不肯答應。如今却是難得白花花的銀人頭兒送給奴家享用。這一來奴家有了這棺材，本便是死了也還

眼。目。……大同。直氣得紫漲了臉。那裏還肯耽擱。披好衣服。跋着鞋子。一溜烟依舊溜到他的那座書室裏。把個頭蒙在被裏。只是唉聲嘆氣。（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凡事皆當作如是觀）一會子。又提着春紅名字咬呀價。切齒罵。自言自語的嚼念道。這死了頭真怪。不知溜到那裏撞魂去了。（也是一種疑案）他住的這房間我記得清清楚楚。又不會走錯。怎麼床上又換出一個老妖怪。老妖怪不害羞。我還害羞呢。萬一他再將這件事當做新聞跑去告訴別人。豈不要將別人牙齒笑掉。唉總怪我慷慨的不好平白地將大鴨子讓給龍標去消受。這一夜不知道他們怎生快活呢。我也是一時全權宜之計。等待他替我出了力之後。若再想我給你這樣的幸福可就萬萬不能了。（且緩說嘴。隨後再瞧罷一笑）大同想來想去。委實疲倦已極。卽日色已經晒到窗子上。他轉沉沉睡熟和個死狗一般。你便叫喚他也叫喚不醒。在下趁他這睡覺的當兒。倒得回轉我的筆尖。補敍一敍大鴨子他們昨夜的情事。再說大鴨子吃大同將他喚至房外領受了他。

錦囊妙計大鴨子雖說故意裝做嬌瞋其實却是稱心滿意當然謹遵台命也不客氣便親親熱的進來陪龍標談笑其時龍標感激他這位伯父已是感激到一百二十分了兩人並枕的時候龍標嘆着說道不料我們今晚的情形偏偏碰入伯伯眼睛裏我替你狠捏着一把汗哩人不可不知好歹他既這樣看待我們省裏那種案件我范龍標若不盡心竭力替他老人家去打點撫心自問也對他不住早晚我還得和你暫別一別親自到省裏去走一躺總要……龍標才說到這裏大鴨子不覺嗤的笑出聲來拿手點着他的額角說道你這一個偌大漢子如何連個身體都不知道輕重他這是仰仗着你方才白讓你污了奴家身子倘若事成之後他准一眨眼斷斷不會再叫我陪你睡覺了世界上凡事都能讓人惟有自家的堂客不能讓人龍標笑道這也難怪我們總得要體貼他隨後雖然不能明公正氣和你在一處他總不能禁止我不許進這大門我們在背地裏還可以敍敍舊好大鴨子冷笑道你倒說得好呢這話轉覺得我是白說的了

我還得問你一句。比如你伯伯吃人告的這事。如若沒有你替他出力。他的性命兒竟可有碍。沒碍。龍標想了。想說道。民國裏的法律也難預定。論規矩像伯伯這樣草管人命。縱使不至于辦個死罪。哼。怕終身監禁是免不掉的。也是他的造化。偏生遇見我這姪兒。憑我的聲勢總可以媽糊糊的叫他罰幾文。完事大鴨子忙問道。你的聲勢自然是闊極了。假如你反過手來。叫他砍了腦袋贖還人家的性命。想也容易。龍標笑道。這樣辦法。毫不爲難。不過我們是滴親叔姪。斷然不肯辦到這個地步。大鴨子聽到這裏。不由發起恨來。使勁在他腿上掐了一下。掐得龍標縮腿。不迭嚷道。我又不曾說錯了話。你平白掐我。則甚。大鴨子氣忿忿的說道。我只不信你們做了武人。連一點志氣都做完了。我請問你。那一次你裝做乞丐來看望他。他可曾記着你滴親叔姪。沒用不着。你兀自把你趕出大門以外。用得着。你好像捧鳳凰似的連廉恥都不顧了。叫自己的的堂客出乖露醜。(責備得很是不過出諸大鴨子之口。使不免叫人聽着害怕)這種活烏龜老娘。

委實瞧不入眼。龍標笑道：罷咧！他願意做龜，却不會虧負我們。先前那件頑意兒也怪我有點不好。目前的時勢誰不是重富欺貧？他若早認識我是個營長，何致對着我那樣嚴聲厲色？大鴨子急道：好好！你還幫着他說話呢？恨不得我要咬下你一塊肉……說時真個拿嘴緊緊咬着龍標的臂膀。龍標哀告道：請你饒恕我這一次罷！以後我再不幫着他說話可好不好？大鴨子趁勢說道：我豈但不許你幫着他說話？而且省裏這案子你必須依我將他辦一個死罪。我是決意要嫁給你的了。你伯伯死後他積蓄的這份財產還怕不由我們承受？這是一舉兩得的事。你若不依我，我先和你拚了這條性命……他一壁說，又一壁嗚嗚咽哭將起來。（婦人惡毒大都如此，借大鴨子爲世界惡婦寫照）一番話提醒了龍標，果然覺得他這主意一些不錯。將牙齒咬得一咬，忙安慰大鴨子說道：好人！你不要哭。我已經明白你的用心，實在是打從心坎兒愛我。我若是辜負了你，天也不能容我。你且祕密些兒，不可叫他知道。防着他去另倣手腳，我一定依你這樣辦。

就是……大鴨子始則猶不肯相信。又硬逼着他罰了一個毒誓。然後才高興。兩人絮語了。一夜不曾隔了兩天。龍標當真來和大同作別。告訴他親自上省。大同又叮嚀囑咐光是那個肥佬也。不知唱了多少。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四時佳景詞 海容

滿目紅英似錦。一溪弱柳如烟。香暖佳人羅袖。花陰深處秋千。
水閣晚涼初霽。荷香入座。生風雲外。輕雷漸遠。一釣新月朦朧。
翠袖烟含宿雨。露叢風遞幽香。滿地月明如水。半牕竹影搖涼。
嶺上寒催楓葉。庭前香送梅梢。昨夜紙聽風緊。朝來雪滿晴郊。

小哀
說情

燕雁離魂記

海虞徐枕亞著

東越許塵父評

第五章 家閨

余病將半。月今始全愈。而漱卿則已聞薰馨之來。侍余病也。心中又添得一重不快。然余則安從知。之方。謂漱卿因我而病。且甚知我之病。由彼而發。而悔恨不已。是則漱卿與我今而後殆弗復有何種芥蒂矣。翌日之晨。欣然去館。漱卿方與雲曜垂釣。河干絡布於首。似爲避風也。余輿中見之。卽呼曰。漱妹妹我來也。妹貴恙愈邪。噫。雲哥汝盆中所蓄。迺爲鯽魚邪。且言且力。頗其輿促。輿夫速停。旣下輿。雲哥授竿於漱卿。笑迎余。余見漱卿神情蓋索寞寡歡。腰肢瘦損。若不勝衣者。狀如經霜之菊。彌復可憐。顧彼則未嘗一視余也。余旣見雲哥。卽趨近漱卿。撫其背而言曰。妹妹。

我已來矣。漱卿回首微睨，余冷然曰：汝來亦大好。言已，即弗置他詞。余覩其冷落之狀，心至弗甯。於是始知一昨所得之理想，殆都非真相。彼漱卿固猶恨我如我未病之前，未嘗有絲毫減殺也。時雲哥呼余曰：夏弟莫淘氣，今宜見爹媽去來。余若弗聞者，但怔然注視漱卿，則又見漱卿嚙唇而哂曰：夏哥哥無良哉！大侍汝病，而汝迺舍之而來。此人固弗汝尤邪？余知彼所謂人者，仍指蕙馨而言，益窘迫，不知所對。而雲哥已強拉余去，余不得已，從之。行猶回頭喚曰：漱妹妹速來。漱妹妹速來。我將告妹妹以別後事也。顧漱卿垂釣如故。若弗聞余何言也？而余足已隨雲哥入門矣。余經漱卿一番嘲諷，心既忐忑，弗甯，而語言神色亦頓失其自然之勢。時舅父母及兄嫂等咸在，見余至，咸笑問病。況絮絮瑣瑣語雜言龐，令人不暇應接。矧余心中時時注想漱卿之事，遂亦神氣張皇，應對皆乖。衆尙絮聒不已，忽笑曰：我知夏弟今無暇與我箇說話，彼心中但念妹妹耳。神余聞斯言，肺叶爲之大振，益弗能自主。持不期而回視舅父之面，則和悅之色頓變爲嚴肅之容。

而舅母及雲哥神色之間亦以稍稍變象。雲哥卽笑曰：漱妹方垂釣河干。夏弟已見之。弟言彼只有漱妹。毋乃太寃。雲爲此言意以爲我救護而不知天下事往往有絕無價值之語言而一經旁人之挑動或轉圜轉易惹起有衆之注意者。雲哥言竟舅母方欲表示贊許之意。而舅父忽正容曰：惠兒適言不爲無因。我意男女之間愛好不宜過度。今夏甥與漱兒年齒漸長。後此不宜再在一處廝混。言時目注舅母。弗瞬。舅母則頗不謂然。微笑曰：君言男女不宜過相愛誠屬常理。而非所語於親戚。且彼此究尙幼年。便日日廝混。不見得有甚歹事情。君之慮毋亦太深也。舅父聞言意至不悅。彼其爲人剛愎自用。有所見解。雖明知非當而不容它人指摘。苟觸其忌。則爭端立起。雖有仲連不能爲之勸飾也。舅母以愛余與漱卿故。以我等之親暱爲可樂。而懼舅父之橫加干涉也。故以辨論之言爲緩和之計。而舅父則認爲舅母之反抗行爲冷笑。有頃復怫然怒曰：好汝亦說此等話。可謂不知分量。有母如此。則女之行爲可知。吾懼清白家聲。將爲若收拾淨盡。

也。舅父此言過當甚矣。余雖幼稚已知難堪。矧舅母及衆兄嫂邪。於是羣以舅父妄言至此咸驚疑失次。而舅母尤萬難忍受。因亦報以惡聲斥爲老諱。言以士林中人而語言無理。一至於斯。則與鄉人何異。舅父大怒。立掣案上茶具。擲之於地。叮噹數聲。具已粉碎。舅父復欲摔他器具。衆益駭愕失色。余則大懼而哭。舅母亦淚承於頰。面含怒意。而不敢再言。舅父以舅母之淚也。益怒。抵足厲聲曰。我猶在也。而若曹痛哭。將禱我死邪。因盛氣直前。將扶舅母。衆大怖。環跑而代求舅父。不得。遑曝哮益甚。揮拳亂擊。中雲哥及大嫂面。二人忍痛拉舅父衣。舅母則愧憤交集。絜余與惠避出。纔抵戶限。而漱卿入。左手持釣具。右手攜竹筐。忻然呼曰。娘速爲我取水。我釣得大鱸魚來。且言。且視母及見舅母。及余哭泣狀。又聞舅父叱罵聲。兄嫂啼哭聲。而余與舅母惠哥亦出戶急行。漱卿乃大駭。釣具與筐悉墮於地。却便宜了鱸魚出筐。縱跳暫爲陸地之游。行而漱卿亦哭矣。舅母乃挈漱卿偕行。匆匆出門。赴族人玉賓家。玉賓爲舅父兄弟行其妻王氏。與舅母最相得。每

家中有疑難事。輒就與商酌。余嘗從舅母往。以故甚相熟識。既抵其家。王方攜其幼子坐庭畔。視婢輩糞除菊徑。睹衆入喜笑歡迎。既見衆有戚容。而余與漱卿尤恣哭。未休則大疑。要入座。舅母先告以家事痛訴。舅父無理。王亦爲弗平。因顧余笑曰。戛少爺也。忒會淘氣。如許年紀。也會病。相思。怪底。舅父弗相容。漱卿於是始知父母反目之由。比聞王言。則大赧怒目。視余亦低頭。弗語。舅母強笑曰。嬉尚作此等說話。使老奴聞之。正喜添得一個證人耳。王大笑。因略爲勸慰語。止舅母。母悲且曰。老夫婦年過半百。兀自效小孩子家。三日吵四日好。不將貽笑兒女。行邪舅母不覺。微笑。余等亦止涕而哂。王因具便肴留舅母及我。餚午。凌舅母心有憤恚。飲不能下。咽漱卿與余。則因經過一場風潮。益覺同居患難中。不期嫌隙皆消。言歸於好。因訴說別後痛況。各有涕洟而惠珊。則向爲余等所疾視。彼亦弗耐。與余等瑣談。則躍而出門。不知何處去矣。

薄暮。雲哥及大嫂先後來謁。舅母不可謂汝父狂悖。如此毫不念五十年夫妻情。

况一言之忤。狂暴至於相毆。此豈復有夫妻理。我明日將適汝姑母家。消遣數月。任他自作威福。去。我終弗爲彼侮也。舅母言至此。又泣雲。哥大嫂亦泣。雖經王力勸卒弗止。雲哥等不得請而去。余意舅母果去我家。漱卿必相從俱往事。至可樂。特恐其未必實行私就。漱卿議焉。漱卿慚然曰。夏哥哥猶謂娘將去汝家耶。娘卽去。而我終弗能從。恐後此我父將終。弗令我儕共讀也。余駭然。曰。妹乎。此何爲者。彼舅父性急。而語切。一時之憤。豈遂爲定論乎。漱卿泣然。曰。果爾。則亦大佳然。吾聞父意。以我儕過相愛。終莽好事體。方爾我病中。彼嘗言之再三。似其意已決定。而母又挑之。宜其怒發。而不可遏止也。余聞言默然。大悲。怔視漱卿者久之。漱卿則疾低其首。俯弄衣角。作無柰狀。狀至寂寞而兩眶珠淚蘊滯。作波光。欲下弗下。余不自禁。失聲而哭。曰。妹乎。適而言之信邪。我非妹。弗能以自活。果舅父之威。將奪我親愛之漱。妹去我亦安能生存於斯世。恐不久死於非命耳。漱卿聞之。亦復歎歎。不勝波光盪漾。作幾度之灑洄。俄焉蘊蓄不得一洩。下流而漱卿哭矣。

俗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斯言殆頗不妄方舅母夫婦反目之時而忽又發生意外之事遂令尋常口角之爭幻爲家庭離析之慘推原禍始固由余與漱卿導其火而舅父之剛復過甚乖行召戾其負咎爲更大也茲事發生卽在夫妻反目之日舅母既不肯歸家偕余等宿於玉賓家與玉賓夫婦縱談家常達旦始睡及次日之晨舅母睡未久方覓得黑甜樂趣而余與漱卿則已於七時起小孩何知縱有心事詰朝卽盪付東流因相率而嬉於門外忽見雲哥岔息而至狀甚急遽旣見余等便問娘起來也未且言且匆匆欲入余等察言觀色已知不幸之神又降臨於家中彼雲哥性極沈靜而今茲迺忽變其常則其所攜消息可知也於是余等皆驚怖欲死立止此嬉疾前牽雲哥衣問曰哥哥甚事恁匆遽將母……雲頓足曰弟輩弗糾繆爹爲二舅父打壞事且涉訟矣娘果已起床未余等益駭愕不審何如事漱卿告以娘睡晏今尙未起余又絮絮問其事雲哥不答但偕余等入逕投母臥室就床上推舅母使醒余等亦助呼舅母舅母醒見雲哥便問若

父尙鬪否。余纔說曰：舅母頃雲哥言舅父……言未畢，漱卿接說曰：爹迺爲二舅父打壞也。語甫出，舅母大驚，蓦然起坐，瞪目問雲曰：若何？言二舅父又來邪？彼！彼！彼何事？又與若父鬪也。舅母且言且喘，目注雲哥而待其報告也。

所謂二舅父者，爲舅母之幼弟孫姓，而研安其名。幼而有膂力，能舉百斤重，及長益好武事，從少林僧法宗者學爲拳術，及諸刀劍之學，數年而藝成，能仗劍敵衆數百人。衆咸辟易，莫能擗其鋒。性義俠，而躁急，屬所敬愛。性命所弗恤，睚眦之怨讐，皆相向必欲取償，而後快。彼甚惡舅父爲人，以其迂執而好指示人，短研安屢受其侮，心弗能甘，積怨於中而不能一洩者，以爲姊丈故也。舅父益自尊，謂研安雖勇，終弗敢。余抗則輕之，更甚。嘗於衆中痛罵研安，謂其性野而行惡，譬之狼子。楚心研安，弗復能堪，立傾其案，損器具無算，指舅父而詈曰：老賊奴！我以若爲姊夫，一切皆忍汝。弗與較，子不自量而益爲欺侮，豈謂孫研安拳劍之力不足制汝？一老狗邪！舅父生平只解侮。

人却未經此辱亦大怒斥詈無算研安弗答但握拳切齒作不忍忿恨狀衆懼肇禍急使舅父速出以避之其事始已自此郎舅間情感大傷久不相往來及是研安之母劉夫人得損症臥床不能起時時苦憶女兒研安以舅父故久相水火無顏與姊相見久而弗迓劉譽得故而大怒訓斥萬端而使研安卽日送舅母歸甯去研安雖倔強推能畏母奉命不獲已親來舅母家時已晚舅父見研安懼且震怒閉戶弗見研安問姊焉往雲密告之研安已弗悅舅父復使雲哥致函焉其詞曰以道路之間隔辱承虎駕某心感之矣自維衰朽不足當尊拳葛蘿之親所弗敢尙不甯維是令姊以口舌之爭胆敢率子女輩遁去在行爲背夫於德爲不貞是亦足下虎威之流韵某何人斯敢擾凶僕微君來固將送之返也君來卽大好煩率此悍婦去一言之出覆水難收今而後棄好絕情請毋相見以貽寒舍羞也研安得函大怒曰吾姊賢淑誰不知之而老腐忍於忘情有此弗法之舉此謂昏詩無理弗可以人情論者彼旣以姊爲不貞我今非索此不貞之證據決弗

于。休藏其書。叩舅父之戶。而罵焉。雲哥與嫂皆駭甚。苦勸弗得。當覓舅母。則玉賓家已閨門不得已。返與嫂跪求研安息怒。繼之以泣。研安氣稍息。坐而啜茗。不罵亦不語。踟躕久之。聞舅父痛斥雲哥。謂以名門之子。而屈膝於豺虎辱門第。而玷及先人。可謂忤逆之尤。因繫而杖之。雲弗敢哭。而不忍痛楚杖著體。但作呻吟聲。研安已聞之。怒弗能再遏。舉足踢門。門岌岌動。舅父不得已啓之。研安既入。舅父將自後戶遁。研安戟指哂曰。子以雲屈膝於我爲門第羞。子又自遁以避我。亦非夫也。研安怒。拚與之搏。遂返立。擣袖握拳。作切齒恨聲。研安見狀笑不可仰。舅父怒曰。若旣仇我。惟若之所命而笑何也。研安弗理。欲釋雲縛。雲弗敢目視舅父。舅父怒。伺研安低首。爲雲解縛。卽乘其不備。以杖叩其頭。而研安內功頗深。杖着頭折。而爲兩。舅父大駭。將更覓他器。研安怒激躍而上。擊攻舅父胸。縱用一二分力。舅父已不支。向後仆。歐血數口。弗能語。雲與嫂疑其死也。大怖。而號研安。始自悔太激。返身出門。逕去。弗復返。時已夜半。舅父呼號甚深。雲欲往逆母舅父。

止。之。曰。悍。婦。以。人。來。毆。我。督。弗。與。相。見。而。子。尙。欲。召。來。以。怒。我。心。無。益。祇。速。我。死。耳。嫂。亦。謂。翁。方。盛。怒。見。姑。則。益。弗。自。制。不。如。姑。緩。而。速。延。醫。來。爲。翁。診。視。雲。從。之。奔。波。終。夜。醫。咸。弗。願。來。最。後。乃。入。城。叩。蔡。老。伯。之。戶。而。延。之。來。蔡。老。伯。至。診。狀。謂。宜。善。調。養。毋。傷。於。氣。或。無。大。害。否。則。病。且。亟。扁。鵲。弗。能。爲。力。也。爲。方。而。去。雲。復。叩。藥。肆。之。門。買。藥。而。歸。與。嫂。共。侍。舅。父。啜。藥。已。舅。父。已。大。疲。略。能。沈。睡。而。天。已。大。明。雲。戒。嫂。守。父。而。親。往。玉。賓。家。迎。母。也。

廉。父。評。曰。或。謂。嗣。賢。見。解。雖。執。復。要。亦。不。爲。無。理。試。觀。古。今。來。言。情。界。中。有。幾。人。如。願。以。償。幾。人。姻。緣。美。滿。卽。以。夏。夫。與。漱。卿。結。局。論。之。究。竟。亦。不。出。嗣。賢。所。料。使。其。妻。能。贊。同。嗣。賢。主。張。早。爲。防。閑。何。至。來。後。日。之。慘。禍。哉。余。笑。曰。是。真。不。究。事。實。不。論。情。勢。之。妄。說。也。夏。漱。等。結。果。固。慘。而。造。成。其。慘。象。而。致。之。於。死。者。吳。孰。先。尸。其。咎。乎。夫。情。之。所。據。其。能。力。足。以。顛。倒。一。切。而。無。任。何。力。量。足。以。爲。之。防。止。而。遏。抑。之。善。爲。家。長。者。順。其。情。而。導。之。於。正。以。完。成。其。美。滿。之。婚。姻。者。

上也。任其滋長發達而不加干涉者次也。若嗣賢之所爲以遏制摧殘爲志是直禍之於慘死之域而已。身亦未嘗無害是情場之罪人而家長之敗類者也。夫安知夫情之作用者哉？

第六章 情祟

舅母既得雲哥報告驚駭之情盡露於面目瞪而不能動舌挾而不得下者久之。余與漱卿侍於榻前亦知茲事體大恐將不能收拾胥相顧駭愕而弗能啓口作任何語言。但見舅母怔坐久之忽失聲而哭曰：噫吾弟之懸也！彼以愛我之道來迺狂暴至此此非愛我而害我之甚耳。言已大哭。玉賓夫婦亦驚醒前來探問雲哥一一詳述二人亦愕然曰：二舅狂妄一如昔日惹禍至此太無忌器之心矣。舅母復哭且哭且披衣下床不及盥沐即率我等返纔抵門。嫂出迎庭畔雲哥先問父作何狀。嫂行近舅母身畔悄然低語曰：姑已返大佳雖然今宜稍迴避毋與翁見面爲得翁怒未息以無所得舅盡遷怒於姑姑即入彼亦不容或且益其怒而增其病非一家之福也。舅母

聞言悵立多時。視嫂面若將有言。然久而未發。余等則益惴惴然似大禍之臨。即在目前而委其命運於舅母之顏色語言。彼之所急。則我等之淚瀉矣。而漱卿之關係尤切。胆尤怯。方隨舅母來以至此刻。哽咽之聲與慘切之容。未嘗稍殺。而余亦大悲不已。以前此夫。見活潑爛縵之漱卿。迺有焦愁憔悴之態。似今茲惡運之神已降於諸人之身。而漱卿首當其衝。後此漱卿殆將以眼淚洗面。無復前此懽愉之日。余則安得而不爲揮此一掬同情之淚也邪。

時蔡老伯又來復診。舅母強爲笑容。延坐廳事。余等侍於側。以聽其談論也。蔡老伯言。昨宵匆促。嫂又弗在。迺未知茲事真相。彼此世交。嫂能詳以告我。於病人或得小裨益。舅母迺弗敢稍隱。盡以前後事告蔡老。蔡老頻點其首。作噫氣聲曰。嗣賢兄性情執拗。我所素知。我儕朋友聚會。每稱彼爲古董。語言之間。處處留神。恐觸其忌也。今已年暮。柰何氣盛如故。而令弟恃勇。使氣至於揮拳。姊丈之身。亦可謂冒失之甚者也。事已至此。我視嗣賢兄病象頗深。旦夕間未必奏効。今嫂等。

宜。善。體。其。意。毋。令。再。有。煩。悒。氣。忿。觸。於。其。心。數。日。之。後。或。有。轉。機。可。見。也。舅。母。迺。又。以。雨。亭。嫂。之。言。告。之。蔡。老。伯。領。首。曰。此。亦。中。理。嫂。以。弗。見。彼。爲。佳。見。則。益。忤。其。意。非。福。也。舅。母。嘿。然。蔡。老。顧。余。笑。曰。夏。兒。又。惹。此。禍。頃。我。從。汝。家。來。汝。母。聞。訊。不。久。且。來。探。望。彼。言。當。攜。汝。返。家。也。余。弗。能。答。但。嗜。唇。哆。目。注。視。漱。卿。念。茲。事。由。我。而。發。毋。召。我。歸。或。將。加。以。斥。責。此。都。無。妨。第。恐。余。去。而。漱。卿。弗。以。與。余。偕。行。甚。或。兩。家。終。怨。後。此。余。與。漱。卿。將。永。無。相。見。之。日。則。事。誠。可。痛。耳。屢。想。方。殷。而。漱。卿。神。情。亦。如。余。之。惶。惑。意。者。彼。我。之。念。大。抵。同。也。於。時。舅。母。已。起。立。邀。蔡。老。伯。入。視。疾。又。曰。煩。老。伯。探。問。口。風。果。彼。不。我。憾。我。方。就。視。彼。而。動。以。夫。妻。之。情。或。者。彼。將。回。心。也。蔡。老。領。之。遂。入。雲。哥。伴。之。偕。入。舅。母。則。躡。足。立。窗。外。潛。聽。但。聞。舅。父。呻。吟。聲。益。急。蔡。老。爲。靜。心。診。嘗。既。畢。迺。漸。勸。以。平。氣。息。怒。意。爲。舅。母。疎。通。也。孰。意。蔡。老。一。提。此。事。而。舅。父。復。大。喘。咬。牙。作。恨。恨。聲。曰。君。弗。說。賤。婦。事。彼。……彼。……彼。迺。嗾。使。其。弟。來。撫。……我。此。鳥。可。忍。我。今。已。擬。具。腹。稿。果。病。稍。瘳。將。與。彼。……彼。

等。說。話。耳。蔡。老。不。得。要。領。趁。笑。而。出。舅。母。含。淚。聞。狀。蔡。老。揮。手。不。答。爲。書。一。方。已。迺。嘆。曰。嗣。賢。病。象。已。深。而。執。性。未。改。屬。在。世。交。深。愧。未。能。感。格。耳。於。是。衆。咸。知。舅。父。之。病。凶。也。

蔡。老。既。去。余。母。繼。至。既。詢。得。前。後。事。則。大。慟。曰。此。夏。兒。之。孽。也。夫。何。言。將。捉。我。而。扶。之。舅。母。揮。淚。阻。之。以。身。蔽。余。曰。姊。亦。太。妄。孩。子。何。知。愛。好。固。其。天。性。此。悉。老。悖。自。取。而。何。尤。人。爲。雲。哥。亦。急。止。之。以。余。出。母。將。往。視。舅。父。而。舅。父。已。聞。使。雨。亭。嫂。出。傳。語。曰。翁。甚。憾。衆。人。無。情。即。姑。太。太。亦。不。必。相。見。余。母。大。駭。失。聲。欲。哭。嫂。亟。勸。曰。姑。母。弗。悲。翁。病。中。善。怒。非。本。性。然。也。俟。稍。間。姑。婉。爲。疎。通。然。後。再。請。姑。母。往。視。似。較。妥。也。母。不。得。已。涕。泣。而。止。然。舅。父。症。象。則。時。復。增。惡。延。至。是。日。午。後。身。復。漸。熱。滿。口。作。譖。語。至。可。怕。人。但。聞。人。聲。則。抵。床。痛。詈。衆。莫。敢。近。者。迺。以。余。母。之。主。張。電。促。大。表。兄。雨。亭。返。舅。母。贊。成。之。屬。母。代。發。電。以。余。家。距。電。局。近。也。余。母。將。繫。余。行。余。亦。滿。懷。惶。恐。更。弗。敢。再。與。漱。卿。惜。別。而。經。舅。母。與。母。磋。商。之。結。果。則。竟。令。漱。卿。隨。余。去。以。漱。卿。胆。怯。而。又。爲。茲。事。之。主。動。

者。舅父必所深惡。且家中方淆亂無序。使小孩間其中。益增累墜。故弗如逕令往余家也。天下事往往有因禍而得福。遂令人喜出於望外者。此類是已。余旣得漱卿同返。喜之情溢於詞色。兩日來憂懼恐怖之境。象胥一一泥滅而無絲毫痕跡之留。非余薄於親情。以灾禍爲可幸也。而事勢如此。有令余憂不敵喜者。余亦安能自諱邪。電發之翌日。雨亭於傍晚到家。省視旣畢。詢病事。頗未甚詳。盡雨亭爲人初見於吾書。其性情意態當爲讀者所未詳。今當抽暇一述。彼今爲三十。齡。而思想之淺率。無異於我儕孩子家。性質之躁妄。則酷似舅父而文過之。但平時頗盡孝道。能博兩老。懽心。此爲行誼特勝處。彼其對於茲事。則頗費討論。以事起於余與漱卿。余爲表弟。而漱卿則親妹也。禍成於舅父。而舅母則其生母也。擴大風潮而致舅父於病者。爲研安。而研安則其親舅父也。彼將助父。則無以置母。助母則父冤難伸。失人子之道。且舅父病勢已凶。恐將不起。今日蔡老已不允。閉方另延名醫二人。皆辭謝不敏。可知舅父之生命。特如殘喘之苟延而已。不

幸竟以是死。則雨亭對於母黨爲不共之仇。忍而不報。則將焉用人子爲也。以是兩念交戰於胸中。而弗能判斷。因之思潮起伏。如轆轤旋轉。無一刻之停留。而神色之間。遂呈種種跼蹐難安之態。人以爲傷父病也。而雨亭亦未以告人。迨至次日之暮。而舅父病勢轉凶。嘔血升餘。面色灰敗。似頃刻臨命。而神志昏惱。語言胥無倫次。舅母迺得入其臥室。撫其體而哭。舅父忽醒。張目見之。卽作振奮狀。顧力弗能勝。則微吁其氣。氣斷續若游絲。然猶流轉其垂散之目光。而注於雨亭之身。雨亭乃恍焉悟。爲復仇之遺囑也。涕泣近床側。誓以性命與仇人相拚。舅母聞言大愕。以雨亭所言仇人非指研安。卽爲己耳。方是時。凡聞雨亭言者。無不驚惑。失次不特舅母爲然也。而舅父。則溘然逝矣。

舅父旣死。母率余與漱卿往奔其喪。而雨亭中于書毒。不知何所取義。謂必先報父仇。然後成服。且潛以人報縣。求驗父屍。幸使者密告余母。母聞訊駭絕。以語舅母。舅母亦怖甚。召雨亭共叩之。

聞所訟。何人。雨亭厲聲曰。我承父命。以報仇爲志。苟有死父。嫌疑者。悉在被訟之列。而主要凶人。則孫研安也。母急曰。大賢姪誤矣。研安果有罪。然爲若母之親弟。而汝訟之。知母心安乎。且如汝言。凡有嫌疑者。皆在被訟之列。然則汝母與我。與汝。夏弟漱妹。亦皆案中人也。恐死仇未報。而又獲罪于生人。揆之情理。當不其然。賢姪讀書明理。不可不三思也。雨亭聞言。似有所悟。久之不語。舅母則痛哭曰。子欲報父仇。而盡滅我等。仇則報矣。不慮兩家門戶。從此凌夷邪。雨亭仍不答。但頹首尋思。余母又曰。爲人子而代父報仇。此正理也。然須審情理。營事勢。而出以萬全。庶爲得之。若冒昧從事。逕遂以行。投鼠而不知忌器。政恐所獲者微。而所失者大。汝父有知。必不汝許也。言已。大哭。余等亦大哭。而雨亭終不發言。母則自爲主張。將以卽日亥時爲舅父殮。雨亭不得已。廢然終日。忽抵足咬牙。大聲曰。罷罷。父仇既不能忘。母恩亦不可負。然誰爲鄭人。吳王。我父仇今不遠。我終當覓之耳。于是遂殮。殮已。雨亭始大哭。詞涉怨望。以及余母子母姑。弗欲理。而雨亭詞益。

難堪舅母責之。弗能止。母慮又生他變。始別衆而回。臨行漱卿趨而出。將送余等雨亭叱去。余親見漱卿含淚而退。余心大痛而又不敢哭。怏怏從母返。余自兩日來備受驚悼。悲恐。辱質所不能任。歸家數日。又以病聞。而雨亭主持家政。隔絕余家。往來致余與漱卿消息。亦有咫尺天涯之恨。不知余今茲之病。漱卿固知之否。彼知余病其感想何如。將復因余病而病否。余常以此勸母。欲母派人往探問。而母以雨亭之故。心滋不悅。則謂余曰。駢兒子人家。以汝故。釀成大禍。而汝尙戀戀於彼邪。余弗敢再言。而心之憂矣。曷云能忘。病象纏綿。日以增劇矣。

方余之病也。母心惶急。至弗可名狀。始令余就醫于蔡老。而蔡老之子。卽蕙馨之兄。世臣者。先以舉子赴京中會試。不第。遂留京謀幹。以才能受知于堯北張公及張任贛。撫聘主幕府事。數年。今迺以張力爲玉山縣令。由京去。任紓道回里。將迎養蔡老夫婦。尙日首途。蔡老老亦欲暢游山水。以自適其志。况聞錢江上游景色秀偉。爲一省名勝之區。游興因而勃發。數日以來。部署行事。日

不暇給酒更薦其同學王某者謂其學不亞于已試治余病果有起色而聞蕙馨將于九月之杪啓程沿錢江而入贛會彼憾我方殷未及疎解轉瞬又將遠別不知後會之期當在何日病雖愈而惜別之情日益加甚迺擾母絜我去蔡家冀與蕙馨珍重而別則此心或可稍慰母亦念蔡伯母遂允余要求具禮物多種爲贐偕余親往致之蔡老撝擋將竣見母女至夫婦咸喜悅歡迎蔡伯母又撫余笑曰夏少爺身體大好矣蕙姊天天念汝病以不暇未克往候……語未畢余不覺大悅曰伯母適言信邪蕙姊今猶念我邪嗟夫伯母蕙妹誠厚我而弗我憾邪伯母不解余意但微笑曰孩子又說傻話矣汝妹妹盼汝眼欲穿何爲憾汝余大喜則徧覓蕙姊終迺得之于後院方握針線繡一小香囊低鬟靜坐若弗見余者余卽喜呼曰蕙姊姊我來省汝來也頤伯母言妹甚念我然乎蕙馨見余立釋所作欠伸微笑曰若來何爲我安能念若念若者固大有人也余聞此言似興漱卿河干垂釣時語意相同不禁又爲愕眙悵立弗語而情緒無聊便掣所製香囊舉

而視之見所繡花卉昆蟲皆具栩栩如生驚爲巧絕蕙妹伸手欲奪余亟強持之因笑求曰好姊姊以此贈我可乎蕙妹立沈其色冷然曰若需此何用且若不索之漱妹而求之于我非宜也余知蕙馨前恨未消時以漱卿故弗滿于余而不知漱卿受制于惡兄已與余疏隔而不得相聚今蕙又從而忌之漱妹之可免則已甚矣顧余今茲則但有蕙馨而暫置漱卿于不顧以蕙馨不日遠行後此卽欲謀一小時之把晤而不得也因强笑言曰姊姊柰何儘說此等語我別姊久時時匪不念姊而姊猶怨我如昔邪言時自覺心次悲梗語音低慘淚承于眶欲下又忍盡念舊惜別之情並皆急切不自禁悲感之紛紜也而蕙馨似已覺之亦遂弗爲已甚因他顧而哂曰弟亦僅有此胆耳旣有今日何前此……語至此卽忍住不說噙唇而笑余亟問前此何如蕙馨弗答而面色微頹余會其意亦弗強問但持香囊弗釋方爭持間伯母及余母皆入笑問若曹何事糾纏余具告之伯母大笑曰夏少爺上汝姊姊當也彼製此固將遺汝而汝又索之不亦儻乎余大

喜曰。哦。姊。姊。固。將。贈。我。也。蕙。姊。哂。曰。娘。又。妄。說。兒。幾。曾。說。此。話。來。余。已。恍。然。悟。蕙。姊。待。我。之。深。心。匪。第。不。我。尤。也。其。愛。我。之。情。前。後。初。無。所。異。而。香。囊。之。製。顯。以。作。紀。念。品。者。知。其。惜。別。之。情。又。與。我。相。同。也。于。時。余。迺。喜。不。自。勝。大。抵。自。漱。卿。家。變。以。遠。以。至。于。今。余。尙。爲。第。一。次。之。開。心。也。且。笑。且。呈。母。閱。之。母。亦。贊。其。工。作。之。精。謂。不。愧。針。神。之。譽。蕙。馨。未。答。伯。母。又。笑。曰。此。尙。粗。製。且。未。完。工。尤。有。繡。仕。女。作。黛。玉。葬。花。圖。者。彼。意。將。并。贈。夏。少。爺。也。余。聞。而。喜。甚。擾。而。索。觀。蕙。馨。未。允。余。母。亦。言。蕙。姑。既。有。意。惠。贈。曷。弗。先。畀。我。一。飽。眼。福。蕙。馨。笑。謝。不。敢。不。得。已。啓。箱。取。出。余。與。母。共。視。之。果。精。美。豔。麗。較。適。見。花。虫。之。作。尤。爲。工。緻。余。喜。極。懽。躍。曰。好。姊。姊。盍。先。以。此。予。我。蕙。馨。未。答。伯。母。卽。諾。代。作。主。張。曰。此。亦。何。妨。旣。戛。少。爺。性。急。可。先。携。去。余。大。喜。卽。珍。藏。于。袋。又。言。姊。姊。可。爲。我。趕。工。製。造。毋。令。首。途。期。迫。虧。一。簣。之。功。也。蕙。馨。微。哂。曰。子。得。其。一。足。矣。何。爲。貪。也。余。不。答。儘。虧。之。蕙。姊。迺。

廬父評曰爲雨亭設身處地確有十分爲難處以乃翁之因傷斃命無可爲諱而主要之凶人則爲其至親母舅不留維是無漱卿與夏夫則夫婦之口角不生無夫婦之口角則郎舅之門殿亦爲決無之事夫漱卿與夏夫與漱卿之母則固未嘗有殺嗣賢之心也未嘗有殺嗣賢之心而竟致嗣賢于死論其情事雨亭卽不能謂案情與母妹無關訟而申之則破其家而已且負逆倫之嫌嘿而忍之則父仇不報亦弗足以爲人聽夏夫母一席話直令雨亭左右皆難進退不可不得已而咬牙一恨已具腕力解決之心後此慘劇悉伏于是其人甚懼而志亦可憐也

借薰馨香囊之餉爲二人重好之介紹而薰馨偏不承認必令蔡老夫人代言之是薰馨貌爲忘情心存關愛之情緒遂完全顯躍于紙上香囊雖微乃薰馨對于夏夫之情之結品也由此結品之表示可以測薰馨用情之程度矣而夏夫安得不心感神移銘衷刻骨乎然而情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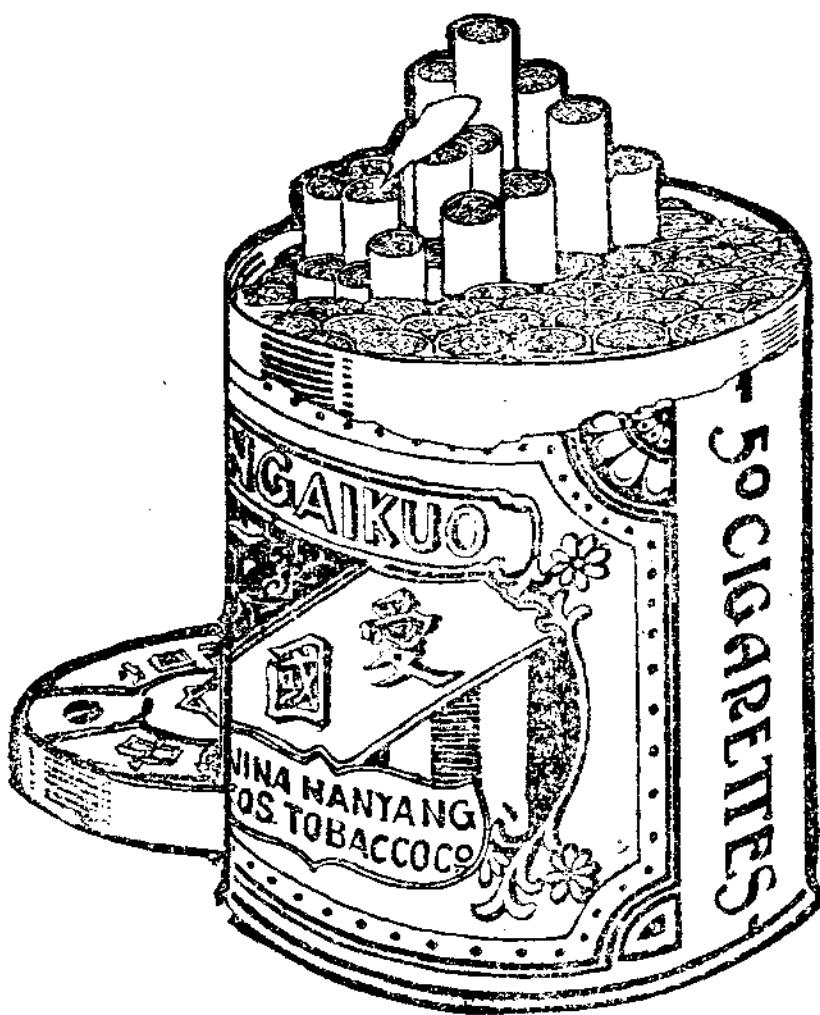
自此多事矣。

自古以能詩名於時者其人必富於愛情所以情之一字惟詩人能言之非獨中國爲然而西人亦如出一轍也。竇俄法國之大文豪也幼時與鄰家女阿黛兒極相得彼此皆深於情者也往來密函彙成巨帙歐人所謂竇俄戀書經種種困難始達成婚目的然而天不長春美人易暮竇俄旣老彼所鍾情之阿黛兒亦卽逝世重展前約悲從中來遂題一詩於卷尾詩曰此是當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斜風斜雨人已老青史青山事總虛百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茫茫天國知何在人生蒼黃一夢如。此詩爲竇俄生平傑作至今誦之爲之泣然淚下回想竇俄下筆時未知若何傷感也。

愛國同胞

請吸……

『大愛國』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目次

一

快活第九期婦女號要目預告

◎短篇小說◎

毋忘余	周博文女士
雪中屍	薰影女士
不能免的煩惱	周鳳雲女士
半頁之日記	俄蘭女史
先號咷而後笑	芷芬女士
中國影戲談	殷明珠女士
棠怨	胡蝶女士
紅豆	亨貞女士
松花釀	陶漢仙女士

清溪春影	惠雲女士
A A 小史（中國影戲明星之一）	雲影女士
海鷗客語	楊雪如女士
小說家之同盟罷工	T B 女史
閨裏	毓清女士
紫凌坂下之青塚	紫英女士
壁上的畫	笑佛女士
痛憶	鄭蕙琛女士
補天石	壽梅女士
她爲甚麼不嫁	憶紅女士
天竺瓣香	許主常女士
落花流水	陳淑英女士

●長篇小說●

夫妻自由結婚
沈佩貞女士

快活與不快活

有一位老先生年紀上了五十外有時買張新聞報來看看終是看不清就一個人自怨自嘆的怪他的眼光不濟終日的不快活。還有一位年輕的小世兄讀書倒狠用功看起書來連鼻子都放在書上。有一天在街上走路看差了人家的女眷當了自己的妻子就上去招呼就被那位女客打了一記耳光方纔明白自己的孟浪亦就怨他的目力不濟終日的不快活。

後來有一位先生對那老先生全那少年說道你們二位不要終日不快活目力不濟事的話年老的只要配副老光眼鏡少年人患近視的亦只要買付近視眼鏡眼鏡的價錢並不甚大但是配光最要配得準確我可介紹一家眼鏡公司就是三馬路大新街亦舞台對遠東眼鏡公司你們二位如果真去買了包你們稱心如意就會眼鏡拍張稱心的照片豈不更快活麼哈哈。